　　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

　　源起

　　我曾向许多朋友介绍由匈牙利移居瑞士的一位作家、艺术家、灵性导师Elisabeth Haich所著作的“入门”（Initiation）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这本书不但描述著她跨越时空的灵魂旅程，也透过她的回忆，详细叙述她在埃及的庙宇中所学习的各种形而上的知识，因此许多朋友知道有这么一本书。

　　当时虽有朋友希望我能将这本书翻译出来，然而，在整套“光的课程”没有完成之前，我一直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翻译它，只在心中暗自希望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许是机缘尚未成熟之故，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十七国文字，却一直没看到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

　　前些时候，我们在博纳与蒂娜园地中探讨〈光之子的使命〉时，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诺玛米兰若琪的一场演讲资料中看到的这么一段：“许多光之子，或光的使者，几乎都曾在埃及全盛时期出现过，那时候的埃及只有和平与丰足。在那一生中，他们学习各种形而上的知识，并感受到内在心灵的和平。”

　　当我转述诺玛米兰若琪上述的演说时，“入门”这本与古埃及女祭司灵魂旅程有关的书，便再度被提及。因为作者在这本书所描述的回忆，似乎正是诺玛教授所描述的，全盛时期的古埃及，人们热衷于学习各种形而上学，作者有条不紊，完整地把当时大祭司与法老的教导记录下来，并将它公诸于世。

　　我强烈地感到，不应让“入门”这本书成为沧海遗珠，因为这本书就像博纳与蒂娜系列二中所讨论的“光的彩虹桥”那本书一样，是引发我向灵性深入探索的启蒙书。没有这两本书的开启，也许我就不会回应内在心灵的呼唤，也不会产生那股把“光的课程”翻译成中文的热忱。

　　现在，我再一次地感到那召唤我传递书中教导的脉冲。当我再次打开“入门”这本书时，发现大祭司以及法老的教导，有如暮鼓晨钟，在我心中回荡著，我听到自己的内在，轻声细语地说著：“是到了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了！”

　　原本我只想像以往一样，将其中精华提炼出来，熬成几篇浓缩的精华露，使生活在忙碌的现代社会的朋友们，能快速汲取它的重点。却发现无法只撷取这本书的片断，因为即使是作者幼年时期的回忆，表面看去，并无特殊之处，但这些陈述不仅与她跨时空的旅程有关，也含藏著许多令人省思之处。

　　我只得将整本书译出来，先给编辑部成员阅读，期望编辑部成员阅读之后，能找出一个较为精简的方式来介绍本书的内容与古老的教导。

　　然而，大家一致认为这本书的灵性教导，贯穿在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之中。若去除了她从古埃及在金字塔的庙宇中的入门开始，至二十世纪末的这一生，横跨三千年灵魂旅程的细节，读者将无法深入理解“入门”这本书所要传递与阐述的真理与教导。

　　倘若去除了编辑部成员对这本书的探讨心得，可能使许多人只被她的灵魂旅程所吸引，停留在浮面的故事中，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灵性教导的思索。因此，我们决定将编辑部成员的精彩对话编排在译文的每一章节之后。

　　读者可以选择跳过编辑部成员的对话，只看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不过我相信，在看完她的故事之后，如果能回头看一看编辑部成员精心编辑的对话，将能进一步地从蕴涵在这些古老教导，千古不变的智慧中，获得心灵的滋润，并看到这些教导与因应宝瓶座纪元而产生的“光的课程”之间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在为期一两年漫长的翻译、探讨与编辑的过程中，编辑部成员偶尔会与自己的朋友讨论其中一些观点，我们发现有些朋友，当他们触及这本书的内容时，他们的心灵意识，也打开了某种朦胧的记忆。这使我们相信，作者的入门故事，以及对古埃及大祭司与法老之教导巨细靡遗的记录，将唤醒许多尚在沉睡中的“神之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之子”。在这时代，所有人都是光之子，读者将在本书的第二十四篇—〈神之子〉以及第三十篇—〈未来〉的两篇中，透过法老对她所解说的神之子以及他们的后代的渊源理解到这一点。

　　在〈光之子的使命〉这一篇里我们谈到：“目前投生地球的光之子们，将在这一生中，再一次向内探索，寻找那智慧的宝藏以及那力量的泉源，也就是爱的源头，并让那股爱的能量，再次从他们的心中流出。”这一段使我了解为什么进入宝瓶座纪元之后，许多人会听到，并展开“光的课程”的习修。因为许多人已做好让爱的能量再次从他们的心中流出的准备。

　　〈光之子的使命〉这一篇，收录在博纳与蒂娜系列二，“光的彩虹桥”之中。我在这里重新引述〈光之子的使命〉，是因为这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可以说是源自对光之子之使命的探讨而展开的。

　　许多“光的课程”的共修团体，无论是现场或网上共修，也如诺玛教授所说的，已体验到与其他光之子连接的喜悦。我们相信，这些朋友将从本书作者如何与古埃及那一生的许多灵魂，无论是在人世间的层面上，或在心灵的层面上，重新取得连接，并实现圆满的过程中，产生心灵的共鸣与回响。

　　我们真诚地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光之子，期待更多的光之子在觉醒中，参与实现地球在宝瓶座纪元中完成神圣计划这一美丽的目标。

　　本文于2009/9/21补

　　一、前言

　　博纳：

　　我觉得透过读书心得来探讨人类心灵意识的进展，对我来说，满有启发性的。

　　蒂娜：

　　1990年以后，许多美国出版的新书都已经有中文译本，这真要感谢一些出版社及许多译者。不过，之前有一些很好的经典之作，没有被译出来，成为沧海遗珠，实在很可惜。

　　博纳：

　　学无止境，要汲取东方与西方的精华，从融合中提升，往往不是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如果大家能把读书心得奉献出来，必然会有许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蒂娜：

　　我们可以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这本《一个女祭司的入门故事》（Initiation），我最近正在读第三遍。它在1953年完成，已经被译成十七国文字，销售逾数百万册。英文最早的版本是1965年在伦敦出版，1974年开始在美国出版。

　　博纳：

　　在出版了二十多年后，才被认知与接受，必然不是一本迎合时代潮流的书。

　　蒂娜：

　　就像《光的课程》及许多其它经典之作一样，它属于那种开路先锋的作品。事实上，我在1986年时才接触到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几乎所有《光的课程》的学生，都在看这本书。有趣的是，前几天我在书店与书店主人谈到，我正在重读这本书时，她说她也是在1980年代开始接触这本书，当时她周围的人也都在读这本书。即使到今天，还一直有人向她订购这本书。

　　博纳：

　　经历了半个世纪，还有人在看，必然是经典之作。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看再呢？

　　蒂娜：

　　你很难一下子就能全部吸收书中的信息。我第一次阅读时，几乎整个人都沉浸在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中。她的故事像种子，在我的心灵意识中萌芽，一直启发我。之后再拿起这本书，是想更进一步去了解书中许多深奥、超越时空及宇宙性灵性上的知识。

　　博纳：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本自传性的故事，能蕴含如此多让人一再回味与探索的丰富内涵。

　　蒂娜：

　　《一个女祭司的入门故事》是作者的学生要求她写的。之所以说它是自传，是因为书中描述的一切，都是她这一生所发生的真实情境。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是作者以非常鲜明的记忆，描述一个二十世纪女子与一个活在古埃及时代的年轻女祭司，在三千年时空的交错中，经历的灵魂旅程。书中描述促进她成长的细节，以及法老与大祭司超越时空的教导。这本书在我阅读的过程中，丰富了我的灵魂。

　　博纳：

　　那你就更不能藏私了。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吧。

　　蒂娜：

　　作者是Elisabeth Haich 女士。生于1897年，逝于1994年。她生长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上阶级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优异的艺术天份。她的雕塑作品至今在匈牙利许多地方展示，成为该地的地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为有广大的追求灵性成长的群众追随她，她被当时政府视为危险人物，面临被逮捕的危机，被迫离开匈牙利。有一位来自印度的瑜伽大师，Selvarajan Yesudian，适时协助她离开匈牙利，并定居于瑞士，直到她逝世为止。Haich与Yesudian合办的瑜伽中心是欧洲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校。她的教学一直持续到她逝世为止。这位来自印度的瑜伽大师以及她这一生中遇到的许多人，都和她在三千年前及今生的生命展开种种因果，交织成一个非常动人、发人深省的故事。我喜欢反复阅读，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我感觉到自己也随着书中人物的经历起伏，获得某种程度的释放与解脱。

　　博纳：

　　这么说来，这是一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欣赏的书，它是小说，也是表达新纪元理念的灵性教导，而不仅仅是一本描述前世今生的书。

　　蒂娜：

　　作者对古埃及时期僧侣生涯、以及自己在灵性道途上冶炼的记忆，使得这本书充满灵性的启蒙。书中详细描述三千年前的古埃及，一名年轻女子，如何接受大祭司普塔霍特普Ptahhotep的引导，配合她心智的发展，一步一步地领悟宇宙的至高奥秘。全书贯穿古代与现代，写出人类的命运与定数，让我们了解，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连接下，如何让一个人的灵性意识更为提升扩展。

　　博纳：

　　作者既然是埃及女祭司转世，她从开始就是一位觉醒的灵性导师吗？

　　蒂娜：

　　就是因为她不是，才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尽管在孩提时期，一些朦胧的记忆使她和一般孩子的行为、思想与情绪有一点不同，但并没有太过异常。她和多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中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受教育、恋爱、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她与父亲、丈夫及儿子的因缘，就像她与印度瑜伽大师的因缘一样，这些穿过不同时空交织而成的故事，都非常令人着迷。

　　博纳：

　　所以，你想透过她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因果轮回的运作，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关系，以及灵魂从中需经历什么样的经验。

　　蒂娜：

　　是的，这本书启发了我，让我对许多生命所呈现的现象，有更多领悟。作者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所经历过的战争与不寻常际遇，证明了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我们跌落至什么样的深渊，内在意识的光与智慧，都会引导我们走过一切困境。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告诉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一种入门。

　　博纳：

　　那就让我们随着这本书，逐步走过这特定的入门吧！

　　二、序

　　经常思索：为什么人类在地球上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种种苦难，还要结婚生子，在让孩子们经历许多辛苦磨练的同时，又把更多的孩子带到这世界上来，这些孩子在经历了生命的各种学习与磨练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些精神成就极高的人，如米开朗基罗、梵谷、莎士比亚、歌德等人，他们的才华一样地会随着他们的老死而埋葬。这一切不可能毫无意义，在这之中，必然有着极为深沉的奥秘，然而，我要如何获知这些答案呢？

　　就拿苏格拉底来说好了，他在被迫喝下毒药时，从容地饮尽最后一滴，明知自己即将死亡，还能平心静气和追随他的学生道别之后，才闭上眼睛。这种面对死亡的和平与宁静，只有确实明白宇宙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但他是怎么获得这种真知的呢？

　　我相信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拥有入门知识的入门者。他们是如何拥有这些入门奥秘的呢？

　　我决心寻找这样的入门者，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见过一些虚假的入门者。然而，只要让我遇到任何一个能让我得到更多领悟的人，我会尽我所能吸收与学习他们的教导。

　　就这样，我遇到一位有如隐居在修院里的年长女士。许多与我一样的探索者环绕着她。这里有两位年轻的孩子与她一起工作，其中一位来自印度，另一位我听到她叫他“儿子”。

　　这位女士高大庄严，举手投足简单自然。她目光和善，却能看穿每一个人的思想与灵魂。每当我坐在团体中听她的开示，一些疑惑从心中升起，往往就在她接下来的几句话中获得答案，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经验。

　　我曾问她说，‘母亲，请告诉我，你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进展？你生来就如此吗？’

　　她回答我，‘“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呈现完美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受造的身体与思想情绪，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所有的事物只是进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运作开始时，必然要走过不同的阶段，直到它结束为止。没有任何物质显像能跳脱出这一法则。它将与身体的开展并行，心灵意识的状态也自然随之改变。’

　　‘这么说，你必然走过整个开展的过程。恳求您告诉我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

　　‘这有意义吗？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达到完美状态。你们无法历经我的过程，我的过程对你们而言不具意义。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的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不要急，你将在你自己的途径上学习与开展。这世间有无以计数的途径，但它们都通往同一个目标。’

　　‘母亲，您是对的。我很清楚我无法历经您的途径，也无法以您的途径来进展。然而，您的进展经验将对我有许多帮助。我以及其它的人，将能从您的故事中了解该如何从生命的经验中学习。’

　　‘我不是对您的故事好奇，但您的途径将会让我们了解您对生命的观点，我们将从您对命运的回应中学习与扩展我们的意识。’

　　她注视我很久，终于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以及其它阅读这些回忆的人可以从中获益，我也许真的需要写出我是如何逐步打开我的心灵之眼，以及如何理解到从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因缘，都是为了特定的成长而显现的。’

　　就这样，展开了她入门的故事。

　　博纳：

　　那句“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的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就足以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经历。

　　蒂娜：

　　我引荐这本书，也就是因为从她的故事中，我如她所说的，理解到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因缘，都是为了特定的成长而显现的。这种领悟，让我得到治愈。只不过，任何知识理念，就算让我们在理性思想上有再多的领悟，我们仍然需要自己去去走过清理与转化的过程。

　　博纳：

　　没错，思想上的领悟，配合光的运作，使我们能够比较快速走过这些过程。

　　蒂娜：

　　她对学生所说的那一段，“‘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受造的身体与思想情绪，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每一事物只是进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我看完这本书以前，这些话对我只是一些概念，但看完之后，从她的生命经历来反观自己的生命，便能体认这些话的哲理，得到开展与释放。

　　博纳：

　　前几天我看到一本书上说：“灵魂不会进展，因为灵魂本身就是完美的存在”。我正疑惑着，走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一步步地习修行星课程，天使级次，不正是为了灵魂的进展吗？。没想到答案就在她与门徒的对话之间。

　　蒂娜：

　　是的，她为我们做了一个解答：“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从中呈显那完美的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

　　博纳：

　　“光的课程”就是一个使我们可以发展到呈显那完美的较高自我的频率的一个途径。还有她那句：“过程中所发生的事物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也使我得以更宽广的观点来看自己的人生经历。

　　三、我的父母不是我真正的父母

　　我在父母温柔的爱护中成长，感到幸福无比。只是，在我四岁时，我经常梦见自己被一只狮子追逐，我拚命跑，狮子已经快要追上我，想把我吃掉，我跑得喘不过气来。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一间小屋，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看起来不像我母亲，但是在梦中，她是我的母亲。她伸开双手迎接我，我知道，只要我能接近她，我便安全了。狮子已经追到我的背后，我的脖子感觉得到狮子吐出的热气，蓬松的毛发几乎就快碰到我的身体，我使出全力跑，以仅剩的一点力量，呼叫着妈妈……妈妈……突然间，我碰到她的手，然后我疲惫地倒在她的怀里。我安全了，狮子不见了。但是当我从梦中醒来时，仍然惊悸不已，我光着脚丫，拖着颤抖的身体，跑进我父母亲的房间，钻进母亲的被子里，母亲总是抱着我说，“又梦见狮子要咬你了是吗？”我点点头。她那安全与宁静的拥抱，让我很快就睡着。如果我做恶梦的第二天早上，正好是星期天，我醒来时，便会发现母亲已起床，但父亲仍躺在床上看报纸。

　　在一个恶梦之后的星期天的早上，醒来之后，看到父亲像往常一样地躺在床上看报纸。我问父亲报纸上的一些字母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字是L，这个字是I，这个字是T……，当他在解说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豁然理解这些字母所组成的是什么字，我念给父亲听，母亲正走进房间，愣了一下，然后冲过来把我抱起来，兴奋地亲吻我说，“你能识字了！”

　　从那以后，白纸上的黑字已不再是神秘的事物，我可以理解它的意思。从此一个新的世界在我的生命中展开。我读遍所有我能拿到手的东西，我饥渴地学习一切事物。

　　五岁的时候，听到父亲谈及上司指示派他去做事，我很惊讶的问他，你不是阶层最高的人吗？父亲说，不是的，我上面还有主管，我必须听从他的指示。我拒绝相信这样的事，这怎么可能呢？对我来说，父亲代表着最高的权威，整个国家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负责管理整个国家人民与财产的安全。没有人胆敢反对他。这时我注视着父亲，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我突然领悟到，我所深爱的父亲与母亲，并不是我印象中的父母亲。

　　如果在当时，我像现在一样，拥有与心灵意识有关的知识与经验，就很容易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时我会有那种感觉。然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孩子，对事情的认知也仅限于孩子的认知。我只能感觉到自己被某种势能所牵引而离开了自己的家，只是不知道自己原本的家在哪里。那个时候，我还不记得所有的事物，只能独自思索。

　　当天晚上，母亲送我上床时问我，“你今天特别安静，好像在为什么事迷惘。告诉我，是什么事困扰你。你可以问任何你想要的问题。”

　　啊！她的温柔与甜美，让我全心全意爱着她，信任她，我相信我可以与她讨论任何事。我抱着她的脖子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你和爸爸是怎么有我的？”

　　母亲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笑着对我说，在天上某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湖，湖中有许多小孩在那儿游泳；当两个相爱的人向上帝请求给他们一个孩子时，上帝便让他的仆人到那湖中，取出一个孩子并交给他们。然后，这孩子便有了地球上的父母，成为地球上的孩子。

　　我起先很热切注意听着，但很快的，我就知道她跟我说的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她并不想告诉我实情，我很失望，疑惑地看着她。她要我做个好女孩，带我和她一起祈祷完之后，对我说晚安，便离开我房间，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强烈认为，父母亲不是我真正的父母，这个地方，不是我真正的家。我周围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过于狭窄、局限与乏味。

　　六岁时，母亲带我去上学，我明显感到自己与其它孩子格格不入。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但他们却无法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们。他们互相较量或炫耀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无聊又可笑。我沉迷在书本、音乐、美术与博物馆之中，当我谈起这些东西时，其它孩子只是睁大眼睛，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我开始学弹钢琴的时候，我感到音乐中蕴含了一些几何造型。当我按下一个琴键时，似乎就跳出一个立方体，按另一个琴键时，似乎出现另一种形体。在公园的喷水池中，我可以从涌出的泉水中“看到”音乐，不是用听的。当我这么说，其它人都嘲笑我，觉得我是一个怪人。

　　在我深层的潜意识中，我深信只有HE能真正理解我。如果我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和我比较相似的人群生活在一起，我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这种身处异地的奇怪感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年龄的成长越来越严重。我试着想找出与HE联系的方式，却总是徒劳无益。

　　博纳：

　　可以看出她从很小的时候，思想已经与一般同年龄的孩子不同。狮子的梦与埃及的那一世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蒂娜：

　　那是她对那一世的最后记忆。她这一世的父母，是她的亲生父母，只不过，在她的印象中，与那一世有着某种程度，却又不是全然的重迭与交错。要到很久以后，她才能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整合起来。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她的融合过程。

　　博纳：

　　那个HE是谁？为什么用大写英文字来表达？

　　蒂娜：

　　‘HE’，即是她在埃及的那一世，引导她入门的大祭司，普塔霍特普（Ptahhotep）。数据显示，他是埃及第五王朝法老的顾问，也是哲学家。普塔霍特普格言（The Maxims of Ptahhotep）据推测是他的作品。

　　博纳：

　　她为什么因她的父亲不是那个阶层最高、负责管理整个国家人民与财产的安全的人，而觉得整个事情不对劲呢？

　　蒂娜：

　　因为在那一世，她的父亲是埃及的法老。因此她心目中的父亲应是最高权位的人，一旦发现不是那样时，便有错位的感觉。同样的，那只是在半醒的状态中的感觉，当她对自己灵魂旅程的经历，有了全然的醒悟时，她与父母的感情便是真挚而深厚的。

　　博纳：

　　我们投生到地球时，所带来的记忆与习性，都是独特的，往往连孕育我们的父母都无法理解，造成许多误解、迷惘与痛苦。

　　蒂娜：

　　当父母与子女都向灵性觉醒，追求心灵的成长时，这种问题，便能在相互理解中迎刃而解。纪伯伦在《先知》一书的“孩子”那一篇，所说的几段话，令人回味，我把刘佩芳先生所译的抄录给你：

　　孩子实际上不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

　　他们只是经你们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所能管理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的世界，那是你们在梦中也无法探访的地方。

　　你们可以努力地学着像他们一样，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要他们像你。

　　因为岁月无法倒流，生命也不会停滞于昨日。

　　你们是弓，而孩子就像从你们身上向前射出的、有生命的箭。

　　射箭者看见了苍茫路途中的目标便用力将你弯曲-拉满弓，以使手中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当为射箭者所成就的一切而欢欣喜悦；因为祂不仅爱那射出的箭，也爱手中握着的，稳固的弓。

　　四、和我印象中的日出不一样

　　我既苍白又虚弱，医生建议父亲带我们到海边去过夏天。我们坐一整夜火车，妈妈为我盖上一层毯子，我便睡着了。在太阳升起之前，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睁开眼睛。大家都还在睡梦中，我坐在窗边，向窗外看去，天色还很朦胧。我听过别人描述日出，但自己从没看过。我凝视窗外，期待太阳升起的景色。然而，我所看到的日出，与我所期待的，或者说我印象中的日出全然不同。我认为太阳应该从地平线逐渐升起，当它完全升上来，天空会变成一片紫红色。但我所看到的，却是阴暗的灰色，过了一阵子，直接成为白天的亮光。我非常失望，日出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时，父亲醒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日出很美丽吧！我一脸失望，生气的说，一点也不美，它没有丰富的色彩，只是灰灰的一片，真丑。日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父亲耐心的看着我，充满关爱，他的眼睛非常美丽，烔烔有神。他问我，“你从来没看过日出，怎么知道日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景色呢？”

　　我充满信心地回答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看过日出，但我就是知道，日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的记忆中，太阳从黑暗中升起时，应该是亮丽的紫红色，而不是这种暗灰色……那种景色应该是非常美丽的，振奋人心的。”

　　父亲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今天天气很晴朗，它的色彩不可能比这更漂亮了。”

　　我没有答话，但还是很生气，不仅因为日出没有我期待中的美丽，也因为父亲认定我的认知只是一种想象。日出的景色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无法证明我所确认的事时，那种无助，总是令我非常生气。

　　突然，父亲说，看哪，海就在那边！

　　火车正从山上往下走，辽阔的海就在下面，这时我开始感到非常兴奋，开心了，我很清楚，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我对海是熟悉的。看着海，我的心欢唱着：奇妙的海啊，你永远如此美丽。你是我亲爱的朋友，你常倾听我的欢乐与痛苦，你能理解我，你所吟诵的永恒之歌，带给我的安慰与提升，超越任何人所能给我的。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问，“海，符合你的期待了吗？”

　　“是的，”我回答。“海是这样的，只是它应该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对岸。”

　　“这是海湾，”父亲说，“再过去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了。”

　　博纳：

　　她所认定的日初的景象，确实是鲜明而独特。

　　蒂娜：

　　那是她在埃及那一世时日初的景象。她对海的记忆也是的来自埃及的那一世。

　　博纳：

　　往往孩子们说出前世残留的记忆，却因得不到大人们的认可，而封闭了他们的记忆。

　　蒂娜：

　　大部份的父母，不知如何辅导有特殊印象或记忆的孩子，致使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或扭曲，确实是很无奈。

　　五、想离开

　　六岁那年，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姑姑与姑丈，来探望这新生的婴儿。我非常景仰这位如女皇般高贵美丽的姑姑以及睿智慈祥的姑丈，我们一见如故，我第一眼就喜欢他们两个，他们也很疼爱我。

　　第二年夏天，我们去他们家附近的山林中避暑。母亲忙着照顾弟弟。我的姐姐和我不论在性格和玩的方式全然不同。在孤独中，我越来越不愿意与外在世界接触，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在母亲的眼中，我是不合群的。这种孤独与不被理解，让我渴望离开这里，回到我真正的家。七岁那年，我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母亲，告诉她，我很清楚他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应该是在哪里发现我，把我带回家的。他们现在可能很后悔这么做，因为他们无法爱我，而我在这里也觉得非常不快乐。因此，我希望他们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这样她就不需要再为我而烦恼。我最后写，吻你的手，并签上我的名字。写完之后，我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好把信交给她。有一天，邻居太太来我们家喝茶，我静静的把信放在她膝上，便溜回房间。母亲吃惊的看着我，悄悄把信塞进口袋，假装没事的继续和客人聊天，我庆幸自己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等客人离开后，当天晚上，母亲歇斯底里的把信交给父亲，用颤抖愤怒的声音对我说，“你等着瞧吧，如果你认为我们不是好父母，你可以找别的父母，但相信我，你会后悔的。”

　　父亲饶富兴味的看着我的信。他很少动怒，那封信也没能让他生气。他有点困惑的问我，“你认为你真正的父母是谁呢？真是个傻孩子。”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结束了。

　　母亲却久久不能释怀，她把信拿去给我们的家庭医生看。家庭医生看了之后，用温和的眼神看着我，问我，“你想要到哪里去？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要问我父母，只有他们知道是在哪里发现我的。我只想回到我来的地方，在那里，我会与同类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知道，我还无法实现这目标。我只能待在这里。

　　原来，这些人其实并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质疑不仅冒犯了他们，也让他们害怕。

　　我知道那封信让母亲对我非常失望，但这不是我的原意。就连我姐姐也不愿与我的视线接触，她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罪恶的人。我非常绝望。看来，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家是不可能的事。从那以后，我不再提及此事，家人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但是，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被一层浓厚的罩纱所罩住。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说了一句，“人类是最高等的受造物。”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是说，人类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受造之物，没有比人类更高等的生命。”

　　我听了非常讶异，心里想，“这怎么可能？父亲对一切事物一向都有正确的见解，难道他不知道，还有心智比人类更高的存在吗？他们的智慧与力量超越人类，他们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帮助我们在心识开展的途径上向前迈进。”

　　我看着父亲，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论与较高存在有关的事物，还是真的不知道宇宙中有比我们更高的存在。我观察他的脸，看出他确实相信人类是最高等的受造物。我没有辩驳。不知为什么，在我深沉的印象中，“HE”不希望我与无知的人谈论神秘事物。一个人必须具有保持沉默的能力。

　　随即，我对自己感到震撼。这个真实存在的“HE”是谁呢？我只知道“HE”一直在支持我，每当我感到寂寞或被曲解时，我总能从“他”那儿获得爱与理解，“他”从不批判或谴责我，总是认真地听我的倾诉，永远在帮助我向前走，不曾遗弃我。

　　这个“HE”是谁？他在哪里？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忽然，我心灵的视野中出现一双深蓝色、充满爱与真知、无所不能的眼睛，我想呼唤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深埋在我的记忆中，我无法把他的名字带到我的意识层面。

　　然后，我发现自己坐在餐桌上，我的灵视随之消失。

　　整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企图把那深沉的记忆带到我的意识中，偶尔有些迷雾般的模糊景象出现，我试着捕捉，但它们稍纵即逝。

　　这让我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人的影像一直存在于我心灵深处，这个人我一直称他为“HE”。

　　博纳：

　　她母亲的反应，使我们了解到，当大人以自己所认定的事物来评论孩子时，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她的父亲具有温良宽厚的心性，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不相信宇宙中有更高的存在。我很佩服她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具有保持沉默的能力。知道不要与无知的人谈论神秘事物。

　　蒂娜：

　　这种智慧，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世修来的。保持沉默的能力，是她在埃及的那一世，在庙宇中，入门的必修课程。那是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反省中培养出来的。

　　六、渴望合一

　　母亲有一个住在城里的表姊，她有两个儿子。他们家里有许多新奇的玩具，但最令我兴奋的是，他们有很多书。每次去造访他们，不论是大人或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

　　我曾读过一本书，描述“永恒的同盟”，

　　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事。我向他们建议成立永恒同盟会，他们认为这是个很棒的主意。其中一个孩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签名。大家都把自己的名字签得非常花俏，无法识辨。我觉得那种矫揉造作的签字很浮夸，只是简单清楚的写上我的名字。他们看了我的签字，认为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拒绝我加入，让我既失望又挫败沮丧。我回家拼命练习签他们那种矫饰又难识辨的名字。这种签字丝毫不能代表真实的我，但他们却因此接受了我。我本来以为，自己因此加入这同盟，应该会很开心。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回家后，我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你的签字是虚伪的，你真的相信，你能以一个虚假的签字来维持一个虚假的友谊吗？不能接受你真实表达的人，不可能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我伤心的躺在床上，我不可能再用那种方式签我的名字。我知道到这两个男孩，根本不会了解什么是真诚永恒的友谊。我再一次孤独地寻找真正的友谊，真正的联盟。

　　博纳：

　　“不能接受你真实表达的人，不可能成为你真正的朋友。”我同意这个说法，在许多应酬的场合里，大部分的人都穿着虚伪的社会外衣。我一向是个不会讨好别人的人，被我爸妈说处是不够圆融，这些年发现，原来这样我有这样的直觉，用真实的表达，从对方的响应中，可以直接辨识出什么是值得交往的朋友。

　　蒂娜：

　　我想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人有意要虚伪。而是价值观不同。觉醒的人与未觉醒的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价值认定的差异上。未觉醒的人，将许多虚假的事物，视为至关重要的珍宝，而觉醒的人，会随时审视自己的心灵，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博纳：

　　是的，许多我以前认为重要的事物，现在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摆脱了对一些无谓的事物的执着之后，我发现自己轻松自由了许多。

　　博纳与蒂娜(三十) 入门-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2009年4月1日

　　回目录页五、想离开六、渴望合一七、红色的人八、初显我的未来

　　七、红色的人

　　我九岁时，两岁的弟弟生病了，医生诊断不出他的病因。我非常疼爱这个弟弟，陪着母亲坐在他的床边。他忽然从昏睡中惊醒，喊着，“妈妈！妈妈！一个红色的人要来捉我……”

　　他挥舞着双手，想击退靠近他的人。当他喊到声嘶力竭之后，便昏了过去。

　　母亲跳起来，一边把他抱起来，一边派人去请医生。我们等候医生的同时，我问母亲，“弟弟看到那个红色的人是谁？”母亲回答，“亲爱的，那只是他发烧产生的幻觉。”

　　医生来了之后，诊断出孩子患了肺炎。

　　可怜的母亲，日夜抱着弟弟，长达三个星期，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看到弟弟为生命所做的搏斗，以及母亲为孩子的辛苦付出，令我非常震撼。这也是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母亲心中的爱。我自己也同样为了弟弟的生存而度过一段惶恐的日子。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当弟弟康复，我跟着全家一起欢欣不已。我终于觉得这是我的家了。

　　然而，我忘不了那个红色的人。母亲一再向我保证，那只是幻觉，但我一直对这件事心存疑惑。我常常反复回想起这件事，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才在印度找到这答案。

　　一年以后，我们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我也回到学校去上课，但我与和其它的女孩之间，总是格格不入。她们玩洋娃娃，我觉得无聊透顶，我喜欢看书，她们却认为那是呆板无趣的事。

　　随着年龄增长，我投入阅读的时间越多，不只是小孩子看的书，而是所有我能拿到的书。我找到父亲收藏的莎士比亚全集，让我更全心投入在书本中。悲剧作品，让我沉浸于书中人物生活的情绪创伤里；喜剧作品，使我在沙发上笑得前翻后仰，乐不可支。

　　八、初显我的未来

　　那年夏天，我们与一些亲戚在湖边避暑，湖畔坐落着成排的别墅。我看到吉普赛男孩，拉了一阵子小提琴之后，便伸出手向听众要钱。这令我想起，我的祖母演奏一场音乐会，可以赚很多钱。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能赚得到钱。我找一个对我凡事言听计从的小女生合作，两个人穿梭在那些别墅中，看到有人坐在他们的走廊或花园，我便上前朗诵一首诗。人们一开始有点讶异，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等我朗诵结束后，我朋友拿出盘子收钱时，大家便笑着把零钱放在盘子上。

　　有一位女士问我，我母亲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回答，“她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事业。”

　　那位女士说，“我想她一定不知道，你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我前景远大的企业当天便结束了。我与朋友把钱分了之后，很骄傲的回家告诉大人我赚了一些钱，并把那些零钱秀给他们看，母亲差点昏倒。

　　“我的天啊！”她高声叫着，“你怎么会想做出这种事，别人会怎么看你呢？你让我们大家都跟着你一起丢脸。”

　　“为什么会丢脸？”我问，“祖母不是靠演奏赚钱吗？吉普赛小孩也是这样赚钱，靠朗诵诗来赚钱，哪里丢脸了？”

　　“你这个小傻瓜，”母亲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父亲是知名的上层社会人物吗？反正，你就是不能做这种事。”

　　“父亲的地位与我所做的事有什么关系？父亲是父亲，父亲的地位崇高，但我没有高阶职位，为什么我不能赚一点钱呢？只要是正派的，任何工作都是正派的，而我的诗确实朗诵得很好。”我骄傲的结束了这场争论。

　　母亲愤怒的吼着，“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为了惩罚你的叛逆，从今天起，不准走出花园以外的地方。 ”

　　就这样，我失去了自由。不过这次的事件，却让我展开另一种活动，也启发了我更多的表达能力。我的叔祖父带着他的家人，租下别墅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在湖边避暑。他是个幽默和蔼的老人，听说我在外面靠朗诵赚钱，觉得非常有趣。两家人一起用餐之后，他要求我当场朗诵给大家听。我没有异议。等大人都围成一圈并坐下来，我站在中间，开始朗诵一些我喜爱的诗。叔祖父很喜欢听我的朗诵，要我再朗诵几首。

　　“但是，我只会这几首。”我说。

　　“那就说说你知道的事。”

　　“我可以说一本书的故事吗？书名是《韦克菲尔德的教区牧师》。”

　　（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西约克郡首府）

　　“当然！”

　　我开始说这本书的故事，仿佛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把整个故事生动活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故事描述在韦克菲尔德一位圣洁的教区牧师，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一位年轻人爱上他的女儿，最后他们俩人一起私奔。牧师气得拿起他的枪去追他们。他太太往他的手里塞了一本《圣经》……我当时并不知道私奔是什么意思，所以不知道教区牧师为何这么气愤，我仅仅是讲述我所读的故事。当我描述两个年轻人在黑暗中温柔甜蜜的情话时，大人开始爆笑，好像我在讲一个超级好笑的故事。然而，我说的，却是一个悲剧呢。

　　结束时，叔祖父拉起我的手问我，“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些故事的？”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我也正想知道！”

　　“这本书是学校给我的奖品。”我答道。

　　“真令人吃惊！”母亲恼怒的说，“学校怎么可以给小孩子这样的书呢？”

　　“我相信他们没看过这本书，他们一定认为这本跟教区牧师有关的书，必然是一本讲述神圣事物的书。他们只是没想到，牧师也会有女儿。”叔祖父说，“说真的，我很久没有这么开怀的大笑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为他们表演。除了家人之外，朋友及邻居也是我的观众，每晚来听我说故事看我表演。

　　这些故事还包括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听了这些悲惨的故事，却觉得很好笑。当我讲李尔王的故事时，描述一群人相继死去的那一幕，有人是这样死的，有人是那样死的。

　　讲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是忧伤的，大人却看得乐不可支。我并不觉得那是好笑的事，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一边继续讲着，一边纳闷，为什么听到这种死亡的悲剧中，他们还笑得出来。往后，我常常回想那个深深融入在自己所讲的故事中的小女孩。那时期的种种迹象，已显示出我未来生命的轨迹。我拥有把内心世界最美好，最神圣，最真实的事物表达出来的天分。无论我的听众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我仍然把自己最真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因为，只有一个听众是最重要的，他就是“神”。

　　春去秋来，那年冬天，我忽然喜欢做一些奇怪的姿势。起先，我父母很惊讶，还嘲笑我，亲友们则喜欢看我所做的肢体动作。我直觉的去做它们，从不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知道，有些姿势会让我很舒服，而有些姿势能使我的学习更有效率。我疲劳时，以某种姿势坐着，几分钟内便能恢复精神。

　　大家笑我是疯子。起初妈妈总教训我，说一个好女孩，站的时候，要稳稳用双脚站立，不可以把头放在地上倒立；坐的时候，必须端坐在椅子上，不可以弯腿盘坐在地上。然而，驱使我做这些姿势的力量，来自我的血液，是我难得可以享受的乐趣。最后，她对我所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也见怪不怪。

　　次年夏天，一位常在东方旅行的朋友，听说我会做些奇怪的动作，便要我做给他看。在陌生人面前，我有点害羞，做了一个把自己的头藏起来的动作，大人们都笑起来，我接下来又做了几个我喜欢的高难度动作。

　　这位素为谋面的客人，神色严肃的看着，没有一丝笑意，最后他惊呼，“这个孩子做的是正统的瑜伽动作！”他转向我说，“你是在哪里学这些动作的？”

　　我当时不知道“瑜珈”是什么的意思，我回答他说，“没有人教我，我只是喜欢做，因为做完之后觉得舒服极了。”这位客人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被称之为瑜珈的肢体动作，是我前世习以为常的活动，因为我曾在庙宇中年复一年的练习。这些瑜伽动作，反应我的过去，同时也反应我的未来。多年以后，我把瑜伽传授给许多人，使他们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开展。

　　博纳：

　　从这些描述中，让我感受到有些高度进展的灵魂，很多时候还真是孤独呢！

　　蒂娜：

　　有时候一段时间的孤独是必要的，孤独使一个人向自身的内在探索。但是，当一个人深入一定的程度之后，豁然开朗时，便能与大家融为一体，带领别人一起走向光。以佛教的说法，应该就是由小乘转向大乘吧。

　　博纳：

　　嗯，那我尚未达到能不批判地与大家融为一体的时候，因为大部份的时候，我还沉浸在享受我的孤独与寂静的时光中。

　　蒂娜：

　　能安然地享受孤独是一种能力，它带给我们莫大的宁静与自由。但有时则是因愤世嫉俗，或因批判，无法包容别人而画地自限。

　　博纳：

　　喔，那我得在这上面仔细审视自己了。说实话，这种由画地自限而造成的孤独我体验过, 它更像是关在笼子里一般。虽然它让我沉甸思想与发展内在的宁静,

　　但当放眼笼子外的世界时, 往往会有种天地之大, 我却只能以这笼子作为容身之处的感叹！

　　蒂纳：

　　画地自限的那种安然自在，只能是一时性的，因为它出自分裂，而不是出自爱的本质。任何不是出自爱的事物，必然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平安与喜悦。

　　博纳：

　　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心是安祥、宁静的，或是哀伤、罪咎的，来了解，并调整自己。

　　蒂娜：

　　我们所要铭记于心的是，不管外在所呈现的是什么现象，唯有向内寻找平安才是正途。

　　博纳：

　　其实道理说起来简单。只是常常很难做到。

　　蒂娜：

　　所以我们需要长时期地走在光的途径中。让上师们的讯息随时提醒我们，让光的能量不断地帮助我们，直到我们与光融合为止。

　　九、爱的挣扎

　　时光飞逝，我的身体开始成熟。我喜欢阅读爱情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爱情故事。我展望未来，并决定要找个拥有一颗高贵心灵，能完全了解我的丈夫。我开始和其它年轻人交往。母亲极力教导我成为一个端庄的淑女，不可招蜂引蝶，然而我无法掩藏自己的魅力。我无知的以为，我的容貌是我最大的吸引力，使许多人想要亲近我。当时我并不了解，我的魅力不是要用在个人生活上，而是要引导人们走上救赎之路。这是灵性上的无知。这种对真理的盲目，使我后来进入中年时，几乎成为真正的盲人。

　　当时我所想的，纯粹是个人的前途，我相信只有男女间的夫妻之爱，会带给我至高的快乐。我也确实经历了世俗层面的恋爱。然而，恋爱所带来的喜悦与痛苦经历，仅仅是我生命成长的前奏。

　　回顾我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中和一名年轻男子的一段感情，我将它称之为“发展坚定意志力的培训期”。

　　十三岁那年，一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全力以赴地追求生命中最崇高的、最美好的事物。他告诉我，他爱上了我，他认为我在灵性与艺术上和他的认知相同，他相信我是个能配得上他的女人，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有高等文化素养，却又绝对服从的妻子。他相信他可以磨掉我独立的思想，送给我的礼物都是一些装祯精美的音乐、美术、历史、古典文学等相关书籍。

　　他坚持要我读原文书，无论是德语、英语或法语，他花很多时间陪我一起读书。和我见面的时候，总是带一些原文的报刊、杂志、舞台剧本给我，想引发我学习的兴趣。他找到最好的老师来教我钢琴。总而言之，他尽一切所能提高我的文化素养。母亲认为，他是一个让我拥有优良教育的天使。这一切对我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也毫不放松的控制我。他对我说，我将来要成为他的妻子，因此我是属于他的。所有我要看的书都要经由他同意，未经他允许的朋友，不可以交往，未经他允许的活动不可以参加。

　　一开始，我很高兴一个被许多人敬重的人，选择了我这样一个小女孩做为他未来的妻子。他能言善道，和他交谈令我愉快。他对友谊与爱的态度与我一样，都是认真的。然而，当他逐渐把他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身上时，他所有的关注都成为令人厌烦的干扰。两个灵魂展开一种无形的权力斗争。我越是不受他所影响，他越是想尽办法要控制我。我十七岁时，他要我与他正式订婚，他请他父亲请求我父亲答应这门婚事。

　　我父亲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看好。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他不喜欢我未婚夫争强好斗的个性，但他不愿干涉我的自由。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因此虽然不是很乐意，但他同意了。

　　我以为订婚后，未婚夫的嫉妒心会减少一点。我还年轻，喜欢和同班同学玩乐、一起溜冰、一起跳舞。他认为这些活动很无聊，不愿意参加，却非常嫉妒我与年纪相仿的人在一起。随着我的身体越发成熟，散发出更多的魅力，他的嫉妒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他总是在折磨我几个钟头之后，跪着求我原谅他，并保证再也不会这么做。几次下来，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争端。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争吵，我不曾见过我的父亲与母亲之间，有任何矛盾。我的父亲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这力量是无形中自然焕发出来的。他从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他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从不期望别人盲目听从他。

　　那个时期，父亲的形象已经符合了我小时候对他应有社会地位的期待。他成为最高职位的人，在他的工作场合中，没有人在他之上。即使如此，他从不会滥用他的权力去控制他的属下。他如灯塔般照亮周围的人，亲朋好友以及上百位的属下，都乐于寻求他的意见。他总是随时随地帮助别人。这让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我从未见过像未婚夫这样妄自尊大，有着病态权力欲望的人。我需要挣脱，重新获得自由。

　　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与他的意志力量抗衡。与生俱来的忠诚，以及对别人弱点的理解，使我一直未采取行动。当我的意志力随着年龄而增长时，我决定不再忍受这种折磨。

　　我告诉他，我需要自由，但他不愿意听，我陷入艰苦的挣扎，因为他的意志力像钢铁般坚硬。然而，越是困难，越是展开了我的意志力，直到强过他为止。我决定要解除婚约时，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风暴，但这对我已完全不产生任何作用。我只是为他感到难过。

　　他一方面蛮横与专断，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懦弱，他去去了我对他的尊重。在那时期，我并不知道这种病态的双重性格，是一体两面，紧密相连的一种人格特质。我知道他的灵魂是病态的，但我无法拯救他，我迫切需要自由，最后我终于以巨大的意志力解除了这个婚约。

　　我的父母对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

　　博纳：

　　真不容易，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女子就具有女性意识及自我觉察的能力，有些女性要经历婚姻的磨难才能有独立思考的人格。

　　蒂娜：

　　我想这是因为埃及的那一世，以及往后的许多世，使她培养出这样的认知。这篇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都应像他父亲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但这力量像灯塔一样，是自然焕发出来的，并且能尊重别人的自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

　　博纳：

　　是的，力量必需是由内自然焕发出来，而不是造作出来的。这段时间，经由《光的课程》的洗礼与转化后，我感到自己正是这样地，内在力量增强之后，反而能给别人更大的空间。这种素质好像是透过逐步的精练而来的。

　　十、第一次经历死亡

　　从我孩提时期起，每到春天，就变得虚弱与苍白。大部分的时候，我只要到拉斐尔姑妈那儿，就会好很多。她与家人一起住在山上，那里新鲜的空气，还有当地人的纯朴与智慧，让我很快就恢复健康。

　　解除婚约之后，我到姑妈家小住一段时间。享受那里的安祥与宁静。在那里，我有充分的自由，进出自如。在林中漫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却在那时候，我生平第一次经历死亡。

　　有一天，我来到半山腰的一片原野上，计划未来。心中盘算，我要像祖母那样，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然后嫁一个健康、快乐、正常的丈夫，并生儿育女。孩子会长大，我将会有孙子，然后我便在逐渐衰老中死亡。

　　死亡是一个结束，一个我们都要走到的目的地，为什么呢？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或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与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想到这些，我感到一片黑暗与虚无。我靠着树，看着山下有如蚂蚁般的人群，这些人为了爱情、名位与权力而千辛万苦的奋斗，难道就只为了这么一个短暂、稍纵即逝的时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现在就去自杀，也不愿这样走过一生，最终还是不免一死。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一阵魔鬼般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嘿！嘿！嘿！你无法逃避死亡，你无法逃避死亡……哈哈哈！”

　　我收回涣散的思想，知道如果我在这种魔鬼的陷阱中自杀是无济于事的。自杀只会使我再次回到同样的情况中。我鼓舞自己，也许到我老的时候，医学界或科学家会发现不死的秘诀。

　　当时我不知道，死亡并不存在，不仅仅是死亡不存在，人类也无法让自己死亡。但是，永恒不朽的真义，要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然，那时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一点；对我而言，死亡像是一道黑色的、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

　　我决定不再去想这种削弱我力量的事，我宁愿把力量放在未来的计划上。

　　父亲全心全力投入他的事业，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想法。母亲爱我就像她爱她所有的孩子一样，只是她在很多年以后，可以说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对我才有些许的了解。

　　她当时只希望我能像她一样，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我也把这种期望，做为我的生命目标，只是我达到这目标的方式与她不同。我只能走在自己生命的旅程上，除了为人妻之外，我要实现我在音乐与艺术上的创作。我无法接受她给我的建议。由此，我成为家庭中孤独的一员。

　　父亲支持我完成音乐学院的教育。他常说，人生无常，每个人必须要有一技之长。那一天，在那山丘上，那个毫无人生经验的年轻女孩，决定依照父亲的建议，完成学院教育。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失去一切财产，我的丈夫受了重伤，无法工作，正是我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每当我想到这点，我总是由衷地感谢他的无私与智慧。

　　博纳：

　　大多数的人，中年以后才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而她在这么年轻，毫无人生经验，就能参透红尘的虚无，真不容易啊！

　　蒂娜：

　　我认为她在了解生命虚无的同时，却又能认知生命的意义，才是不简单。我认同她所说的："人类无法使自己死亡。但是，永恒的真义要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

　　博纳：

　　真希望想要自杀的人不要忘了人类无法使自己死亡，自杀只会使人再次回到同样的情况中。我很欣赏她的当机立断，不把思想放在会削弱她的力量的事物上，而是放在未来的计划上。就像《光的课程》中也常提到

　　,不要在负面的事物上再赋予能量，而是把能量投注在正面的事物上一样。

　　蒂娜：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灵魂投生地球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光的课程》在每一级次的最后一课，都要我们以赤红色之光来激发对生命的热忱。

　　博纳：

　　有些人对某些议题感到高度关切或特别的困惑，是因为前世的学习尚未完成，所以这一世要继续来完成吗？或者有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生命有某种清晰的体认，不管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也都是来自前世的体验吗？

　　蒂娜：

　　这本书对这一点也有一些阐述，当你全部看完之后，就能心领神会。

　　十一、第一次预见未来

　　十五岁时我发现自己偶尔会梦到未来。我曾梦见一个年轻的医生从母亲房里抱出了一个娃娃，拉斐尔姑姑也在场。第二天早上，我告诉母亲我的梦，母亲说，“请不要再做这样的梦，我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姑姑怎么会出现呢？那年轻的医生又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在梦中看到他。”

　　半年后，母亲生病了。检查完后，医生恭贺母亲有喜。老医生推荐一位年轻的医生为母亲接生。当母亲生产时，姑姑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正好经过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走出母亲房间的年轻医生，正是我梦中所见到的。

　　从那以后，我常梦到未来的景象，梦境每一次都像电影画面般非常鲜明。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我就可以能根据我的意愿进入这种状态。

　　博纳：

　　所以许多人会把自己的梦记录下来。有些梦境的确会预造未来的影像，但有些时侯，醒来便忘了梦中的情节。

　　蒂娜：

　　我觉得把梦境过份地神秘化，会使生活变得很紧张。有些梦确实只是日有所思，故夜有所梦。我觉得醒来时，如果记得的梦境，可以思考一下其中的含意，以及其中是否有某些其它层面的指引或讯息。如果不记得，或不了解梦的含意，就把它放下。把焦点放在自己思想行为的起心动念上，可能意义会更大一些。她能梦见未来，并未使她避开她这一生所该经历的事。

　　博纳：

　　是的，培养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去面对该学习的，与该了结的因果，才是上上策。

　　十二、前世的记忆

　　从姑姑家回来之后，有一天，我在网球场上认识了一位文质彬彬、非常有魅力的男士。他似乎也被我吸引。那年冬天，我们就订婚了。我们彼此热烈地相爱。我整个身体与灵魂都渴望成为他的妻子。父亲要求我完成学业后再结婚。在我毕业之前，我未婚夫每天都到我家与我们一起度过傍晚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突然听到一阵重复不断的节奏，劈哩啪啦劈的响声越来越大，我知道那是监督奴隶的工头用鞭子抽打的声音。工头正督促那些拖着我身体的奴隶向前走。我被放在一个可以滑行的雪橇上。我知道自己正被带离皇宫。

　　我想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因为从我从颈子以下一直到脚，都紧紧被绑住。我像大理石雕塑般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双腿平行伸展。

　　在艳阳下，我看到一群男人拖着我，朝白色石头砌成的建筑物前进。我知道那是死亡之城，一座坟墓！

　　把我放进去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黑暗吞没了我。在恐惧中，我在心里问，“我要像个囚犯一样躺在这里躺多久？”

　　我清晰的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平静的告诉我，“三千年。”

　　恐怖重新席卷而来，我的意识消失在虚无中……

　　有人用力摇动我。我睁开眼睛看到姐姐，她惊恐的抓着我说，“老天爷，你怎么了？你坐在那儿，眼睛空洞洞地，嘴巴喃喃呻吟，好像是要死掉一样。你生病了吗？要不要叫妈妈？”

　　我想响应，可是发不出声音。那可怕的经验使我的身体完全瘫痪。我摇摇手告诉她不要紧。然后我躺下身子，试着思考，但脑子一片空白，还在惊慌失措。几分钟之后，我的心脏才回复正常跳动。姐姐陪着我，一直到我的意识恢复常态，她又问我，“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我好不容易才能张开嘴，回答她，“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第二天，我试着集中精神，试图回想我在梦中所看到的，和我所经历的那些梦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我又看到了我的未来吗？

　　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所看到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但昨晚所看到的我，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试着理解：一个人何以在同一时间中成为不同的两个人？现在的这个我，在镜子里看得到。然而，梦中那面镜子所反映的，却是另一个我，那个我又是如此地年轻，因此她不可能是未来的我。

　　在这里，我是一个存在，然而，我同时我也是那个埋在坟墓中的另一个存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醒悟到那个像大理石雕塑般躺着的“我”是谁，在什么地方。我有一种对某种生命的回忆，我想起那个家，那个我从孩童时期起就在寻找的，我所真正归属的家。现在，我知道那个伟大的人物（Great

　　One）是我真正的父亲。

　　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习惯目前的状态，并接受现在的父母是我的双亲。然而，不知何故，那奇怪的感觉从未消失，现在这感觉更加强烈了。

　　奇怪的是，在前世的经验中，很正常的事，现在却好像违背伦常。这两种状态形成为强烈的对比。

　　譬如，在当时，法老是我的父亲，他立我为皇后，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荣誉。

　　然而，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因为以现在的时空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事，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在古埃及时期，法老的妻子过世后，皇室中没有其它具有皇家血统的女人时，唯有他的女儿，有资格成为他的王后，坐在他的身旁。

　　我想起一些在那时期的事，尤其是我常去的庙宇。然而，许多事情依然晦暗不明，譬如说，我为什么会残酷地被放在棺材里。我为什么会被送进坟墓里？还有，那说话声音听起来如此熟悉的人是谁？

　　过去的这段记忆完全被封闭住，如果我试着回忆它，便有一股电流般的能量把我弹开，使我无法回到那一时空中。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我对父亲说，“爸爸，学校教导我们说，金字塔是古代帝王的陵寝，那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金字塔都是坟墓，有些金字塔有一些具有极为不同的功能。死去的人被埋在城郊外的死亡之城，那是当时埃及人的坟墓。他们的棺材像雪橇，会被放置在一栋很高大的建筑里。而坟墓的门是用大理石做的。”

　　父亲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也从没有提到死亡之城”

　　“我非常确定是这样的。”我很自信地回答他。

　　他说，“那么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我没办法解释。”我告诉他，我是在我的灵视中看到的。父亲很专心听我说，也注意到我回忆那种经验时恐惧的颤抖，他了解我所说事，确实是我所经验到的。

　　他说，“我不相信这种事。但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到，‘天地之间有太多事物，是超越你所能梦想的。’当今许多人在谈人类的DNA中，具有从祖先所遗传而来的记忆，现在我倒是想知道，在我们的家族中，在数不清的祖先中，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活细胞存在着？科学界的发现，每二十年就有一大转变。我建议你，别去为这些事烦恼，不要再一直想着你所做过的梦或灵视。无论那是什么，它只会扰乱你，让你的精神失去平衡。也许，你是曾经在哪看到这类的资料？”

　　“不是的。除了学校教的之外，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与埃及相关的资料，我对埃及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我在学校所学的，与我在灵视中所经验的，完全不同。我没办法解释这种灵视意味着什么，但我绝对相信，我所看的每一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也相信，我在梦中所看到的人是存在的，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去解释，我是如何可以在这时空成为我现在这个人。也不知道梦中其它的人是谁。有没有可能，人类不仅仅只有一生的生命？”

　　父亲转头对母亲说，“请给我一点水果好吗？”母亲把水果递给他，便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晚临睡前，我还想着这梦境会不会再次出现，但它没有。我等了几天，甚至试着回到那梦境中，但一切尝试都无法使那梦境再次出现。

　　过了一阵子，我就不再去想它了，我对生命的健康态度，使我充满活力地勇往直前。我练琴、画画、学习学校的课业，与我的未婚夫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刻。

　　博纳：

　　在《全像宇宙投影》这本书中提到：过去仍以一种隐含秩序的方式活在现在，当“现在”隐藏起来变成了“过去”，并不表示“现在”消灭了，它只是回到宇宙的隐藏层，所以，同时存在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没有穿梭自如的技巧。

　　蒂娜：

　　是的，这使我稍为理解"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句话的意思。一般人是没有穿梭自如的技巧，但本书作者，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具备了将自己灵魂的旅程贯穿起来的能力，确实地完成了她的“入门”。

　　博纳：

　　我曾听人说过，催眠也可以进入过去或未来？这可能吗? 还是只有完成“入门”的人，才可能做到？

　　蒂娜：

　　无论是“催眠”或书中所阐述的“入门”，都是极为个人的经验，其结果也是极为个人的。以催眠来说，它将依个人以及催眠师的意识与能量的不同，在不同的条件与情况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她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揭开今生与前世之间的罩纱的。我认为这种依灵魂的进展，到了适当的时候才打开前世记忆的方式是最安全的方式。

　　博纳：

　　彩虹桥中我们提到过入门者自然会理解自己的前世因果。不过如果我们安住于当下，接受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必须学习的课程，必须圆满了结的事物，前世有什么样的经历与恩怨也就不重要了。

　　十三、第二次面对死亡

　　学院毕业典礼之后，紧接着就是我的婚礼。

　　现在回想起来，婚礼的细节历历如绘，然而，整个婚礼也像是一场梦境。来宾一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我的母亲容光焕发，依然年轻美丽，父亲的俊秀挺拔，足以让所有的女人心跳不已。当他看到我开心看着他戴的高帽子时，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表示他跟我一样，觉得这些婚礼形式非常荒谬可笑的。

　　我请求牧师致辞尽量简短，以免我打呵欠。我相信，婚礼致辞的长短和婚姻是否幸福美满完全无关。

　　婚后，就如我所期待那样，我非常快乐。我们全然热烈地爱着对方，我的身体与灵魂，都体验到爱所带来的满足。然而，这一切美好感觉就忽然如海市蜃楼般消失了。

　　就像过去撞破那道黑墙，我这次撞得比以前更猛。我再一次面对死亡。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真实。

　　每当我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事正等着我去完成的感觉。而当我一旦具体实现时，一切又变得空洞。我陷入真空状态，不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下个目标是什么，我已实现一切我想要的。再下去就是过完剩余的时间。剩余的时间？剩余的时间有多少？答案是：直到死。

　　无论我们这一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无论命运怎么安排，我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死亡。除了死亡，别无他路。没有人知道自己走到尽头需要多长的时间，但迟早我们都会进入那样的虚无。

　　我清楚知道，我与丈夫之间的爱，也有它的尽头，因为我们迟早都会在死亡中消失。那时，快乐就结束了。我看着丈夫充满爱的明亮双眼，感到有一只冰冷的手扼住我，内心深处便升起一个疑问，“你能看这双美丽的眼睛多久呢？未来将又会是什么样呢？就算你们一直都这么快乐，就算你们可以一起活到很老，你们最终还是要说再见，然后闭上眼睛。”

　　无论是多少快乐，多美丽的爱情，总有一天要走到尽头，你们会失去对方，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看着我的丈夫，不想去理这声音，然而，我没有办法不理它。因为它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种苦恼，让我开始探索永恒不朽的神圣自我。

　　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身处荒漠中，常常无助的暗自哭泣。我没把这种情况告诉我丈夫，他是那么快乐，不会了解我的痛苦。他还处在凡人的梦境中，我不忍把他唤醒。

　　博纳：

　　她对世俗的、人为的礼节有独到的见解，婚礼华丽的程度与婚姻的本质无关。我参加婚礼时，最怕致辞的人说个没完，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

　　蒂娜：

　　我对她那句：“每当我感到幸福快乐时，总是有种某些事物正等着我去完成的感觉。”感触颇深，在我踏上光的途径之前，就常有这种感觉。有几个生活优渥的朋友，也是如此，不理解的人，总认为这些人是在福中不知福。事实上，只是因为这些人尚未能向自己的内在灵性与灵魂目标觉醒之故。

　　博纳：

　　我也常在具体实现某些目的时，有着一切又变得空洞的感觉。

　　蒂娜：

　　我想这是一种来自灵魂或较高自我的催促，为的是要促使我们去完成灵魂投生地球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去倾听这种呼唤，便很容易在迷惘中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因果。

　　博纳：

　　那些在平静与幸福中生活，又能向灵性觉醒，并继续学习与成长的人，真是有福之人。以前我听人说，福报大的人不容易起修行之心。但事实上，我看到许多很有福气的人也投入在光的途径上，我想这些人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

　　蒂娜：

　　那些能在遇到挫折，不盲目挣扎或怨天尤人，而是静下来思索自己的问题，寻求提升与转化的人，无论走在什么途径上，都是很有福报的人。

　　博纳：

　　“仿佛身处荒漠中，无助的暗自哭泣”的那种感觉，我也曾经有过，很像是来自感受体的隐忧。

　　蒂娜：

　　当我们未能履行自己投生地球之前，与较高自我所订立盟约时，便会有一种隐约的，不安的感觉。

　　十四、黑暗

　　我的身形像父亲，像他一样高高的，头发虽然没有他黑，却也是深褐色。我的肤色苍白，不如我母亲那么红润。我的眼睛是深蓝色，而不是黑色。

　　婚后，我更苍白，更瘦弱。因为只要我无法解决人生苦短，稍纵即逝的疑惑，我就无法感到自由与快乐。这种长期的压力，对我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天早上，当我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右眼的视觉中出现一条黑线。眼科医生检查之后，对我说，“这是种罕见病症，目前没有医治的办法。告诉我，你是不是长期处在一种精神压力下？”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我说，“我过得很快乐！”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我的痛苦是来自对死亡的恐惧？就算我告诉他，他也无法帮助我。我问他，“我的另一只眼睛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我的眼睛会瞎掉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建议你多休息，注意营养，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我丈夫竭尽一切所能安慰我。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送我多棒的礼物或带我出去散心，都没有办法让我摆脱心中的忧虑。

　　当他带我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玩，反而更增加我的忧虑。我总是想，我可能很快就再也看不到这灿烂的阳光，美丽的天空，这些秀丽的景色。

　　当他带我去观赏歌剧或舞台剧，我会想，我可能很快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表演了。更残酷的事是，我的左眼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我绝望的想，自己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瞎子。

　　我极力隐藏自己的绝望。我当时想，如果我不停的告诉别人我的痛苦，会使亲友们跟着我一起痛苦。最后，他们会为了避开这种不愉快的而远离我。

　　我不想要让自己的烦恼成为令人不愉快的负担。相反的，我像个小丑一样，把自己的痛苦隐藏在面具下，总是诙谐愉快的面对别人。

　　我看遍所有的名医，答案都一样：这不是器官上的病症， 因此无从医治。我开始闭着眼睛练琴，闭着眼睛做家事，为失明做准备。

　　就这样，一个风情万种、骄傲虚荣、渴望在艺术上成名的小女人，就要被摧毁了。我那深沉潜藏的生命哲学开始浮现，我开始倾听内在的声音，那个我一向非常熟悉，充满爱的声音：“HE” 的声音。

　　博纳：

　　苦难使她转而倾听内在的声音，可见每一看似负面的事物，都有它正面的意义。

　　蒂娜：

　　在前面“爱的挣扎”那一篇，她提到她对灵性的无知，对真理的盲目，使她进入中年时，几乎成为真正的盲人，所指的正是这段经历。

　　博纳：

　　她以为她所拥有的，使许多人想亲近她的吸引力，是因为她的容貌之故。她不知道上天所赋予她的魅力，不是要让她用在个人生活上，而是要她用来引导人们走上救赎之路。这点走在灵修路上的人，不可不知。然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相信只有男女间的夫妻之爱，才会为自己带来至高的快乐，也是正常的啊！

　　蒂娜：

　　这是正常的，也是常人在这世间应拥有，并体验的生命经验没错。只是，在拥有这一切之后，如果还能从中使自己的心灵继续提升与成长，便会与灵魂或较高自我的目标，有更进一步的融合。

　　博纳：

　　所以生命中所经历的ㄧ切事物都是为了灵魂的学习。也就是说灵魂给我们的挑战不会只是单纯的要让我们受苦，而是让我们体会背后的礼物，对吗？

　　蒂娜：

　　我不能说这些话对或不对，但基于“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实相”这一理念，我选择这么看待我的生命。

　　十五、转折点

　　一天下午，我从城里回来，灿烂的阳光，盛开的花朵，鸟儿愉快的叫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失明的话，这一切将有多美好啊！突然间，我听到那声音清楚地问我说：你已失明了吗？你已看不见东西了吗？

　　“我还能看见”

　　“既然还能看见，为什么要在你还能享受这一切美景时就开始绝望呢？何况你并不确定是否会失明。也许在你死之前，你都不会失明，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还未发生的事情上呢？你真的知道未来是什么吗？为什么要把你的生命毁在还未发生，甚至不存在的事物上？

　　你目前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享受你的生命，你便会有更大的恢复的机会。沮丧只会使你的眼睛加速恶化。活在当下，只要记住：一旦你的心灵不再盲目，你的肉眼便会恢复它的功能。”

　　这出自神圣声音的每一个字是多么地正确啊！我可以感受到我眼睛的黑点，是代表我内在黑暗的盲点，是这盲点的外在显现。然而，我如何去治愈这灵性上的盲目呢？

　　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由于我被困在黑暗中，我对生死的奥秘茫然无知，我感受死亡无所不在，却无法理解生命的意义。我渴望能“看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如何做到呢？

　　那声音回答我说：寻找，你就会发现，敲门，门就会为你而开。

　　当时我不理解它的意思，但我要遵从它。我试着深呼吸，保持安静，把心放在当下这一时刻。

　　这不容易做到，那黑点不断地在我眼前跳动，使我很难不产生苦恼，但是我努力使自己知足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心情的好坏，足以影响我的眼睛。

　　我得帮助我自己，我把焦点转向规划我的未来。我的丈夫是个建筑工程师，他的心力都贯注在工作上，除了吃饭时间以外，我很少看到他。突然间，要有个孩子念头出现在我的思想中。有个孩子将会是一个多大的喜悦呢？我把我的心灵向一个隐匿的存在打开，他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把他带到这世间来。

　　这个存在听到我的呼唤……，他来临了，在我怀孕的期间，眼睛的黑点逐渐消失，产期将近时，我几乎忘了曾经有过眼睛的问题。孩子出生时，带给我极大的喜悦，他的哭声不像一个新生婴儿，更像狮子的吼声。“孩子是活的”我听到医生告诉我说：“是一个健康美丽的男孩。”那一瞬间，我的心充满了感恩。

　　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胖胖的，红润的身体。我知道尽管这孩子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孩子，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生产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也恢复得很慢，我的眼睛又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我已不受这问题的干扰，我把全付精力与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当他对着我微笑，胖胖的手臂环绕着我时，我的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

　　时光飞逝，我的儿子健壮地成长着，每个人都称赞他那充满爱与温暖的蓝色大眼睛。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当他四岁时，他也跟我四岁的时候一样，拿起一本书，问了我几个字母的意思之后，便知道那个字的意思。

　　我把他抱在膝盖上，吻着他，继续教他别的字，他似乎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忆起。

　　夏天来临，我们与家人在湖边的别墅中避暑，我的弟弟与妹妹会在周末的时候，邀请一些朋友来玩几天。白天我们一起打槌球、划船、游泳；晚上我们在阳台上弹室内乐或游戏，那段生活既健康又快乐。

　　我的眼睛在这段时期并未带给我太多的干扰。只是因为生产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因此孩子出生后，我在海边住了几个月。大海的神秘能量使我康复了许多。我开始绘画，甚至开始做一些木雕。艺术家的生涯，带给我许多乐趣。

　　然而，浮面的生活乐趣，未能使我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喜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股莫名的焦躁与不安越来越严重，使我无法漠视它。

　　一天晚上，我再一次地体验世间男女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爱与合一，然而，我却未能心满意足地入睡，反而坐在床沿上反复思索自己为何会如此绝望。在黑暗中，我流着眼泪，仔细审视自己为何如此不快乐、不如意。我不是已拥有一切使一个人理当快乐的条件了吗？我的苦恼到底从那里来的？

　　在我的探索中，答案开始浮现在意识层面上。

　　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企图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完整。人类称它为“爱”。现在，我已经历了这种爱的结合，我已达到身体与心灵的满足。然而，性爱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一次比一次更沮丧。

　　黑暗中，我绝望地问着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快乐？突然我理解到，我一直以为肉体的爱可以使一个人满足，然而，经历了肉体上完整的结合之后，我发现这不是我所追求的那种合一的喜悦，我内在心灵所追求的，是另一种满足。它驱使我不断地寻找。

　　但是，那又是什么呢？

　　我所追求的是一种永恒，一种真永不消失的真正的合一。我所追求的是与内在自我的合一，我要融入在祂的灵魂，祂的思想中，我要成为祂。

　　肉体的结合无法使我达到这种合一。肉体的需求只是一种极力想要进入那种合一的企图，当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肉的张力达到顶点，双方都感到自己已达到完全的满足时，却又各自分开了，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合一。

　　黑暗中我想起小时候，总是试着把在自己汤碗中浮动的两粒油脂变成一团。现在，我同样地试着把两个灵魂变成一个。但这是不可能的！

　　恋爱中的两个人，渴望与对方合成一体。然而，这种渴望只是一种肉体的欲望，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爱人热烈拥抱时，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似乎想把两颗心合成一体，但最终是枉然的。为什么？

　　因为有身体隔着。身体阻碍了这种合一。难怪我无法以身体与我所爱的人合为一体。是我的身体渴望合一吗？

　　不是的，这种渴望出自非物质体的灵性自我。

　　然而，为什么我会渴望这种合一呢？为什么我要这种不可能的事呢？

　　我要它，是因为我知道只有经由这种完美的和谐，实现这种圆满之后，我才有可能获得至高的喜悦！

　　这种喜悦是我生下来就在追求的。但为什么我会去寻找这种不可能的事呢？

　　我寻找，是因为我非常确定它是可能的，它是存在的，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它。

　　是什么阻止我实现这一目标呢？是因为我从身体中去寻找。然而，这种合一的喜悦只能存在于非物质体的状态中。

　　我曾在某一时空中，在某种方式下体验过它，但随即我又失去它。现在我渴望回到那状态中。我真的有可能曾经生活在这全然的合一中，一种非肉体的元素中吗？

　　当我的思想逻辑推论到这里时，我对这“无形体的状态”开始感到非常恐惧，表示这是另一个世界吗？是一个死亡后的世界吗？这死亡后的世界存在吗？我一向认为死后的世界只是宗教界的发明，用来驱使人们努力向善，以便进入天堂，否则便会下地狱。

　　现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只是我的身体存在于地球上，而那个真实的自我是永恒的？果真如此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源自另一个世界呢？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渴望回到那依然存在于我们灵魂之内的喜悦。

　　只是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去寻找，我们想从性的欲望中去寻找。

　　这么说，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即天堂中找到我所追寻的喜乐。然而，我如何把这另一个世界带到我的物质世界中呢？空洞的语言无助于我，我要的是实相，一个具体的事实。

　　这一夜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理解到性爱是使人产生幻觉的大骗子。

　　大自然允诺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种至高的喜乐，一种圆满的肉体显现。然而，为什么当我们达到至高境界时，会跌落到比原来更深的深渊呢？跌落后，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能力，像乞丐般地贫穷可怜。

　　我要的是那永恒的至高境界，这境界无法从性爱中获得。做爱后的第二天早上，除了疲惫外就是空虚。我真的要无止境地重复这种无法使我达到合一的活动吗？一开始时，有某种势能，一种异性相吸的势能，使寻找合一的两个人聚合在一起。之后，这种势能便消退，留下无尽的孤独与空虚。

　　我终于明白，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不愿再受肉体欲望所欺骗。性爱只能满足身体，无法满足灵魂。我必须找到使我的灵魂获得满足的喜悦。我知道自己不能停滞在这状态中，我必须向前走，然而我要朝那个方向前进呢？

　　博纳：

　　这一篇有很多值得沉思的地方。首先她的内在声音问她说：“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还未发生的事情上呢？你真的知道未来是什么吗？为什么要把你的生命毁在还未发生，甚至不存在的事物上？”

　　这点，不正也是我们随时要反问自己的吗？

　　蒂娜：

　　是的，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活在当下，Be in the moment。

　　博纳：

　　然而，要活在当下，不是那么容易，她说：“浮面的生活乐趣，未能使我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喜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莫名的焦躁与不安越来越严重，使我无法漠视它。”当我们置身在浮面的生活时，确实无法真正地活在当下的喜悦中。

　　蒂娜：

　　我想真正能活在当下，并在喜悦中的人，必然是已领悟到自性里的光明，并与自性灵魂连接的人，否则虽然头脑想要活在当下，但是心却无法达到。

　　博纳：

　　是啊，会力不从心。在我尚未与内在之光连接时，既无法停止内在的焦躁与不安，也无法活在当下。总是不断地盘算着要用什么样的活动来抑制自己的躁动。这种时候，异性的吸引力就变得如此不可抵挡。但当我进入男女关系之后，却又产生另一种紧张，一种失落甚至愤怒的感觉。这时，我只得从这种关系跳脱出来，往往使得对方因不理解我内在的问题，而受到伤害。

　　蒂娜：

　　是不是因为你对性的行为有罪恶感？

　　博纳：

　　最早的时候，性行为之后，是有一些自己好像在做坏事的罪恶感。但看过《如莲的喜悦》，《从性到超意识”》，《解读地球生命密码》等书之后，我已从那种“罪恶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我想我的问题不在这上面。

　　蒂娜：

　　“解读地球生命密码”有一个篇幅，从昴宿星的角度来告诉人类有关性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它说：“放纵狂野的性愉悦，有时候会掀起深层的痛苦情绪。”

　　博纳：

　　我没注意到这句话，但这正是我常有的感觉。那些痛苦的情绪往往是莫名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前世未了的意识。

　　蒂娜：

　　因此奥修在《从性到超意识》一书中提到：“当一个人在身心痛苦的时候、在怨恨的时候、在嫉妒的时候、在愤怒的时候不应该从事性。一个人绝不应该在充满烦恼或是不干净的气氛之下从事性。但是一般的情况却跟这个相反，一个人越是充满愤怒、沮丧、痛苦，或失望，他就越想从事性。一个愉快的人不会去追逐性，但是一个忧伤的人喜欢进入性。因为他把它看成是他不快乐最好的逃避。但是要记住，如果你带着痛苦、带着愤怒、带着责备，或带着悲伤去从事性，你将永远不会达到那个满足，也无法达到你整个灵魂所渴望的成就。”

　　博纳：

　　啊！我居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段。

　　蒂娜：

　　依我的理解，奥修要我们认知“性”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本能，不要去否定它，丑化它，而是要理解它。然而，从中进入更高的意识，才是他的重点。

　　博纳：

　　奥修的思想，真的是被我们这些对他的理念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地只取适合自己思想行为的门徒所害，使得世人对他有许多误解。

　　蒂娜：

　　这是尚未进展到较高意识层面的现象。我相信理解他的人也很多。从佛陀到耶稣基督，从佛经到圣经，到现代的许多资料，包括光的课程，都有许多被误解与扭曲的地方。但这也是人类学习与进展的一部份。

　　博纳：

　　其实，当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是愉悦的，与女友在一起时，并非有意地要逃避或发泄自己的情绪，但结果仍然是常常令我感到沮丧。

　　蒂娜：

　　《解读地球生命密码》还提到一个重点：

　　“要慎重挑选性行为的对象。如果你们准备和对方发生性关系，务必先确认你们两人已有某种承诺与契合，而且打算付诸实行，因为在这个时间与能量快速运行的时代，你们会承担起任何人的一切。每当你们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就会被这个人绑住。即使是一夜风流，一旦两具身体结合，彼此的磁场就会合并。”

　　博纳：

　　这段话使我想起，在“光的课程”系列一，第三级次中，优歌南达上师也提到这点，他说：“不要有不对等的结合，因为，这将成为你在你们人生旅途中，增加障碍与负担的来源，要寻找一个可以平衡你的精神自我，理性自我，以及能平衡你存在的所有层面的人。”可能我在找伴侣时，往往因受到外表的吸引，而忽略了对方的心灵意识是否与我在同一个层面上，因而过后，总是有一种不能契合的失落感。

　　蒂娜：

　　这有可能是使你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吧。

　　博纳：

　　对方因不理解我何以与她们分手，而受到伤害，她们的怨，也成为我心理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又使我对自己与对方都感到愤怒。

　　蒂娜：

　　你可以在以太层面上，用爱去祝福她们，感谢你们共同分享过的时光与课业。让光的能量帮助你净化与释放。请她们也放下你。

　　博纳：

　　自从我体悟到没有心灵的共鸣，很难真正维持一个关系之后，也因在光的运作中，我不再那么地焦躁不安，我在感情的真空状态中很久了。

　　蒂娜：

　　我想这也是你灵魂的选择。因为在你目前的发展阶段中，这是比较适合你的状态。

　　博纳：

　　开始的时候，感觉蛮好的，觉得正好可以在这段期间清理，并整合我自己。但是，我还是渴望能遇到一位具有较高灵性意识的伴侣一起走在生命的旅程上。

　　蒂娜：

　　那么你就得先把自己的心灵意识提升到可以与你理想中的伴侣的心灵意识相同的层面，否则即使让你遇到了，你也无法与她产生共振，很可能与她擦身而过。除此之外，你也要审视自己，是否在逃避什么？是否还有什么样的信念，阻碍了你，使你无法与你的灵魂伴侣相遇。

　　博纳：

　　对这本书的这一篇，我的理解是，她本人透过性爱的满足之后，才理解到肉体的爱，或男女间的性爱，无法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是吗？

　　蒂娜：

　　是的，她从中发现那不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合一，使她理解到肉体之爱的极限。

　　博纳：

　　如果肉体的合一，无法使我们得到与大我的合一，那为何会有谭崔(Tantra)的法门出现？

　　蒂娜：

　　唯有借着了解性的各个层面，我们才能够超越性。根据我的了解，谭崔是一种使我们超越性，进入更高意识的方法。奥修说：“还有其它的方式一样可以达到超意识或三摩地的经验。静心、瑜伽和祈祷就是其它的选择。但是只有性这个管道，对人有如此强大的影响。然而去考虑其它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是很重要的。”

　　博纳：

　　我曾在静心中，有过与上主合一的体验，那一刻所带来的满足是世间任何事都无法取代的。但为何我仍有追求肉体合一的渴望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无法辨识什么时候的渴望来自较高层面,

　　什么时候的渴望是肉体层面的性欲。 这也是我在赤红色光中最常思考的问题。

　　蒂娜：

　　赤红色之光会启动性能量，但启动性能量的主要目的，是要启动我们对生命的热忱，使我们具有力量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生命。至于仍有追求肉体合一的渴望，这点奥修以煤与钻石来比喻，他说：“钻石只不过是煤经过几千年的改变之后的呈现而已；性就是煤，无欲是钻石，无欲是性的一个型式，无欲是性的转变，是由煤转化成为钻石，但是它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程序之后才会转变。相信我，在这两极之间并没有敌意，性的敌人不可能变成无欲。”Initiation这本书的作者，在古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心灵意识曾经达到与神合一的女祭司，但她仍需要经过三千年，经历无数生，肉体欲望的冶炼，才达到无欲。我们即将进入她所描述的整个过程。看完后，也许你就会明白个中的许多道理。

　　博纳：

　　我原本很遗憾自己不曾体验过作者所经历的，人世间身体所能到达的至高体验。我甚至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业，很无奈。但是，现在我明白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因为在达到那种喜悦之前

　　我先体验了与上主合一的喜乐，让我明白自己一直羡慕的经历不是唯一能满足自己的渴望。这帮助我不至于陷入对肉身欲望的追求。我想很多人跟我有一样有着想要从性爱当中去体验爱，殊不知这是极大的幻象，以至于陷入在肉欲的泥沼之中。

　　蒂娜：

　　这是人类发展的正常过程。我想归根究底是,每个人在不同灵魂进展的阶段,就该去体验或经历不同的事物。两性关系与性爱也是如此，没有好或坏，没有真实或幻象。

　　博纳：

　　对于如何把性欲提升为灵性层面的力量，可能还是许多人的疑问。

　　蒂娜：

　　这是一门大学问。然而，一个人无论在这方面收集的知识有多少，如果这个人的身心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进展与净化，没有达到内在的宁静，很难实现这样的成就。基本上，我想，对走在光的途径上的人来说，当我们静下心来感受能量在自己身体中的流动，依思想引导能量的方式，应当可以引导并运用上天所赋予我们的这股性能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提升与转化。

　　博纳：

　　许多门派有类似练气化神的转化功法，光的课程似乎没有提到这样的转化方法。

　　蒂娜：

　　进入行星课程之后，上师们教我们将海底轮赤红色之光的能量，经由中轴向上提升，进入灵魂体的脉轮中心点，再向上提升，经由银色圣杯的滋养，进入治愈的殿堂。很多人在这种时候，虽然看不到光，也没有任何灵视的现象，但他们进入超意识，或三摩地，或空的状态，身体中的能量，也就自然转化。这样的次第，与许多古老的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博纳：

　　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选择何种方式去面对或提升性能量,最终还是回到自身意识的进展与净化，而在这过程中，性能量也会与我们的意识合一并进入较高的灵性层面，是吗？

　　蒂娜：

　　我想是的，性能量也是我们自身存在中的一股能量。当我们的身心与较高意识整合时，它自然与较高的灵性层面整合。

　　十六、为光而挣扎

　　我试着捕捉另一个世界，但不知如何着手。我像一个赤手走在森林中的人，无法清理出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径。明明知道森林里有毒蛇猛兽，自己可能在迷途中跌落山谷。然而，却仍然需要穿越那片森林。

　　如何穿越它呢？我从宗教入手，但牧师们只要我相信那些他们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的教条，或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天国。

　　我渴望知道的是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在那时候，我尚未能接触到东方的哲学，我从欧洲的哲学思想开始研究。我研读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所翻译出来的资料，沉迷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580?-500BC,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埃皮克提图(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教师)、马可思.奥里利乌斯(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121-180)等人的作品中。在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影响下，我的心智渐趋成熟。

　　埃皮克提图的一句话，帮助我走出黑暗，他说：“事情本身并不糟糕，是你所想的使它们显得糟糕。”

　　自从看到这句话以后，我试着改变我的思想模式。然而这些真理还是不能把我带到我所探索的另一个世界。我觉得，虽然他们已达到人类思想的极致，但还是没达到合一的至高目标。因此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继续阅读近代哲学家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笛卡儿、帕斯卡、斯宾诺莎的思想。仍然没有获得答案。

　　我觉得这些人把自己的思想绕进死胡同里，尽管他们的哲学思想受人推崇，但他们像我一样，还在寻找。

　　一个秋天，我带着儿子站在窗前看着飘散在地上的落叶，心中想着：又是凋零与死亡！

　　突然间，我内在的声音说：为什么你总是只看到事物的一面？你没看到春天代表着生命？生死交替是永恒的循环。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这时，我清楚地领悟到，树本身没有死，只是树叶在更新。因此，人类的生命没有死亡，而是在那永恒生命的根源中，不断地更迭与转换。

　　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我对很久以前的另一个我，仍然有着模糊的记忆。脑海中古埃及的景象，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浮现到意识层面上。

　　对另一个世界，这一生之外的另一生，以及轮回的好奇，使我展开对灵性世界的探索。

　　探索灵界的人相信轮回，并宣称可以与死去的人沟通。然而，我是厌恶灵界之说的人，因为父母对这种言论抱着蔑视的态度。

　　母亲有一年长的好朋友，喜欢研究灵界的事物，但母亲从不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她相信这种活动会伤害神经系统。

　　母亲这位年长的朋友非常疼爱她的孙子，时常招待孙子的朋友吃中饭。我是常常到她家吃饭的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位老祖母与我们总是像朋友般地谈天说笑。当时我十五岁，大家差不多是那样的年龄。有一次，吃过饭后，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还留在那儿。留下来的人希望这位老祖母告诉我们一些与灵界有关的事。

　　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怎么把桌子抬起来。大家都同意试试。

　　于是，她把一张三脚桌摆在房间的中央，让我们年轻人围着它，把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摊开，与别人的手指相碰。然后她开始向空中喊着：“有没有人在这里？”

　　听到她的呼叫，大家都觉得好笑。我们顽皮地互相看着，为了礼貌，大家都忍着没笑出来。等了一会儿之后，桌子开始摇动，那力量好像是从桌子本身发出来的。桌子越摇越厉害，突然间，一根桌腿离开地面，桌子向一边倾斜，几乎碰到地面，随即回到正常状态。

　　那位年长的女士说：“桌子说是的，有人在。”

　　“沃尔夫冈”她对孙子说：“拿笔跟纸来，灵界的朋友在这里，把他的话写下来。”

　　沃尔夫冈拿着笔跟随纸等待着。桌子又开始动了，我们按照字母的顺序念着，当桌子在特定的字母上不动时，沃尔夫冈就把那字母记下来。我们只是觉得既滑稽又好笑，根本不相信桌子会自己动。我确信那是因为沃尔夫冈的弟弟尼古拉斯在摇动桌子。看着他如此严肃，大家忍不住笑出来，突然间，桌子开始在房间移动着，我们跟着跑，最后桌子在房间的角落停下来不动了。老祖母又叫道：“有人在吗？”这时桌子仍然静止不动。

　　老祖母说：“那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灵，因为你们在笑闹，他就跟你们闹着玩，现在这些灵都走了，我去拿咖啡来给大家喝吧！”

　　她离开房间时，我对尼古拉斯说：“桌子是你移动的对吧！”

　　他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你或伊曼移动的，总之不是我。”

　　我们看着伊曼，他抗议地说：“我根本没有动桌子。”

　　我说：“这样吧，让我们再移动一次桌子。”

　　于是大家把手放在上面摇动它，我们很吃惊地发现，桌子一动也不动。我们用力推它，它碰地一声倒在地上，不像刚才那样倾斜到一个角度就回到正常。无论我们怎么试，都无法像刚才那样地移动它。我们突然沉默下来，再也不觉得好笑了。回家的路上，我仍然不相信有灵的存在，但我开始相信，有某种势能存在着。

　　那之后，我忙着练琴，溜冰，与男友吵架，这件事被推到脑后。现在，我又想起它来了。显然地，那位老祖母对灵性世界没有太多的理解，但有可能会有一些团体认真地在研究它。如果我能接触到这些人，也许有助于我的探索。

　　我找到一个最大的，最著名的灵修团体，带领人介绍我阅读几本书。我尝试以自动书写的方式与灵界连接。我拿着纸笔坐在书桌前等待着，开始的两天什么也没发生，第三天，我的手开始抖动地写一些文字，我不能确定那是出自一个灵，或只是我自己的潜在意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丈夫与我一起在起居室里，他正在阅读一本书，我一边做木雕，一边思索着有关接收外来的，或别人的意念这件事。于是，我请我丈夫与我一起做个实验，请他把思想发送给我。他立即同意，因为他也想知道这种事是否可能。我不知道如何做这样的实验，但我推论，要接收别人的思想，必需把自己的思想放空，因此我把肌肉放松，不去想任何事情，只是等待着。

　　我原以为思想传递是他的思想出现在我的心意识里。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一股力量大约有三四英寸的厚度，从他的太阳神经丛处像绳子般地套住我的身体，套在相当于我的太阳神经丛的部位。它拉着我朝一个方向走，直到我走到窗台前，我丈夫的意念要我停下来为止。

　　我们俩都为这新的经验感到异常兴奋。一个人的意愿居然可以像章鱼般地牵制别人。

　　我们家人习惯在星期天的下午聚在一起。当我述说我们的经验时，大家都想要试验看看。首先，是我母亲做试验。

　　我发现母亲所焕发出来的能量，比我丈夫的更为纤细，直径更小。其它在场的亲戚都说要跟我做这样的试验。我发现每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频率都不一样。

　　我有一个个性优柔寡断的叔父，他所散发的思想是一股巨大的电流，但是电流中的粒子很小，并且移动的方向不统一，形成混乱的现象。这使我很难测出他到底要什么。一个伯母的电流非常细，但像刀子般地锐利。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好斗的人。这使我了解到，为什么与别人争论之后，会像进行一场角力赛一样地累人。

　　我也理解到，为什么跟有些人在一起时，我很快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或透不过气来，有些人则令我感到神清气爽或轻松愉快。

　　这种试验完了之后，总是令我感到疲惫不堪，虚弱得双腿发抖，往往需要休息一会之后，才能继续下一个实验。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包括女佣、厨子要求与我做思想传递的实验。那一次，我体会到一个有修养，自律性强的人，所散发的能量，与一个粗俗，只为满足自己欲望而活的人，所散发的能量有极大的不同。这与社会地位或财富的多寡无关。往往那些住在乡下或山上，单纯、不识字的人，所散发的频率的纯净度，比起受了高等教育，知识广博却妄自尊大的人所散发的频率还高。这种频率是无法隐藏或伪造，它们直接反应一个人的内在。

　　另一个有趣的体验是，以前当一个人要我做有违我本意的事时，修养使我勉强接受，现在，它会像有一堵墙般地挡在我与那个人之间，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越过那层障碍。

　　这些实验总是使我极其疲惫，即使对方是一个有正面的思想与性情的人。首先我得放空自己，才能接收别人的意愿，那相当于让别人的意识与意志进入我的内在，我得尽可能地抑制自己所散发的频率，以便让别人的频率通过我的神经系统，这是最难的部份，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原本只是适应我们自己的频率，现在为了接受别人频率，我得做巨大的调整。

　　每当我们的身体或思想状态改变时，我们的神经系统便要加强运作，以适应频率的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向上提升，或往下降低。

　　即使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内在思想或精神，无论是意外的打击，热烈情感的爆发，或过度的兴奋，都会增加我们神经系统的负荷。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我们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频率时，会感到疲倦与虚弱。当频率的差异过大，神经系统的负荷过重时，可以导致巨大的伤害，如神经炎或其它神经系统上的疾病。这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敏感体质的人，在某种环境中会莫名其妙地生病。同时它也说明，成为一个灵媒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要接收各种不同的频率，却无法消化吸收它们；他们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思想影像，却因不能分辩或阻挡，被认为是说谎的骗子。这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力越来越薄弱，变成一个无法识别周围人的思想与情绪的接收器。因此他们变得混乱无序，成为不稳定、意志力薄弱的空壳子。

　　我自己即见证了这样的事件。我曾认识一个灵媒，原本确实是很灵验，最后，因来找她的人不断增加，使她逐渐失去了抵挡别人思想频率的能力。当她接收不到来自较高层面的指引能量时，为了保持声誉，她开始编造故事，以满足别人的好奇心。最后那些不明白这层道理的人，宣称她向来就是一个骗子，遭受到奇耻大辱。事实上，开始时，她没有欺骗别人的本意，反而是因为她具有成为灵媒的能力，削弱了她自身的特质，变得混乱不清。这种悲剧一再发生，我们应避免玩这些事。我在自己身上体会到这点，因此我停止这种实验；我要的是真理。

　　有些灵媒宣称自己在实验别人的意愿时，既不疲惫，也不受影响，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灵媒所说的，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潜在意识。

　　另一个由这种实验而来的领悟是，有时我无法有意识地接收到别人的思想意愿，但他们的意志像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几乎快窒息。我只得要求对方集中精神，当我测出他们的意愿，并把它带出来时，我便能开始呼吸，不再有快要窒息或被压迫的感觉。这使我相信许多时候，气喘是因患者未受到重视，同时被极为沉重的意志力所压迫之故。

　　当然，这沉重的，未能实现的意志力，也可能是出自患者本身的潜在意识，但他们自身并不知道这是因他们自己未能实现的意志力所引发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看不见的搏斗或战役。有些时候我们战败了，有些时候我们胜利了。

　　从这些实验我学到许多东西。它们给我一个深入地去看自己的潜在意识，了解自己与别人的机会。我从中确信，要接收别人的思想是可能的。但同时我也发现它是极难做到的。我了解到为什么在西藏或印度的行者，为了与精神界沟通，而远离人群，进行闭关或断食。

　　在那几年，我广泛地接触不同的团体。看到许多人因未能掌握自己而导致精神崩溃，自杀等悲剧事件。

　　一些善意却无知的人，召唤那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灵到自己身上。既不知那是什么力量，也无法控制它们，只有任人宰割。只有意志力强，有深厚的心理学基础，自我控制力强，可以抵挡一切外来影响的人，才可以进行这种通灵术。

　　博纳：

　　在前面一章，她说：“我必须找到使我的灵魂获得满足的喜悦。我知道自己不能停滞在这状态中，我必须向前走，然而我要朝那个方向前进呢？”“我像一个赤手走在森林中的人，无法清理出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径。”这是我对自己心灵本质觉醒之初的感觉。我能找到“光的课程”这一途径，是很幸运的，它让我感到有一条路可走，只是在这过程中，我还是常常有着停滞在某种状态中，无法前进的感觉。

　　蒂娜：

　　我也常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内在的抗拒力量，以及不愿承认，不愿意面对自身问题的事实，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也常因受到某种情绪与感受的困扰，像置身闷烧锅一样。

　　博纳：

　　那你如何处理这种状态呢？

　　蒂娜：

　　我闷着头，一边看着自己的状态，一边继续往下一个光，甚至下一个级次走下去。不同的问题，会经过不同长短的时间，但最终将能自然而然地体会与理解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但这只是第一步，又要经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承认它，面对它，这是第二步。然后又要一段时间的运作，才能真正清理它。通常这是我的三部曲。

　　博纳：

　　我也差不多要走过这三个过程。这种清理与运作很辛苦，但当我把思想调整了，情绪释放了之后，所获得的轻松与喜悦，又让我觉得自己能走在这途径上真是非常幸运。

　　蒂娜：

　　清理与净化的路，走起来很辛苦，但它毕竟是一条有路标，可以按图索骥的路。相较于在蜿蜒小路上迂回，或在迷宫中绕不出去，它便是一条轻松快捷的路。只是无论什么路，都要我们自己去走。

　　博纳：

　　我也曾像她那样，研读一些哲学，智能语录等书藉，但就像她所说的：“这些真理还是不能把我带到我所探索的另一个世界。”因此，我现在也不太想去看这些书了。

　　蒂娜：

　　哲理，甚至经典，往往可以让我们在获得理性思想的认知时，达到一时的境界，或一时的改变。有些人甚至真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因此，这些知识本身没有不好。只是，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通常不是用“理论”就可以达到根本的转化。因此很快地，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又会占主导地位。何况我们未转化的情绪，往往不是我们用头脑的思想可以清除的。只能经由不同的静心方式来达成。光的课程是以光的能量作为工具，但有了工具，还是要靠自己去运作。

　　博纳：

　　我发现如果我用理性思想去压制我的情绪时，往往我的活力以及敞开自己的能力也消失了。而且容易对生活感到疲惫与厌倦。

　　蒂娜：

　　这是因为当我们压抑自己的情绪与感受时，自然而然地也封闭了我们的能量中心点。只要有部份的能量中心点被封闭，便会导致疲惫与厌倦。

　　博纳：

　　最糟糕的是，一不小心，那些被压抑的愤怒会突然窜出来，投射在自己周围的人与事物上而不觉知，当我意识到时，已经造成对别人或自己的伤害。

　　蒂娜：

　　每个人对自己所投射的事物，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也因我们对自己的言语行为所带来的前因后果很难察觉，而别人的错误却又都是那么地显而易见。

　　博纳：

　　这种时候，就很后悔自己虽然走在光的途径上，但在光的能量的运作上，所下的功夫不够，以致面对因果与习气的挑战时，未能及时觉知与转化。

　　蒂娜：

　　不要过于苛求自己或别人，提升、净化与转化需要时间，我们只能慢慢地，逐步地去修正。她那一句：“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人类的生命没有死亡，而是在那永恒生命的根源中，不断地更迭与转换。”的说法，值得我们回味。这除了减少我对死亡的恐惧之外，也使我对自己较有耐心。

　　博纳：

　　除此之外，我觉得有灵媒体质的人，应该细看这一章的内容，我相信有许多灵媒，因受到世人过多的索求之后，不仅伤了自己的身心，也偏离了自己的道途。

　　蒂娜：

　　不只是灵媒，对灵媒盲目崇拜与相信的人，也需要了解向灵媒求助时，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自己身心上所需要做的准备。

　　博纳：

　　是的，对任何资源与工具，我们都要正确地使用，才能真正地从中获益。想要找灵媒咨商的人，如果先看看网站上那篇“什么是个人解读”，也许会从咨商中获得更大的效益。

　　十七、宣誓

　　我开始研究心理学，因为那时我尚未接触到东方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课程之后，我被安排在州立精神病院实习。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整理我的思绪。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比起我在精神病院所看到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以计数的人，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无论是被关在精神病院内，或在精神病院之外。他们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受折磨。许多精神病患者甚至可以瞒过一般不知情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即使带着精神上的疾病，他们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行为表现。在这世界上，精神不健全的人似乎多于健全的人。有时候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他们的配偶往往是不知情的，他们往往可以毁掉周围的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我为许多人所陷入的悲惨炼狱感到沮丧。人类应该找出精神病症的原因。健康的人必须合力解决这种苦难。

　　我看到数不清的人受着精神症状的困扰，我也看到许多人获得治疗；有时一个简单的方法便可以恢复他们精神上的平衡，往往只需要改变周围的环境，便能使一个家庭恢复正常快乐的生活。

　　我坐在那里沉思，如果每一个健康的人愿意协助这些有病的人，这世界将会有所不同。我愿意把我的力量投入其中，帮助别人克服这种苦难，但是，我应如何着手呢？

　　正当我坐在那里思索如何获得援助时，突然间，我知道有人在我身边。这时我的神经系统已发展到相当敏锐的程度。即使在带我进入一个房间时，把我的眼睛蒙起来，我也能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如果有人，我也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感觉到的是一股非常精细美好的电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股能量是如此地熟悉，也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接触过这庄严、纯净，焕发着巨大力量的频率，我的内在再次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你所需要的援助，就在你之内！”，“难道你不知道，正因大家只知道等待外在的援助，所以无法解决问题吗？如果每个人都伸出援手，整个世界的苦难便能终止。”

　　我以内在的声音回答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一股什么样的势能；但我知道你总是告诉我真理。你可以看到我的思想，我的整个存在，这是别人无法看到的。我无需告诉你，我要把我整个生命投入在战胜人类的苦难上。即使我只是苍海之一粟，也有助于整体的改善。只要别人还有苦难，我就无法真正地快乐，我要成为一个与你们一起拯救世界的工作伙伴。”

　　“小心你所发的大愿”在我之内的声音说道：“小心你所发的大愿！成为共同伙伴意味着义务、责任与奉献。表示你必须放下自己，时时警惕自己不违反宇宙生命的法则。如果你还有未能抵挡的诱惑，这些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你，使你哀伤。”这声音继续说道：“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弄神圣势能。你不能再度使用你曾经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你不能再有个人的喜好，或以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事情。”

　　“小心吧！最好你还是与别人一样，过你自己的生活，不要去做一个失败的工作伙伴。”

　　“我不怕”我回答说：“我已彻底走过我个人的生命，我已没有个人的欲望。我已经历过世俗上的一切美好事物，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快乐的事了。我不害怕任何诱惑。我可以抵挡得住，因为我已没有幻象。给我一个任务吧！”

　　一段时间的静止，但我可以感受到那永恒的，巨大的爱的能量朝我放射。

　　然后，我再次听到那声音说道：“孩子，我很清楚你这种自信，只是，这次不要再忘记了……”

　　我坐在沙发上揉着眼睛，四处看，房间是空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我对这声音是如此地熟悉？他为何清楚我是如此地自信？在什么时候我忘记了什么，使得他警告我“这一次不要再忘了？”

　　但我没有得到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

　　博纳：

　　“在这世界上，精神不健全的人似乎多于健全的人。有时候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不要说外人，连他们的配偶，往往也是不知情的，他们往往可以毁掉周围的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这一段让我很震惊。

　　蒂娜：

　　放眼那几年，布什以总统的身份引发战争；恐怖主义份子因仇恨做出伤及无辜的袭击；这两年金融界高层人物因贪婪而滥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导致金融风暴；有权势的人因贪婪而违反自己的理想等种种事件来看，她所说的并非是一些耸人听闻的话。

　　博纳：

　　这一切是由人类的思想意识所制造出来的共业。难道我们不能制造一些美好的事物吗？还有，我知道神通不敌业力，但愿力却大过业力，只是不知道发愿要这么严谨……。

　　蒂娜：

　　这是因为当我们发愿时，除了要无条件的奉献之外，我们也肩负起许多对自己与对别人的责任。我们要能做到她内在的声音，即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你必须放下自己，时时警惕自己不违反宇宙生命的法则。如果你还有未能抵挡的诱惑，这些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你，使你哀伤。”

　　博纳：

　　如果说，未能抵挡的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着我们，使我们哀伤。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未能抵挡的诱惑，是否表示我不能随意发愿了？

　　蒂娜：

　　当时她在埃及，为了要入门而发愿，在大祭司普塔霍特普的引导下修练出一般人所没有的灵性力量，成为入门的女祭司。然而，因为她在不自觉中误用了那巨大的心灵力量，致使因果的业力大于一般人。当你看了她在埃及的那一世，生命是如何结束之后，你便会了解滥用灵性力量的前因后果。但是，对我们来说，不能因害怕而抑制自身内在良好的意愿，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意愿，我们无法获得来自灵魂的力量。

　　博纳：

　　说到发愿, 通常人们在发愿的时候, 同时还会立下如果愿望能成真, 要以什么来还愿的形式, 这样的行为是种交换吗?

　　还是透过还愿的行为来确定自己所发的愿是否够虔诚?

　　蒂娜：

　　这是一般人把神人格化了，认为神也像人一样地要别人的回馈。每个人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感恩，至于还愿的行为，是交换还是为了确定自己所发的愿是否够虔诚，只有个人内心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神不需要人们的回馈，但人需要培养感恩之心。因此，感恩还愿是必要的。我觉得把自己所得到的光与爱，以真挚的心传递给别人，便是一种较高形式的还愿，这种对宇宙的回馈，是出自对宇宙圣爱与合一的领悟，而不是在人格层面上物质性的交换。

　　博纳：

　　那声音对她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弄神圣势能。你不能再度使用你曾经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你不能再有个人的喜好，或以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事情。”表示她曾经以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我很好奇她曾经做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蒂娜：

　　这正是我们要往下看的精彩之处。

　　十八、曙光初露的地平线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等待着指派给我的任务，但那熟悉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无论我如何试着倾听，都无济于事。我很困惑。我想也许我尽我所能地去做，我的任务就会指派下来。我也知道如果我要看到真理，我必需做到能完全无私地奉献，就像只有明亮的窗子才能看到太阳一样。要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内在有些什么。一旦我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内在，我便能清理与净化它。

　　我开始审视我所有思想、语言、行为举止的内在动机，审视是什么样的潜在意识在我之内运作。

　　我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意念？为什么有些事我愿意做，有些事我不愿意做呢？当我快乐的时候，我审视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件事感到快乐。当我沮丧或生气时，我审视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

　　当我喜欢或厌恶某个人时，我立即分析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当我饶舌、多嘴、多话时，我寻找这种行为的背后动机，当我保留时，我寻找自己沉默寡言的原因。我检查自己的每一句话是否诚实，是否伤害到别人。与别人说话时，我随时设身处地去了解别人。我时时刻刻观照自己，审视自己。

　　长久下来，这种自我省思，使我一点一滴地逐步与奇妙的潜意识以及超意识super- conscious连接。

　　我能辨别不同的磁场，从较低层面至较高层面。我了解到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随着本能去行动，或掌握它，成为它的主人。我了解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控制自己的本能，不让自己成为激情与欲望的奴隶。

　　除了持续地自我审视之外，我继续研究心理学与哲学，但也没有忽视我的木雕与音乐。艺术工作给我一个向内在灵性探索，以及思考各种问题的机会。

　　一个艺术评论者看到我的木雕，赞叹道：“真可惜你不做雕塑。”

　　我告诉他，我原本是学音乐的，艺术是我业余的爱好。虽然我渴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但我有丈夫与孩子要照顾，无法回到学校重头学起。

　　“那太可惜了，让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教授谈谈看，他也许会破例让你只上他的课。反正你不需要那么一个学位。”

　　由于他的引荐，我开始选修艺术课程，接着便接受在那时代最伟大的雕塑大师的训练。当我第一次向他报到上课时，他专心地凝视我的脸，然后以一种很讶异的口吻说：“多么地奇怪啊！在我所见过的人中，你是我第一个看到有一双埃及人的眼睛的人。你知道你有一双埃及人的眼睛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甚至不知道埃及人的眼睛与一般人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眼睛是狭长的，这使他们眼睑的位置与其它人种有所不同。当你看图片时，你从眼睛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埃及人。只是现代的埃及人已不再有这样的眼睛，你只能从图画上看到，所以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眼睛。就像现在已看不到有任何具有埃及长形头颅的人，只能在图画上看到一样。然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睛呢？”

　　我微笑地回答道：“教授，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我是返祖现象吧。”

　　他也笑了，从此展开我的艺术工作。

　　一年以后，他来到我的工作室，对我说：“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但我不再收你的学费了。如果你没有工作室，你可以在这里以独立艺术家工作，因为你已不再需要我的指导了。”

　　我在家里有一间很大的工作室，因此我感谢他的教导之后便回到自己家的工作室独立工作。我的教授终其一生，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

　　雕塑工作使我非常地快乐。时间、空间、周围的世界都在我的工作中消失了。我感到自己不再有物质上的欲望，不再饥渴，我甚至完全在忘我的状态中。

　　当我专心工作时，我感到一股势能进入我的神经系统，这股势能散发一种治愈我身心的能量。每当我心无旁务，集中精神工作时，我会不期然地接收到我平常所思索的哲学或心理学问题的答案，或解决其它问题的灵感。

　　由于我仍然在研究心理学，越来越多的人来与我讨论他们精神上的问题。这使我有更多的临床经验。就这样又过了几年的时光。

　　博纳：

　　看来自我审思，是古今中外的灵修基础，都是奠基于了解自己的内在有些什么。然而，一般人无法像她那样，随时随地，仔细地审视自己。即使难得地想到要审视自己，也无法看到自己真实内在的思想意识。

　　蒂娜：

　　这是因为除了她有前世所修的基础之外，这生仍继续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故。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刚开始也是很难让自己向内探索，但进入行星课程之后，便比较能清楚地看到隐藏在自己的语言与行为下的起心动念。

　　博纳：

　　我很羡慕她能从事雕塑工作，时间、空间、周围的世界都在她的工作中消失了，使她在工作中便能进入忘我的状态。

　　蒂娜：

　　如果你继续看到她下面所说的：“当我专心工作时，我感到一股势能进入我的神经系统，这股势能散发一种治愈我身心的能量。”你便能理解到，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专注。是专注启动了我们的治愈能量，以及内在的灵感。佛家有许多修行的法门，就是运用观想的方法来培养专注。

　　博纳：

　　那“光的课程”就是一种这样的法门了。

　　蒂娜：

　　“光的课程”的设计，不仅是以观想来训练我们的专注力，它还有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运用心境交互感应的原理，借助较高次元的能量来达到净化、提升与转化的目的。

　　十九、灵视(一)

　　我与丈夫习惯在每年的夏末初秋在各地旅行。一次，在我们从意大利回家的路上，我体验了一次印象深刻的灵视。我们爬了一天的山，回到客栈我累得早早上床，准备睡觉。突然我感到天崩地裂似地跌入无底的深渊中，似乎是要跌落到死亡之谷中。我丈夫急忙请来一位医生，发现是心脏病引发的。他帮我打了一针。然而，整晚我的脉搏始终微弱到几乎把不到它的跳动。

　　那种即将歼灭的感觉，使我理解什么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已习惯于观照自己，我发现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身体的状态。尽管我的意识是和平宁静的，没有任何对死亡的恐惧；然而我的身体仍承受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我觉得我宁愿死去，也不要忍受这种折磨。我感到自己已不在这世界上，但仍未进入另一个世界。我痛苦地在虚无中盘旋着，最后我决定不再挣扎，投向死亡。

　　然而，就在我的意识恐惧地朝着虚无中滑行时，我的周围豁然敞开，我吃惊地看着这无垠的空间。我看到一条长长的曲径，在那尽头，是一个由耀眼光芒所形成的人。他展开双臂迎接我。他似乎很遥远，然而，他所焕发的巨大光芒，炫人眼目，使我看不清他的脸，然而，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世主。

　　路上有无数的，蛋形般的存在们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像羊群般地移动着，我只看到他们的背面，无法看到他们的脚，我站在路的这一头，引导他们朝那光的存在所站的方向前进，他们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经过，当他们靠近他时，便融入在那光辉灿烂的光芒中。这时我知道他们是人类的灵魂。我继续站在那里为他们指路，那蛋形般的存在们，川流不息地一个一个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这时，我领悟到我不会在这时刻死去，因为我有工作要做，除非我完成我的工作，否则根本无法死。我同时也知道我将在这岗位上很长的时间。我在这岗位上的时间，就像沙漏般，要做到这宇宙定时器的最后一粒沙漏完为止，那时我便可以回到光的源头，届时那永恒的光与爱将在那儿迎接我。

　　这时，永恒的平安进入我内，我的心脏虽然依旧虚弱，但开始正常跳动了。我看到丈夫正以焦虑的眼神看着我，我低声地说：“我好多了”。看到我可以说话，眼神也恢复光彩，那可怜的大男孩流着喜悦的眼泪。几天以后，我便完全恢复正常。

　　博纳：

　　我曾经有过面对死亡的感觉，然而，当时我不但没有恐惧，反而有着一种安祥宁静美好的感觉。跟她的感觉不一样呢！

　　蒂娜：

　　她也形容她的意识是和平宁静的，没有任何对死亡的恐惧；然而她的身体仍承受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也有过死亡的美好感觉，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时候未到，我们只是在心灵意与识的层面上经验它，我们的身体并未真正经历死亡。所以没有身体上的痛苦，而且每个人的死亡经验与过程必然是不同的。我相信寿终正寝的人，身体上的痛苦必然是极小的。因为他们的心灵与身体都已做好准备了。

　　博纳：

　　能活到自然衰竭，无疾而终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一般人而言，届时身体有可能得承受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因此佛家才会说，当一个即将死亡的人，四大（身体地、水、火、风的能量）在分解时，不要碰触他们的身体，以免增加他们的疼痛，产生愤怒之心而坠入较低层面。依这样的说法，当我们面对亲人临终的时刻，就要抑制哀伤与不舍，不要随意动他们的身体，不要哭喊，应安静地祈请他们所信仰的较高存在，接引他们前往光明的世界。只是中国人的习俗认为子孙无动于衷是不孝的行为，使得许多人觉得必须哭喊才对。

　　蒂娜：

　　每个人依自己的认知去做。至于亡者，亲属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与处理，也只能说是自己的因缘了。然而，这一段内容让我理解到，当我们濒临死亡时，即使我们的心灵意识是平和的，仍有可能承受一些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只要能保持觉知，不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物质与情绪，我们便能融入在永恒的光中。

　　博纳：

　　问题在于如果平时不训练自己保持觉知，到了那时刻，便会因未知的恐惧，而更执着于物质世间的一切。

　　蒂娜：

　　所以光的运作不仅让我们在地球的生命更清新，更美好，这种练习，也使我们在肉体生命结束时，能实时迈向光的世界，即早从痛苦与迷茫中解脱出来。

　　博纳：

　　在“光的课程”的天使级次中，有几课便是带领我们去帮助在以太中迷失的灵魂回到光中。因此，我们只要依“光的课程”的梯阶，一阶阶地往上走便是了。

　　蒂娜：

　　据我所知，在我们肉体生命结束时，我们的神识将前往与我们心灵意识层面相应的地方。因此，关键不在于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学习什么样的课程，或修什么样的法，而在于当我们生命结束时，我们的意识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因此，我觉得与其把焦点放在争论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习修什么样的技巧或功法才是正确的问题上，不如把焦点放在如何提升与转化自己的意识上。当然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如果我们持续地反复练习，让心灵意识永远保持在光的意识层面上，当我们要离开时，我们的灵魂自然会融入在永恒的光中。

　　博纳：

　　西藏生死书中提到，人往生后，在中阴阶段，如果能观想白光、金光，灵魂就可以顺利穿越。

　　蒂娜：

　　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程序设计 programming。无论你属于那一门派，依法修行，自然能进入它的程序。有些时候，不同途径之间，会有与相通之处。“光的课程”的程序设计，是上师们为这一途径所设置的，很多是这一课程本身独特的程序。佛陀在世时，说了八万四千法门。我相信天使圣团的上师们，必然有其它不同程序设计的课程，只是在这时代，不再由某一个特定的“大师”来带领群众，而经由不同的管道，传达给不同根器与因缘的群体。然而，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程序，如果平时不练习，在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往往极易陷入迷惘与惊恐中，很容易被业力吸引到其它地方去。

　　博纳：

　　现在我理解到，透过“光的课程”这一途径反复练习，将使我们不仅得以完善在地球上的功课，也使我们在往生时能坦然面对生命的转化，并前往光的较高意识层面。能走在这样的途径上，觉得自己好幸运。

　　十九、灵视(二)

　　次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在湖边快乐地玩了一天，大家就寝后，整个房子非常安静，我在丈夫身旁安静地睡着了。

　　先是有一些稀里胡涂的画面出现，然后在梦中的我突然听到一阵缓慢、拖曳的脚步声。我坐在街道上的一段台阶的上端睡着了。因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经过那儿让我乞讨。现在这声音使我从中醒来，我睁大眼睛，看到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我看到一个苍老破烂的乞者缓慢地朝着我走过来，准备坐在这段台阶的另一角落。

　　从我所在的这一段台阶下去，便可通往城区的市中心，因此每天都有上千人在这台阶上上下下。只是在这正中午的时分，没有什么人走过。然而，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好地方。

　　在这里我的收入是丰富的。我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经过时都会施舍我一点钱。如果这个老乞丐也在这里乞讨的话，必然不利于我。人们不会一下子给两个乞丐钱，我的收入将减少许多。因此，我不耐烦地看着他，想叫他走开到别的地方去行乞；这是我的地盘，他应该离开。当我看着他时，突然感到心神不宁，我看到他也是一付难为情的样子。就在他正想离开时，我们互相认出对方。天啊，这正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那个遗弃我，却又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男人。现在他坐在我对面，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乞丐。为什么我企盼已久的重逢是这种情况呢？我看着他那不修边幅，满脸皱纹的老脸，那稀疏的头发，破旧的衣服。那个年轻、英俊、高贵的绅士，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满脸羞愧，痛苦地看着我，无声地哭泣着。他举起手擦眼泪，我看到他的手不仅伤痕累累，也因风湿而僵硬。啊！这双手曾经是如此高雅、美丽，修饰得白白净净地，我曾经是如此快乐地吻过的手。

　　然后我看着自己的手，也是极端恐怖，跟他的手一样地伤痕累累，苍老，沾满尘土。这是我的手吗？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呢？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像梦游者般地四处行走。现在，有如大梦初醒般地，我开始想起来了。那所笼罩着我的意识的浓郁厚雾，开始散开，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既往的一切。我想起人们把我当畜生般地使唤。没有一丝温情。我在毫无自主的意识状态下，忍受一切加诸在我身上无情的殴打、怒骂与嘲笑。我怎么可能顾到自己的仪容。

　　然而，当我年轻时，为了取悦他，我努力让自己漂亮一些。我会在头发上系一条漂亮的发带，但是，当我失去他与孩子之后，一切都不在乎了。我不再管自己的形象，只管人们赏的钱有多少。我清楚记得，当人们给我钱，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时，他们为了躲开我的手，而让铜板滚落在地上。现在，看到我那衰老、令人恶心的手，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了。

　　看着自己肮脏、恶臭、破烂的衣服，我无法想象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唉，如果不是他那么残忍地遗弃我，我们俩人都不会沦落成为个样子，我也不会失去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状态中再度相逢呢？一切已无可挽救，太迟了，太迟了……。

　　我陷入在绝望的深渊中。伤痛千刀似地切割着我整个人，我的心是破碎的。我的心抽搐着，然后眼前便是一片黑暗……，一切都消失了……，我跌落在无底的深渊中。

　　有人在喘气，我想坐起来看看是谁在痛苦地喘息……，我逐渐看到周围的光，然后我的眼光停留在丈夫受惊吓的脸上。突然我明白自己就是那个在痛苦地喘息着，挣扎着要呼吸的人。

　　我发现自己坐在床上，我的丈夫正死命地摇着我。当他确定我神智清楚时，松了一口气，但仍惊悸犹存地问我说：“你怎么了？现在好了吗？我吓坏了，我因你的喘气而惊醒。你坐在床上，睁大眼睛，但眼神空洞，不知道在你眼前的人是谁。告诉我，你倒底怎么了？”。

　　我看着他，张嘴想答复他，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喉咙仍然因惊吓而紧锁着。等到我的意识逐渐回复，可以出声时，我说：“我现在无法说话，明天再说吧！”

　　我丈夫没有再问下去，我躺下身子，他握着我的手仔细检查我，直到他看到我完全安静下来，才关灯。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在花园里，我告诉他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我是一个丐妇。但已不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女人。整个过程是我从梦中醒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层面上。

　　我接着告诉他说：“我是一个被弃的女佣，住在乡间的一个巨大的庄园里。我无父无母，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记忆。只记得庄园里有一个马车夫，一个砍柴及照顾猎犬的男仆，一个女厨师及许多做各种杂物的女孩。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任人使唤，必须做任何他们分派给我的工作。等我稍长一点，我也必须到那有许多房间的豪宅做事。因为我没有鞋子，不可以到屋子里去，我只能在屋子外面工作，清理房间的女孩告诉我说，里面充满美丽的家具。”

　　所有的房间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的工作就是保持走廊的整洁。我一次次提着满满一大桶的水，跪在地上，用刷子擦洗彩色磁砖。我现在仍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弯着腰，一排排地、无止境地，来回擦洗那一片片的磁砖。清完楼下的走廊，还要清楼上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重复擦洗同样的走廊。除了工作之外，我没有其它心事可想。

　　我喜欢擦洗这些磁砖，它们的色彩华美，我喜欢美丽的东西。工作做完之后，我可以在厨房吃饭，睡在房子后面马厩上的小房间里。我常看到庭院中来来往往的客人的马车。等他们的主人下车后，马车夫会牵着马走几圈，再把马牵到马房里过夜。许多客人到庄园来打猎，当他们来时，走廊便是一片泥泞。因为他们所穿的靴子带着泥巴。我必须天亮就起来清洗走廊，这样才能在主人及客人起床时清洗干净。

　　一天，当我正巧在庭院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庭院到马房看他的马。他放上马鞍，骑到马上。我像是被电击般地仰头看他。他是如此绝妙英俊，他甚至看了我一眼！我把他当神一般地崇拜，当晚他来到我的小房间，我喜悦地任他做一切他想做的事。他光亮的脸使我有如置身在五里云雾中。我喜悦地躺在他的怀抱中。

　　由于他常来打猎，我的生命充满了喜悦，他来时我欣喜若狂，离开时，我期待他的再度出现。

　　一年以后，我生了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巨烈的阵痛，使我向厨师求助，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后，当厨师帮我把孩子接生下来，放在我怀里时，我的心充满着温暖的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快乐。有人需要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厨师帮我向女主人求情，女主人来看了我及孩子之后，同意让我留下孩子。我答应只要让我保有孩子，我一定更努力地工作。

　　当孩子的父亲来时，他像往常一样，到我房间来看我，我骄傲地把孩子抱给他看，请求他让我到他的庄园工作，这样我可以为他服务。

　　他先是惊骇地退了几步，然后说他无法确定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这里有这么多仆人，谁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告诉他从没有其它人碰过我，我一直像野兽般地悍卫自己，只有他可以在我身上做他想做的事。我请求他，只要让我在他的附近工作，我绝不会干扰他。他先是听着我的哀求，但是，当我跪下来请求时，他推开我，消失在黑暗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再回到庄园来过，总之，他再也没有来看过我。我无助地一年又一年地等着。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孩子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孩子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无论我在做什么，都在想着孩子。我更加努力勤快地工作，以便可以与我的孩子在一起。她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孩，像她父亲一样。然而，她总是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她不能容忍任何压迫。我越是努力为她做一切事，她越是鄙视我。她从小就对我粗鲁无礼，总是离我远远的，常常一出去就要到第二天才回来。我常整夜焦虑地寻找她，但当她第二天回来时，我的生命立即又充满了喜悦。

　　一天我的孩子离开后便没有再回来。我绝望地等着、寻找着，但无济于事，我的孩子永远地离开我了。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如此空虚；我已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也无法工作。最后我无法再忍受下去，我离开庄园去找她。

　　离开后，我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沿途问人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几年过去了，我还在找我的孩子。明知无望，但内心的动荡不安，驱使我继续寻找下去。人们给我食物，我的衣服开始破烂，人们把破旧的衣服给我穿。我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流浪着。

　　一天，我流浪到一个城市时，遇到当时在庄园工作的厨师，她随着先生搬到那城市。她把我带回家，给我食物，并告诉我有关孩子父亲的事……。

　　这时，我丈夫突然抓住我的手，打断我的故事。他的脸色苍白，以颤抖的声音说：“等一等！让我把故事讲完，我知道事情的始末。在你说的时候，我也想起来了，我突然间明白一切事物的原委。我知道那个遗弃你的男人是我。我当时极其轻佻狂妄，没有责任感。我只为自己的快乐而活，我挥霍无度，直到我失去一切财产。”

　　我的祖产因我的挥霍而被拍卖，我被迫离开我的领地。刚开始过去那些曾与我一起挥霍我遗产的酒肉朋友，还会帮助我，但很快地，他们就明显地表示对我的厌恶。朋友一个一个地远离我。比较真诚的朋友劝我去工作，我也严肃地想重新开始，我诚心诚意地找工作，但没有人要雇用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工作。因此我越陷越深，最后我相信我悲惨的下落，是上帝对我遗弃你以及自己的孩子的惩罚。我回到你工作的庄园，一心想找到你们，但我去的时候，你们已离开那里，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下落。

　　当往昔的朋友都不再借钱给我时，我开始向陌生人乞求，饥饿使我失去最后的一点自尊心，成为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也因此，我们最后相逢时两个人都是乞丐。

　　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丈夫便是那个老乞丐，听着他的陈述，我很讶异他能像我一样清晰地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他所说的，与厨师告诉我的完全一样：他耗尽家产后，曾经回到我们相识的庄园，希望能找到我，那时他已不再是一个绅士，而是一个向人伸手的流浪汉。

　　而我，在厨师告诉我他曾经去找过我之后，也曾回到当时的庄园，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无法行动，最后我固定在一个城市的台阶上乞讨，那就是我们最后相逢之处，也是我那一生的最后时刻。因为当我认出他时，想到自己虚度的一生，想到我的孩子，一切都无可挽回，我坐在那角落去世了。我的记忆也终止在那。

　　我们默默地看着对方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两个聪颖的人身上。我们所经历的，无法以目前的遗传学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说。然而，我们知道，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这种事不是我们俩可以同时想象出来的！……这种回忆深深地震撼我们的灵魂。我们在沉默中并肩坐着，都为此沉思良久。

　　最后，丈夫先开口说：“我从未想过，何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虽然懂得如何品尝美酒，如何享受舞蹈及各种娱乐，但我就是知道要远离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现在我明白，败家之后的悲惨印象，烙印在我的意识中，使我永远不再重复那醉生梦死的逍遥生活。从那以后，我懂得金钱的价值，并了解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是否具有为自己及家人谋生的能力。这种价值观深植在我的潜意识里，现在我知道这是我那一生学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继续说：“我如此地求知若渴，年轻时便努力向上，并具有抗拒诱惑的力量。在大学读书时，同学邀我一起出去花天酒地时，我都能坚定地拒绝同往。我一直都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如果耽溺在社交生活，便会有可怕的事发生。现在我晓得这种担忧来自前世因糜烂生活所产生的结果。它已根深蒂固地存留在我的潜在意识中。”

　　“是的，”我回答：“经历了那种游手好闲的一生之后，你像一个有工作狂的人一般地，脑子里只有工作。”

　　“没错，那一生的后半段由于不学无术，找不到工作。流浪时，人们偶尔因同情我，才让我做砍柴、搬运东西，采葡萄等不需要技术的工作，那时我极度渴望能学一些有用的技能与知识。因此，这一生，我一直是尽我所能地学习，我会不断地学习，直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刻才会停止。”

　　当他说直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刻，我感到我的心一阵紧缩。届时我以及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呢？我因恐惧而全身僵硬……。

　　然后，我想到前世与今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过渡的状态下，我拥有各种不同的天赋呢？

　　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置身在这特殊的经验冲击中，但很快地，我们又开始与邻居或朋友一起去游泳、划船，那一世的记忆也慢慢淡化了。

　　博纳：

　　如果说她在古埃及时代就已入门，那么应该是生生世世褔慧双全才是，为何还得经历那样悲惨的人生呢？

　　蒂娜：

　　灵魂不会去评定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悲惨，那是世俗的价值观。灵魂只知道在整个回归的旅程中，如果一个灵魂意识因某种未经历过的事物，而产生疑惑，或误用能量，便会安排以各种经历来学习。这一篇使我不敢轻视或批判任何看似迷惘、醉生梦死，或在社会上，身份卑微的人。因为这些都是外在一时的现象，他们的灵魂，很可能已经有很高的进展，只因需要某种经验，而经历着一些艰难的生命体验而已。

　　博纳：

　　是的，我理解你当初看到这篇的感觉。难怪你一直强调要看过这段故事后，才比较明白有些人的确需要这样悲惨的经历去学习。而这样的学习，当事人在意识层面上未必是理解的。这使我得以从较高的层面来看自己以及别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以前我就知道那些人有自己的功课要做，但是无法清楚的感受那背后运作的意识。所以很难真正的生出慈悲心来看待她们,比较有点像是

　　you deserve it，你活该！

　　蒂娜：

　　哇，你太强势了。我可能是因为从小就不是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因犯错误而挨骂，常常处在沮丧的困境中，所以我不曾觉得处在困境中的人是活该的。

　　博纳：

　　在“光的课程中”，上师们常说道：“不要从外在的层面去看待那些与你有过冲突或者让你感到负面能量的人，而是去看到他内在的灵魂之光。”以前看到这段，未深入理解，现在我比较能理解其中那深沉的含义了。就像书中的主角，沦为乞妇时,

　　谁会知道她是一个入门的灵魂呢？所以我们不能依眼前的经历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心识。这让我更加警惕自己, 要抱着慈悲心去看待众生, 无需批判,

　　也无须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内疚, 因为这都是灵魂选择去经历的特定课题。除此之外，我也理解到，物质上富足的人, 也许是灵魂还没到要体验物质匮乏的课题。

　　拥有圆满的人际关系的人，也许是灵魂还没到体验爱的匮乏的课题。 所以我们要谦虚地明白，没有特定的课题，不表示自己就是修得比别人好,

　　或许只是因为灵魂的进展还没到要学习这些课题的时候。

　　蒂娜：

　　恭喜你了，此后你的慈悲，将由你的心灵，你的心轮，自然地焕发出来，而不是出自教条的理性思考。这不仅将使别人更容易亲近你，也将使你得以去除许多不必要的因果的学习。

　　十九、灵视(三)

　　也许是因为我们渡假的那个湖，是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整个区域的能量，使我时而有一些灵视的现象。本质上，我是一个实事求是，凡事追根究底的人。我从不相信幽灵或鬼魅之事，当人们讲鬼故事时，我总是以微笑来包容他们。因此我不是一个相信世间有鬼的人。

　　同一年的夏天，我丈夫回城里工作时，我们留在湖边度假的人快乐地玩了一天之后，我与年幼的儿子回到房间，他很快地睡着了。当时那僻远的乡间，还没有电灯，我吹熄了蜡烛，也入睡了。

　　睡梦中，我听到一阵声响，我点上蜡烛，却看到一个形象恐怖的女魅，抱着我的孩子，抓着一根绳子，正准备从窗口滑出房间。我跳上去紧紧抓住我的孩子，一阵挣扎之后，她终于松手，消失在黑暗中。

　　我发现自己正跪在床边；我的孩子躺在我身边，安静地睡着。然而，蜡烛却是燃烧着，难道我睡前忘了熄灭它吗？但我看到蜡烛旁的火柴的还没熄灭，证明我刚才确实用它点了蜡烛。整个景象应该只是一瞬间，否则火柴不会还是热的。这么说，这不是我的梦了。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幻想，但是什么使我产生这样的幻境呢？

　　那根绳索是什么呢？从以前所做的思想传递的实验中，我了解它是一股流动的势能，一股意志力的流动。但它从那里来呢？从谁那儿发过来的呢？

　　几天之后，我的儿子说他肚子痛，我带他进城看医生，医生说，是盲肠炎，但他说，可以等到秋天再动手术。因此我们回到湖边度过夏天。

　　秋天我的儿子成功地完成切除盲肠的手术。但住院一个星期回家后，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体力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更虚弱，一星期后，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皮肤开始出现红疹，医生诊断是猩红热。有六个星期之久，孩子陷入在生死挣扎中，我一次次地听到那阴森恐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你认为你可以战胜我吗？嘿！嘿！嘿！”我日夜抱着儿子，决定奋斗到底。连续五天，我不眠不休地抱着孩子，想起母亲常抱怨我们这些儿女不知感恩。是不是因此之故，我得像她一样，牺牲自己的睡眠来照顾我的孩子呢？但这经历使我了解到，我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我爱我自己，他对我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我要救他。我无法想象他从我生命中消失的情景。我抱着孩子，完全理解，我要救这孩子，是因为我需要他。我抱着他，集中思想，与他一起克服这可怕的疾病。

　　当我因身体开始麻木僵硬，想换个姿势时，孩子以为我要离开，把我抓得更紧，哭喊着：“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把我抱紧一点。如果你不离开我，如果你继续抱着我，我会原谅你对我所犯的错！我感到非常意外与疑惑，我做了什么可以让他原谅我的事呢？

　　从他出生开始，我便尽一切力量，为我的孩子做一切母亲所能做的事。我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了呢？

　　“我亲爱的，”我说：“安静下来，我正紧紧抱着你呢，你要原谅我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说：“我不知道，紧紧抱着我，我会原谅你的一切。”

　　站在一旁的医生静静地对我说：“这是呓语，不要在意。”

　　这是呓语没错。但心理学的知识使我知道这句话来自深层的潜意识。我沉思良久，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伤害这个灵魂的，我在他身上犯了什么样的大错误呢？这个问题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

　　孩子病好之后，我们回到湖边调养身体，他也恢复与其它儿童的正常玩耍。一天，我注意到他一反常态，没有出去与其它小孩一起玩，而是独自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不出去玩呢？”我问他。孩子很专注地看着我说：“妈咪，有没有可能我曾经活过？”

　　他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我反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在花园里看到一只黑色的甲虫，我用树枝轻轻捅了它一下，它翻个身，肚子朝天，就不动了，好像死了一样。我很好奇它会怎么样，就坐在那里看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它突然又翻过身跑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自己曾经活过的感觉。死亡只是看上去死了，但就像甲虫一样，又会活过来。这表示我从来没有死过。另一个原因是，每天早上我醒来时，总有一种必需赶快起床，好去打猎，以便为我的妻子及孩子找食物的感觉。只是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的房间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小男孩，是你的儿子。但是，妈咪，我的妻子与孩子跟这里的人不一样，他们很黑，几乎是裸体的。”他难为情地笑着。

　　我兴致浓厚地听着，不让他看到我的讶异。等他说完之后，我问他：“那么你曾经是有孩子的父亲，但你住在那里呢？”

　　孩子拿起铅笔与纸，很确定地画了一间圆形的棚屋，屋顶上还开了一个特殊的通风口。在我们国家，他不可能看过这种棚屋。在棚屋的前面，他画了一个裸体的女人，乳房长长地下垂着。棚屋的旁边有一条河。远远地还有一些棕榈树。

　　他把画拿给我看时，告诉我说：“我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这些屋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小船也是我们自己砍木头做的。旁边是一条大河，但是我们不能下去，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只记得它们会咬人，因此我们不能下水。”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去年你试着要我下水时我大哭大叫，因为我害怕水里有东西会咬我。即使是现在，每次洗澡时，我都还有那种感觉。你还记得去年我们买了船之后，我就想要划船吗？你不让我划，因为你说我要先学会怎么划。但我就是知道我会划，因为我还记得自己是划独木舟的高手。你还记得，你禁不住我的要求，只好让我试试，你说我试了就会知道自己无法划那条船。但是大家都没想到我居然用一个桨，就能安全地在湖上划来划去，穿梭在其它船支与游泳的人之中。还有我们的树跟这里也不一样。”

　　他的手一边指着画上的棕榈树，一边说：“那儿的树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其它不同的植物。你看那是我打来的大鸟，那是我的帽子。”他所画的一切，是一幅完整的热带风景。他所画的自己，也是典型的非洲黑人。只是他所画的帽子是可疑的，它看起来就像是现代男士所戴的帽子。为了不打断他的想象力，我小心地问他说：“为什么你的妻子的乳房是长长地，垂下来的，丑丑地？”

　　孩子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他抬起头看看我，毫不犹豫地说：“因为她的乳房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丑。”然后很骄傲地加上一句：“她很漂亮。”这使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不是出自他的想象。最后我问他说：“你最后所记得的是什么？”

　　“当我正在打猎时一只老虎向我冲过来，我把我的矛向它掷去，但它还是跳到我身上，那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很有意思，我想你有过前世的生命是可能，你的记忆也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但是不要再想这些过去的事了。你可以跟我谈这些事，但不要跟别人谈你的前世记忆。”

　　“是的，妈咪”孩子说道：“我知道，因为大人总是认为这是怪异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妻子与孩子不知如何了？”

　　“这点我也无法告诉你。只是不要忘了，一切都会过去。但爱是永恒的，因此爱会引导你与他们再次相会。”

　　“喔，那很好！”孩子说完后就跑开，跟其它小孩玩去了。我把他的画收到我的日记本中。

　　我认真地看待他的记忆。因为他成长的每步我都很清楚，我知道他不曾看过有关非洲的书。我还记得他害怕下水时，我们都很讶异，因为他一向是非常勇敢，甚至是喜欢冒险的孩子。当我们第一次带他到湖边下水时，他又踢又叫，好像我们要谋杀他似的。我一再向他保证不会有事，我会在他身边，他才让我把他带下水。第二天也是如此，重复了几天以后，他才逐渐克服他的恐惧，随后他一下水就像鸭子般地在湖里呆上一整天。这也使我想起，小时候他所画的人物都是巧克力色的皮肤。

　　几年以后，当他十三岁时，我的邻居跑到我们的花园里叫我出去，因为我儿子爬上一棵极高的白杨树上，邻居认为他爬得那么高，一定会摔下来。

　　那里有好几棵大树，我叫他的名字，要他赶紧下来。

　　“为什么？”他在树上问我

　　“你先下来再说”

　　他一句话也没说，像小猴子般地，熟练地从树上下来，最后还从最低的树枝上跳下来。很不耐烦地问我说：“为什么我得下来呢？”

　　“因为爬那么高很危险。你在上面做什么呢？”

　　“我在上面筑了一个巢，在上面吃玉米比在下面吃更过瘾。上面的景色更好，我可以守望每一处。”

　　“总之让别人来警告我你在胡闹是很丢脸的事，不准再上去了。”

　　孩子愤怒地把脸转开，然后说：“我不可以爬树，因为你认为它是危险的。但是，当我生活在丛林中，爬的树比这还高，以便看到动物在那里时，你在那里呢？”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那里，但是，现在我在这里，而你是我儿子。”

　　他对这种回答并不满意，但因为我在其它地方给他充分的自由，他找到其它好玩的事，就没有再去爬树了。

　　当他十五岁时，他要求我们帮他买一套爵士鼓。他选了一个最大的，带有饰纹的鼓。然后就像他第一次划船的奇迹那样，回家后，他拿起打鼓的棍子，熟练地打出高难度的节奏。

　　他心醉神迷地敲打着，泪水从他半闭的眼睛流下来。他不谈自己为什么会打鼓，只有一次，他打了一种特殊节奏之后，对我说：“妈妈，这是我们远距离传送消息的讯号。”之后，又疯狂地继续敲打着。

　　又过了几年，一个朋友从印度旅行回来，我告诉他有关我儿子的记忆。朋友要我把我儿子所画的图拿给他看。仔细看了一阵子之后，他说：“这种棚屋是典型的，非洲中部的一个部落所居住的房子。这部族居住在非洲南部赞比西河（Zambesi）河畔，他所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帽子是非洲人戴的帽子吗？它看起来像是现代男人所戴的毡帽。”我说。

　　朋友微笑着说：“不，你错了，孩子是对的。他所画的帽子，是典型的，非洲那一部族人所戴的帽子。只是它不是毡制品，而是用芦苇编织成的。他打猎用的武器也画得很正确。那种在水中会咬人的妖怪便是鳄鱼。”

　　然后，他忍不住地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吸引一个非洲孩子来成为你的儿子呢？”

　　“我不知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俩都微笑地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

　　博纳：

　　许多父母像她母亲那样，总是抱怨儿女不知感恩，但他们不知道，抱怨反而拉长了与儿女之间的距离。尽管有时父母所玩的愧疚游戏，成功地使儿女们因而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被他们所控制，但这无形中也使儿女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无奈许多父母像她母亲那样，总是抱怨儿女不知感恩，但他们不知道，抱怨反而拉长了与儿女之间的距离。尽管有时父母所玩的愧疚游戏，成功地使儿女们因而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被他们所控制，但这无形中也使儿女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无奈。

　　蒂娜：

　　是的，如果做父母的能像她那样，理解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爱孩子，那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圆满。

　　博纳：

　　但是常常因为父母本身处于匮乏之中, 但又必须履行养育儿女的责任与义务,

　　这让她们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付出,而长久的牺牲便造成后来无止境的抱怨。有时候抱怨变成一种习惯，好像不抱怨就不知如何过日子。

　　蒂娜：

　　这时我们就要推荐一本书，就叫做“不抱怨的世界”，它所谈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却未能铭记在心中的简单道理。然而，看过之后，就会深入在心灵意识中，实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博纳：

　　她做了什么伤害她儿子的事呢？

　　蒂娜：

　　这要追溯到古埃及的那一生。其实她不曾故意伤害任何人，但错误的认知，使两个灵魂得各自走一段很长的，完全不同的路。经历三千年的锤炼，直到两人都成熟为止，才得以再度相聚，完成未了的因果。

　　博纳：

　　这就是恩宠法则，宇宙圣爱使一切事物归于圆满。这就如她对她的儿子所说的：“一切都会过去。但爱是永恒的，因此爱会引导你与他们再次相会。”希望那些因失去所爱的人而陷入在忧伤与绝望中的，能理解这点。

　　蒂娜：

　　是的，这种理解，曾带给我许多的治愈。

　　博纳：

　　她何以会吸引一个非洲的孩子来成为她的儿子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可以先预告吗？

　　蒂娜：

　　耐心地看下去，你便会明白整个前因后果，虽然我可以简略地告诉你整个故事，但这样将会剥夺你逐步了解整个因果关系的乐趣，也使你无法从中去领悟作者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二十、吠陀医学

　　我再度回到我的工作室工作。有一天，我突然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躁不安所淹没。我感到时光飞逝，自己却无所是事。怎么会这样呢？我问我自己，我每天都在工作，也几乎把整个图书馆的书都看过了，我不应该觉得自己在虚度时日。然而，回顾过去的几年，我听到内在的回答：“在帮助别人脱离苦难上，你确实是什么也没做。做一个妻子、母亲、雕塑家纯属你个人的生活。”

　　没错，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接到指派给我的使命。这几年我什么声音也没听到，我如何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人实在很天真，如果一个人无法战胜自己，他又如何参与神圣计划的工作呢？但是，每一个初步向生命目标觉醒的人，都是急于要治愈别人，而不是自己。然而，较高层面的上师们，必定是等到学生们不再如此天真之后，才会赋予任务。只是，那时候的我，尚未认清这点。

　　自从我立了誓言之后，我不曾忘记自己的生命目标。许多对一般人或对早期的我而言，可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已不再困扰我。许多想要满足自己性欲望的男人会对我说他们“爱”我，但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曾认识真正的我，他们只想满足自身肉体上的欲望。看清这是大自然的陷阱，任何奉承，都不会引起我的虚荣心，相反地，男人对我的垂涎与觊觎，只让我觉得很无聊，有着自己的尊严被贬低的感觉。可怜的人，当那一天他们丧失性能力时，他们将会是多么地空虚，难道他们无法超越性的层面吗？

　　当我看到只追求性的满足而陷入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中的人时，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如果你无法像个孩子般，你将无法进入天国。”

　　我爱我的丈夫，但已不再是那种带着男女情欲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之间没有挣扎，没有压抑，对男人不再有欲望，是极其自然的事。自从那天的夜晚，我清楚地认知到性爱是最大的欺骗之后，我便成为一个中性的人，不再是一个从另一个人身上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女人。我相信当一个人确实理解到这一点时，身体的欲求自然会随之转变。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我听到那熟悉的、沉默已久的声音：“为什么你忽视了你灵性上的能力呢？”

　　“我如何能不忽视它呢？我能拿它来做什么呢？”我问道。

　　“你很清楚，具有音乐、美术、雕塑等天份，并不代表这个人就会成为艺术家，要成为艺术家，他仍然需要一再地练习。”有天份而不努力，或努力却没有天份，都不足以称为艺术家。但如果结合了天份与勤奋，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你有表达灵性的天份，但你把它闲置在那儿。只要你努力练习，你将成为凌驾一切有形艺术的艺术家，你所展现的无形艺术，是超越一切艺术的最高艺术。

　　我的心加速地跳动着。我等这内在的指令已等了许多年，一直没有答案。除了继续工作，以及必要的家务事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学习心理学与雕塑，两者巧妙地相辅相成。当我为别人做雕像时，我深入研究我的模特儿的心理状态。往往在为某个人做雕像时，我会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建议，每一个给我做雕像的人，都与我保持心灵上的连接。

　　我的雕塑工作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专注使我打开对真理的领悟。但是，在我灵魂深处，我为不能听到HE的声音而哀伤。我的心灵因无法与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而枯竭。现在，我重新与这源头连接，HE让我知道，我需要练习那无形的艺术。但如何练习呢？有这种练习吗？如果有，我从来没听过。

　　我再次听到那内在的声音说：“寻找”。

　　“到那里去找呢？如何找呢？”我问道。

　　没有回答。

　　当天晚上，那位经常旅行印度的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家。当男人们兴奋高彩烈地谈论时，我愉快地看着我朋友的藏书。有一本书特别吸引我，因此我问他是否可以借回家看。我的朋友说：“当然可以”，我拿了书便参与他们的聊天。

　　这位朋友曾在我病得很严重时，教我以印度瑜珈恢复身体。这天，我问他是如何接触到印度瑜珈的。他告诉我，当他早期在印度的时候，一位印度侯爵请他一起去打猎。他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无法动弹。当他被抬回房间时，侯爵问他要找西医还是印度医生。我的朋友要求找西医。

　　西医给他开一堆镇静剂、止痛剂之类的药，叫他躺在床上不要动。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仍然无法动弹。过了六个星期，他的情况变得更糟。候爵来看他时，建议他让他的私人医生Ayur-vedic看一看。我的朋友立即同意。

　　“那是什么样的医生呢？”我问道。

　　“Veda是吠陀经，吠陀是最高的哲理”我的朋友回答说：“它包含了许多部份，Ayur-Veda

　　是与健康有关的科学，它包括种种与人体有关的奥秘，其中包括保健与治疗疾病的方式。六七百年前，吠陀医学便已知道如何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当时便知道病是由无数的、看不见的生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细菌所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些细菌是一种无形的邪灵，当邪灵入侵一个人的身体时，如果这个人的频率与这些邪灵的频率一致，他便会生病。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频率是不同于这些邪灵的频率，因此他们不会生病。现代西方医学说这是免疫力。

　　在吠陀医学经典中，对这些致病邪灵的外形与色彩都有详细的描述。他们的形状极为可怕，譬如导致黑死病的是一种黑色邪灵。导致黄胆病的是黄色邪灵。导致肺炎的是一种巨大的，带着火焰的红色邪灵所导致的。每一种疾病都是某种特定的邪灵所引发的。”

　　这时我想起孩童时期，弟弟生病时，口中叫着：“妈妈，妈妈，红色的人来抓我了，救命啊……”我还记得他挥着小手，想抵挡那入侵的敌人。大人认为那只是梦呓，印度却在几千年前便知道其中的原理。

　　我告诉我的朋友，小时候发生在我弟弟身上的经验，我的朋友一点也不讶异。他点点头说：“ 往往病人可以看到那些入侵他们的邪灵。”

　　我的朋友继续谈那位印度侯爵的医生，那位医生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年轻的印度人，医生检查后，回家拿了一些黑色药丸，要他一天吃三粒。离开时，微笑地对他说，三天后他就能再骑到马上了。我的朋友不相信地叹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的头就可以移动，年轻的印度医生又给了他一些药丸，并教他以意识引导呼吸。第二天下午，他便能坐起来，同时感到似乎有一股具有活力的气在他的脊椎上流动。第三天，他醒来时，感到一种清新与活力，他果真出去骑马了。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仍然在通信。他曾问这位医生，那神奇的药是什么。

　　“这是祖传的医学，由父亲传给儿子，当儿子在入这门科学之门前，他必须先发一个誓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出卖这门科学，目前没有人违背自己的誓言。”那位年轻的医生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些药丸的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药丸是在一个密封的坩锅中冶炼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种冶炼的过程，使其中的药草产生活络筋骨的作用。人的活力与治愈力来自骨髓，由于你的中枢神经在你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候因受伤而骤然紧缩，致使你的器官无法从中获得恢复的能量，这些药丸打通你的中枢神经，身体便自然恢复它的治愈功能。”

　　我的朋友问他道：“为什么这种炼药的知识要如此保密呢？为什么不传授给西方的医生，让更多的人受益呢？”这位印度医生沉默了一下之后，回答道：“这些药丸的能量，不只来自药材本身，还需要来自其它次元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经由人来传导。为了保持能量的纯净，炼药的人必须摒除一切欲望，包括性欲在内。因此一个男子要入门之前，必须先结婚、生子，以便这门科学后继有人。以我们的经验来看，西方的医生，没有人愿意为这些知识放弃任何欲望，更别说禁欲了。许多来自西方人，一直试着以各种方式要获得制造这药丸的秘方，我们看到他们要这秘方纯粹是为了名与利，拒绝把秘方给他们。许多吠陀医生为此受到酷刑，但仍然没有人把这秘方说出来。然而，从此以后，吠陀医生便不再接触西方人。当然，还是有极少数西方的医生，确实为了帮助人类而学习吠陀医学，在他们誓言终生禁欲后，被接受入门，并与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坚持不对外公开这秘方。”

　　那位印度医生还谈到：“对灵性一无所知的人，无法进入吠陀医学之门，因为一个人无法以知识来了解灵性，你只能体验它。我们不反对别人走在知识的领域上，只是要知道，至高真理是无法经由知识的途径来达到的。”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看出你对我们的医学有兴趣，不是出于个人的欲望，你是探索真理的人，我们很乐于帮助这样的人。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人类生命的奥秘，就练瑜珈吧！”然后，那位医生教他如何练习专注，以及一些基本的瑜珈功法。

　　当天晚上，我打开向朋友借的书，准备阅读，令我吃惊的是，我所拿的书居然不是我所要借的那本书。难道我拿错了吗？显然我是拿错书了！既然这样，就看看是什么书吧。我发现虽然它是一本很陈旧的书，是一本古老的文卷，但它的内容却吸引着我一页页地读下去。

　　书中谈到隐形的灵性指导团体。这圣团跟地球一样地古老。人类的肉眼无法看到他们，这圣团不断地接受与他们连接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意识层面上，不一定知道自己被这圣团所录取，因为这种连接，发生在当一个人的进展，已达到能完全放下自我的欲望，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在帮助别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时。当一个人已进展到决定放下个人的欲望时，这圣团的意识与能量自然会与他连接。

　　首先他会听到内在灵性的指引，提醒他成为灵性导师的困难与危险。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这圣团便接受他为一个团员。开始时，他处在试用观察期，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因为这观察期长达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之中，这圣团与他之间，将没有任何联系。他必须独自走过一个接一个，不同的考验。有些考验纯属于人类的道德范畴，譬如是一个人否能越过情欲、虚荣、贪婪、嫉妒、灵敏性等关卡，是否能不受外在环境所影响。

　　如果他能在孤立无援中通过这些考验，坚定自己的愿望，他才能被圣团接受成为一个工作伙伴。这时，他会从外在的现象中了解到自己已被接受。从那时开始，他会开始接受各种训练，以及特定的任务。开始时，这些任务相当容易，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他就会逐步被赋予更重大的，高难度的任务。各种任务之间的性质极为不同，有些是成为公众人物，有些是幕后工作者，有些成为四处流浪的乞丐，有些成为富豪。有些人成为显要人士的助理，有些人成为作家或演说家。有些人大权在握，有些人则是一个大工厂里的小工人。有时他们会具有极高的声望，有时他们在悲惨、穷困、低贱的状态中。有时甚至会呈现，圣团中的两个成员所做的事是互相抵触的。然而，无论被派到的是什么角色，他们都必需在无我的状态下完成他们的任务。拿到被指派的工作之后，一个人必须自己去策划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灵性意识进展得越高的人，责任就越大。

　　任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或伪称自己是圣团代言人的人，将会失去与圣团之间的连接。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已失去连接，因此可能会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相信自己仍然是圣团的工作伙伴。这样的人，圣团便以他们来考验其它人的识别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不能识别虚假先知的人，心灵之眼还是盲目的。

　　然而，做善事或避开邪恶之事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可以出自单纯的服从，以便进入天堂，或是因为害怕受到处罚、下地狱等恐惧心态。一切必须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

　　我越看下去，越兴奋。放下世俗的欲望？我想起许多年前，坐在床头暗自饮泣的那一晚，没有比那更坚定的誓言了。那时候，看到精神疾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所要承受的痛苦，我是如何地渴望帮助他们。我那种渴望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的欲望是那么地真挚，那么地深沉。上帝知道我的誓言有多真诚！

　　现在我想起我在那时候所听到的，清晰的警告，以及那之后，长达数年的孤独。算一算，正好是七年。是的，正好是七年！那么今天，我会拿到这本书便非属意外，它是一个讯息！

　　这经验深深地震撼了我，我颤抖着，但我仍然习惯性地，理智地审视这一切。然而，这么多的巧合，使我的理智也不得不相信，我已被接受为工作伙伴了。

　　我的心充满了喜悦与感激之情。我感受到上帝的恩宠与祝福，谦卑与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深沉的情怀，从那一时刻起，便恒常存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过。

　　博纳：

　　当我看到：“每一个初步向生命目标觉醒的人，都是急于要治愈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句话时，禁不住会心地一笑。

　　蒂娜：

　　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幸好只要我们能觉知到这是小我的意愿，终归会像她一样，理解到要先治愈自己，克服小我的意念。

　　博纳：

　　她能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同时，还能帮助别人，这已令我羡慕不已，为何灵魂深处还是哀伤的呢？

　　蒂娜：

　　从她所说的：“我的心灵因无法与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而枯竭。”这一句话使我们理解到，她的灵魂在这一生所要追求的，已不同于一般人，她的灵魂设计是要回到她在埃及入门时的原点上。

　　博纳：

　　我以前也曾有过自己生命几乎要枯竭的感觉。但自从与光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之后，便不再有这种感觉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凌驾一切有形艺术的艺术家”，如果能“达到超越一切艺术的最高艺术境界”，那就太酷了。

　　蒂娜：

　　会有这样的意念，表示你必然也有表达灵性的天分，我相信只要你继续努力，终会达到这样的至高境界。

　　博纳：

　　如果说炼药的人，必须保持能量的纯净，还得禁欲，才有效果，那我们现在所服用的药是什么呢？

　　蒂娜：

　　其实任何药物，尤其是批量生产的药物，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根本的治疗在于我们自身心灵意识的治愈与调整。那位印度医生也说了：‘这些药丸的能量，不只来自药材本身，还需要来自其它次元的能量。’因此如果我们在服用一般药物的同时，配合较高次元的能量，也就是光的能量的运用，达到心灵意识的提升与转化，相信会使我们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博纳：

　　圣团七年的考验期令我很震撼，从开始接触光的课程算起，真的大约有七年的时间，这中间，我真的是孤独地走过一个接一个，不同的考验。还好在那期间，你曾经告诉过我，孤独是初觉醒者的过程，这是让我能安然地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蒂娜：

　　我好像花了更长的时间去面对她所说的人类道德范畴的考验呢。即使是现在，这些考验也仍时时出现，我不敢说自己已全过关了。幸好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孤独。走在光的途径上，我们就与‘隐形的灵性指导团体连接，这圣团不断地接受与他们连接的学生。因此孤独只是我们的感受，实际上并非如此。

　　博纳：

　　说的也是，我们有带课的教师，班上的同学，网站上的教师与朋友在支持我们，不能再抱怨了。只是真正的考验，往往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诱惑力。我想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通过任何考验。

　　蒂娜：

　　书中的主角就是太自信了，认为自己可以抵挡任何诱惑，以致在埃及的那一世，跌落深渊，然后从最底层开始回升。

　　博纳：

　　当她这一生再度被接受为圣团的工作伙伴时，就是她重新回到当年在埃及入门时的阶段吗?

　　蒂娜：

　　应该说，她不仅在灵性的认知与领悟回到她在埃及入门时的状态，她还具有地球人类生命发展的体验。这是当时她所缺乏的。这样看来，她的跌落也是灵魂的选择，因此当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一切事物时，便能理解一切都是神圣的安排，即使在混乱中，也是完美秩序的一部份。

　　博纳：

　　看到同样为圣团执行任务，因各种任务之间的性质极为不同，身份地位居然可以差距那么远，让我感到好像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安于自己的现状，如果我们的处境不好，难道说我们就不要去改善我们的处境吗？

　　蒂娜：

　　我相信这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都可以。只要我们在一个正常社会所容许的范畴，努力向上，进行良好的创造，提升自己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与心灵意识，必然也是一种任务。她无意中拿到的那本古老的文卷，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我们需要理解与实现的指标。

　　博纳：

　　文卷提到有时甚至会呈现，圣团中的两个成员所做的事是互相抵触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指派的任务，不全都是为人类做正面的奉献，或者在社会上做一个正面的表率，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上负面人物的脚色，让大家透过他们的行为来反省什么是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需要修正与调整的地方。

　　蒂娜：

　　我想每件事物的呈现，都有多重的因素。无论是正面或负面人物的思想与行为，除了示现一种状态之外，也在完成与表达他们个人所要完成的体验与表达。参与或见证的人，必然也有需要从中学习与体会之处。

　　博纳：

　　我还真的不知道如何从这些反面教材中辨识他们内在的神性。

　　它甚至还说会藉用那些与圣团失去连结的人，来考验人们的辨识能力。这样说来，我的心灵之眼还真的很盲目！

　　蒂娜：

　　即使是一个古埃及的入门者，她在这一生也是走过一段很长时期的盲目阶段，最后终于拨开云雾，看见天日。我们只能继续走下去，体验我们需要体验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的，从中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最终我们内在的光亮，必然会为我们照见一切事物。在行星七中，第一个图形与密码就是“眼睛”，它的颂文是：‘我知我所见，我见我所知’。因此，当你希望能看清某种隐藏事物的真相时，可以进入这图形的运作。

　　博纳：

　　看了十九与二十这两篇，我终于理解到初级课程，粉红色之光的一篇肯定语意的真实含义：“我允许每一个在我生命中的人，表达他们自己，学习他们必须学习的课程，体验他们必须经历的事物。”“我以基督之光，以及完美的圣灵的意识来看所有的人际关系。”“我在灿烂的粉红色之光的环绕中。”

　　蒂娜：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这点，我们的心便是清净无染了。真的，只要能融会贯通，确切地实行上师们的教导，即使是在初级课程的阶段，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内在领悟以及外在表达。

　　博纳：

　　问题是我们无法一次就能理解与实践，我是几次回锅重修之后，才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蒂娜：

　　生命就是无止境地学习，每当我终于获得某些深刻的领悟时，我都是心存感激的。

　　廿一、灿烂的光

　　从那时候起，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更多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前来向我寻求如何找到喜悦之道。更多的探索者向我求助。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在一片黑暗中。如果我自己都未能解开生死之谜，我如何帮助别人呢？我如何治愈周围这些受伤的灵魂呢？

　　我的当务之急是脱离我自身的黑暗。我朝着内在声音所指引的方向去探索，试着透过我所能找到的好书来前进，我找到一本描述圣王瑜珈Raja

　　Yoga的密笈，圣王瑜珈是一个通往真实自我的途径。

　　我想立即展开这些练习，因为我已清楚地明白，阅读只是让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要现实与自我融合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需把这些知识具体实现出来。我要的是实相，而不是美丽动人的论述。从另一方面来说，通往自性的瑜珈，要求严格的禁欲。

　　我与我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知道灵性的追求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同意我进行这种禁欲的修行。

　　我的父亲买了山上座落在森林中的一幢别墅。让我可以单独地住在那里，那时我的儿子住在学校，只有假日才回家，而我丈夫经常出差，只有在周末才回家。

　　从小屋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山谷中的大平原，山谷中的河流缓缓流向远处，整个景色令人心胸无限地展开。

　　我常常在森林的小径中漫步，雉鸡、野鹿常来造访我。每天早上，我取了送到门口的牛奶之后，就到柴房里取出我当天所需要的柴，点上炉火之后，就开始我的练习。

　　这森林小屋是练习瑜珈的理想之地。森林的和平与宁静，以及大自然的纯净，置身其中，即使不练瑜珈，心灵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冥想与提升的状态。来到这里的人，自然被森林的灵气所启发，而开启对较高频率的敏锐度。

　　住在这里，使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高难度的练习，如专注与冥想。为了练习，我带了一本收藏了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瑜珈资料。它确实是一本智慧宝库。

　　每当我结束数小时的专注练习之后，我就潜心深入它的智慧与真理中，一步一步地，隐藏在这本书中的智慧，开始打开我的心灵之眼。在我的隐居生活中，我也研究东方哲学，主要是以吠陀经及奥义书为主。长期练习专注与冥想，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我的内在心灵。我不仅在行住坐卧中仍然在进行这些练习，即使在睡眠中也是如此。

　　有时候，走在森林中，会浮现一些我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景象。无论是醒着或睡梦中，我会看到一些在我这一生未曾谋面，但我知道是我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的衣服与名字相当奇怪，他们在梦中与我对话的语言，也是我这一生不曾听过的。

　　每当我进入静心冥想，让心灵深入内在自我时，我总是可以感到一双明亮的蓝绿色的眼睛在我之内，那光亮来自一个无形，伟大存在的眼睛。那眼睛焕发着难以形容的力量、爱与仁慈。我总是带着绝对的信心投入这爱的源泉中。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我毫无恐惧地深入那未知的潜在意识的世界中。

　　有一次，出乎我意料之外地，由那眼睛所焕发的光亮，驱走了那隐藏在我心中的黑暗，一切都清晰明白了。当我坐下来冥想时，那灿烂的光像往常一样地出现在我的内在中，然后，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那双熟悉的眼睛。

　　当它更为清晰时，我不仅仅只是感觉到它，而是“知道”那双充满光芒与力量的眼睛正在看着我，它们的爱照耀在我身上，然后，我清晰地感到从那眼睛所放射的光芒，我意识中残余的疑惑消失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着深蓝色眼睛，高大而庄严的身躯呈现在我眼前，他的外形，他的脸，他的眼睛是如此地熟悉，我知道那就是HE！

　　博纳：

　　“阅读只是让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要现实与自我融合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需把这些知识具体实现出来。”这是多么确切的一句话。我们通常只是喜欢阅读、钻研、谈论深奥的逻辑与事物，以为这样就很有学问了。但这样往往还是无法解决自身的许多问题。

　　蒂娜：

　　是啊，许多学生因认为“光的课程”只是一连串的清理过程，没有太深的知识与逻辑而失去兴趣。幸而，也有许多人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理与觉知的课程而继续走下去。我常想这些人真的是有福之人。她所练习的圣王瑜珈要求禁欲，“光的课程”有这样的禁忌吗？

　　博纳：

　　“光的课程”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让每个人依自己的进展做选择。我相信任何选择都没有是非或对错，因为一切经历都是为了学习。

　　蒂娜：

　　一个有配偶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到了这样超越性的阶段，如果配偶能像她丈夫那样理解就好了。

　　博纳：

　　他们俩的灵魂，历经锤炼之后，已进展到可以互相支持的程度。这也是她的因缘成熟之故。我常想，如果她在沦为乞丐的那一生，对遗弃她的男人，产生怨恨与报复之心，这生恐怕就无法这么圆满了。

　　蒂娜：

　　如果她那一生有瞋恨之心，会是一个怎样的现象呢？

　　博纳：

　　很可能得生生世世在恶性因果的循环中，上演一集又一集爱恨情仇的肥皂剧。

　　蒂娜：

　　是的，我看到她那一生在最后走的时候，只有悲伤与遗憾，没看出她有任何的怨，所以她这一生的圆满，来自于她善良的本性。看来不怨恨，不报复，让因果在宇宙法则中自然平衡，是对自己与对别人最好的方式。

　　博纳：

　　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生命结束，神识要离开身体之前，处在什么样的思想意识状态中是非常重要的。

　　蒂娜：

　　人生无常，我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一天会到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心灵意识的改变，不是说一说，或想一想，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平时就要对自己的思想意识保持觉知。很羡慕她可以在隐居的生活中，研究东方哲学。她的研究主要是以吠陀经及奥义书为主，但以我目前的工作与生活，我实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经典的时间，我是否会遗漏了什么。

　　博纳：

　　回归自性的途径有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让每个人得以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去修。在彩虹桥一书中，也说到在人类不同的进展阶段，较高次元会不断地赋予人类进展的新方法。你只要采取最适合你的方式即可。

　　蒂娜：

　　人总是这山望那山高。事实上，“光的课程”是一个古老方法的更新版。练习专注与冥想，配合上师们的讯息，我的心灵之眼也在逐步打开中。看来我不需要再去贪求其它的东西了。

　　博纳：

　　是的，当我们内在所焕发的光亮，驱走了那隐藏在我们心中的黑暗时，我们便会清楚地明白一切事物。

　　廿二、过去成为现在

　　HE站在那里平静地看着我。明亮的眼光中带着深沉的和平，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这震撼我灵魂的时刻，以及能够再次看到HE的巨大喜悦。那高贵的脸庞是平静的，但是眼睛微笑地看着我，我知道HE很高兴看到我终于完全觉醒过来，能够再次看到他。因为这中间仅管我看不到他，他一直在看着我。

　　HE的眼睛总是能够穿透那遮盖我意识的薄雾。HE看到我所有的挣扎、痛苦与悲哀，HE一次也没有遗弃过我。相反地，HE总是一直在帮助我醒过来。

　　那记忆强烈地震憾着我，那原本无法以意识去觉知的朦胧影像，突然变得如此清晰明显。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意识中，深埋在我潜意识中的记忆，现在像一幅拼好的拼图般完整地呈现出来。在尼罗河畔，金字塔国度的前世生命，现在有如一幅完美的图画呈现着。

　　随着我这一世的感觉逐渐消退，前世的记忆变得更鲜明，我已对前世的自己有了全面的觉醒。我现在所居住的森林小屋、前面的平原与河流一点点地消失了。HE也不在视线中，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妇人开怀地对我笑着……。

　　啊！当然要高兴，今天是我十六岁的生日，我正在穿礼服，以便参加我父亲立我为后的庆典。我将继承母亲的后位。银盘上放着精巧的珠宝，奶妈正在帮我穿衣服。

　　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过世，我只记得她是如此地苍白纤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可以看到她最后一次看着我时，那充满爱与悲伤的眼神。今天，我代表她成为这国家的王后，我感到这种连接更为紧密。

　　穿戴完毕后，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是一个苗条、纤细、精巧的年轻女子，脸上充分地显露出自信与优越的表情。我是虚荣的；我喜欢看到镜中的自己。我那亲爱的、善良的奶妈认定我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女子，她的脸上流着喜悦的眼泪。

　　两位年长的宫廷侍者，引着我进入接待厅，他们带着我走过站在两旁的官员，朝着法老─我的父亲及我的丈夫走去。他坐在金色的王座上，法老Phar-ao的意思是"Great

　　House"，表示他的身体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上帝居住在他的身体内，经由他的身体放射光明。

　　他明察秋毫的眼光，使那些说谎的人不由自主地低下头。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毫不畏惧地看着他，与他的眼光相遇。从他眼睛所焕发出来的光，是充满爱的光。他可以看到每一件事。他看到我的虚荣，就像他看到我所有的不完美之处，但是他理解一切事物。他本身即是爱，他是我父亲。

　　他那头华丽高贵的狮子，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王座旁。狮子的威严与宏伟，是法老至高权位的象征。我来到王座前便站立着，法老站起来，走下台阶，转向侍者，拿起侍者捧在手上那华丽的黄金打造的披肩，为我披上。然后他拿起金色的后冠，戴在我的头上。后冠上铸着一条金蛇，代表统治者是神之子的家族，也代表入门。

　　然后他牵着我的手走上台阶上的王座。我们转向文武百官司，他向他们宣布我已成为皇后，他的妻子。我在他的左边与他平坐着。文武百官司带着他们的妻子，一一向我们行跪拜礼，首先朝着法老，然后朝着我。我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座位上。仅以眼光与他们的眼光接触。我想着，现在我代表我母亲的精神，这使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与任务。

　　在行礼的百官及其家属的眼光中，有些是带着真正的爱与尊重，有些是羡慕、好奇或卑屈。法老的侍者鲁卡哈也来到我面前跪拜，但他的眼光同时带着嘲讽、鲁莽、谄媚与奉承。我冷冷地看他一眼，然后是一些儿时的玩伴，他们的脸充满着温和的爱，与他们的眼光相会，使我感到幸福与温暖。

　　典礼结束时，法老站起来牵着我的手，走下台阶，穿过百官，离开大厅，来到他的房间。父亲坐下来，指示我坐下之后，充满笑意地对我说：“从现在起，我们会比较常见面，因为你将在公众场合中代替你母亲的职责。你已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为了让你对这特殊的一天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可以说出你的任何希望。我想你早已知道我会问你要什么礼物，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早就准备好答案了。如果我像其它女子那样，我可以要求美丽的珠宝，或四处旅行，或一只训练好的幼狮，或任何物质上的东西，但那些都不是我要的。

　　“父亲”我说：“我头冠上的装饰，是不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父亲看着我的前额，然后对着我的眼睛回答道：“金蛇是君王之家的象征，代表神之子。”

　　“是的，父亲，但它也象征入门。我没有资格戴它，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我要入门！我希望你能答应我的要求。”

　　父亲很真诚地看着我说：“我的孩子，要别的东西吧！你还太年轻，还没成熟到可以接受入门。稚嫩的幼芽不能放在阳光下曝晒，否则会被晒干，而无法成长。等你在地球上有了一些必要的经历后，确实体验过物质生命之后，再入门。现在入门会使你的未来要面对更多，更艰难的课题。为什么要让自己去面对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呢？听我的建议，要求别的东西吧！”

　　“父亲”我回答道：“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我想要的东西了。这世间的一切物质，再美好的事物，都是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本身。我希望能体验那至高实相。”我继续要求道：“父亲，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只是一个梦幻，每一事物都在过去与未来之中流动着，我要体验那永恒的当下，我要至高实相，我要入门！”

　　父亲越听，脸上的表情越是哀伤，“你灵性的觉醒来得过早了”

　　他说：“我只能问我的哥哥普塔霍特普Ptahhotep，他是庙宇里的大祭司，也是我们神之子的族长，我将问他是否可以接受你成为他的学生。愿上帝永恒之光照耀你的途径。”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并祝福我。我想投到他的怀中去感谢他，但身上重重的头冠与饰品，使我无法弹跳。父亲慈爱地看着我说：“从某方面来说，你还是个孩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已长大成人了。如果你要入门，你必须学会自我控制。”

　　我笑着说：“我已能自我掌控了，父亲，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可以做到。”

　　“是的，我相信你，但是你是否随时都愿意这么做呢？”他微笑地问我。

　　“父亲，什么事都要自我控制很无趣呢。”

　　“问题就在这里”他慈爱地点点头。“如果你觉得老是要自我控制很无趣，这中间就有很大的危险。要紧紧地记住一点，即使是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如果你的意志未能集中在控制你所爱的狮子上，如果他在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你就没救了。较低自我就像动物一样，像狮子一般地，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它们，然后它们才会以本身巨大的力量为我们做事。永远记住这点。”

　　我向父亲道别，他送我到门口，把我交给在接待室中等我的随从。我心中想着，这些仪式多烦人啊！我只是要回我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得这样慢慢地走在两个老人之间呢？我宁愿自己跑回房间，奶妈必然兴奋地在等我呢。

　　我克制自己，慢慢地以高贵庄严的脚步走回房间。我走进房间，站在那儿让奶妈看我身上的饰品，她疯狂地称赞我的高贵与美丽，说我像极了我母亲。我对她说：“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你只是看到我的身体，你看不到真正的我。”

　　“喔！”奶妈说：“我看不到真正的你，那你就不要那么骄傲，那么高贵庄严地站在那里啊！”

　　这时，我们两个都笑了，尽管她的知识有限，但总是能诙谐地回答我，她看到我的弱点，我的虚荣。然后，她轻柔地帮我拿下那些金饰品，因为鲁卡哈在外面等着把这些贵重首饰收到宝库中，以便我在下一次的庆典中使用。

　　自从母亲逝世之后，一直就是奶妈带着我，我与她之间，比与任何教育我的宫廷女官们还亲近。她打从心里爱着我，宠着我。与她在一起，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任所欲为。

　　在我孩童时期，很少看到父亲，他是我们国家的伟大人物。他到地球上来的任务是教导在地球上的人之子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让人民展开快乐的生活。这重大的任务，使得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给我。当我在花园里与其它小孩玩时，他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我。当我还很小时，他会把我抱起来，或跟我一起蹲在地上玩一小会，然后他慈爱地看着我，祝福我之后便离开。他跟我说话时，总是像跟大人说话一样。像我们这样属于神之子的一族，无论是年长或年幼，对灵性意识的觉知是与生俱来的。当我稍长一些时，他会带着我一起在林子里散步，如果我累了，他会把我扛在肩膀上，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大自然的秘密。我发现他的知识令人着迷，有一次我对他说：“父亲，我很希望能像你这样知道一切事物。”

　　他回答我说：“当你入门时，你自然能理解天地间的一切事物。我不曾忘记他的这句话，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耐心地等着自己可以入门的那一天。

　　当奶妈问我今天要的是什么礼物时，我回答她说：“当然是入门啰！”

　　“什么？”她一脸的惊慌，“你不会要离开宫廷，与学徒们一起住到庙宇中吧！为什么你不要求一些珠宝，或要求一个艺术家为你做雕塑呢？任何要求都比入门要好。”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我回答道：“我只要入门，其它什么也不要。我要那些身外之物做什么？我今天已得到许多珠宝，但我并没有比以前没有这些贵重饰品的时候更快乐。谁又在乎几千年后，人之子对我的雕塑有什么样的评价呢？唯一能使我快乐的是，领悟生命的至高真理。因此除了入门之外，我什么也不要。”

　　奶妈绝望地叹息着：“你一旦下了决心，便没有人能改变你。只是我觉得入门会给你带来许多危险，拜托请你换个别的吧，法老怎么说呢？”

　　“他答应我跟大祭司普塔霍特普讨论这件事，现在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不要破坏我美好的一天！”

　　博纳：

　　古埃及“入门”的定义是什么呢？

　　蒂娜：

　　书中未有明确的定义，我对入门的理解是，开启对内在灵性的觉知，展开与宇宙势能共同运作的能力。

　　博纳：

　　她的父亲对她说：“等你在地球上有了一些必要的经历后，确实体验过物质生命之后，再入门。现在入门会使你的未来要面对更多，更艰难的课题。”那我们现在进入光的课程的入门，是否也是一样会面对更艰难的课题呢？

　　蒂娜：

　　觉得“光的课程”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传递下来，是因为目前许多投生在地球上的人，曾经是入门者，并已累积了许多生命的经验。现在，再一次地在行星课程中入门，是为了清理在银河黑夜期所累积的业力，因为这宝瓶座时代，是化经验为智慧最好的时候。

　　博纳：

　　常有人对我说，修行会把业力引发出来，所以他们不敢修。

　　蒂娜：

　　在这地球进入光子带的时代，不再有任何黑暗可以被隐藏。因此，无论你是否修行，你都无处可遁。反而是如果我们趁着这股势能上升，便可以快速地走出因果的学习课程，否则将陷入在更多的业力中。

　　博纳：

　　是的，我看到在医院中，监狱中，甚至一般陷入在困境中的人，更多的是对灵性意识一无所知的人。正是那些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人，可以在净化与提升中避开不再需要的因果的学习。不过我同意她对她父亲所说的：“什么事都要自我控制很无趣呢。”

　　蒂娜：

　　我也觉得很无趣，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之内，还有许多属于人性的本质。而灵魂所追求的，是较高神性的喜悦。事实上，法老已经在暗示她，不能掌握自己所可能面对的危险。

　　博纳：

　　我曾被告知要放下控制。所以我们到底该不该自我控制呢？

　　蒂娜：

　　如果在你需要释放某些负面事物的时候，仍然压抑、控制着你的情绪与欲望，那么你是需要放下这种控制。也许别人所提醒你的是放下对别人的操控，或控制事物的权利欲望，叫你不要用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法老所说的自我控制，是控制自己较低体系的思想，行为与欲望。她在埃及的那一生，正是因为在重要关头时，不愿意控制自己那种想改变别人的欲望，使她从女祭司的意识层面跌落到最低的意识层面。你继续往下看便会理解。

　　博纳：

　　这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过程，我已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她如何入门成为女祭司，又是如何跌落，相信她的过程可以让我从中获得许多启发。

　　廿三、普塔霍特普(Ptahhotep)

　　那天晚上，奶妈陪着我，从皇宫经由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庙宇中，去见我的伯父，神之子大祭司普塔霍特普。大祭司是所有祭司中职责最高的人。同时，他也是最高的医生以及建筑师，因为他知道所有大自然的奥秘。他来到地球上的任务是引导人之子向自己的灵性打开，并把科学教给他们。他在父亲之上，因为他不曾真正落入地球的物质世界。而父亲因为与母亲结婚，而使自己根扎在地球的物质层面上。

　　我们一路上默默地走着。奶妈已知道当我沉思时，要保持安静。一个学生在门口等着接我们进入庙宇中。奶妈在接待室等着，在长廊的另一端，大祭司在一个较小的接待室中等着我。

　　HE，上帝的代言人，端坐着。这是我第一次靠近他。深蓝色的眼睛几乎像是黑色的，因为它有如无底深渊般的深邃。看着他就像在夜晚看那布满星星的天空，整个宇宙都在他的眼睛中。他是爱的化身，这永恒的爱渗入我的整个存在，并在我之内焕发着。我很自然地跪在他脚下。普塔霍特普伸出手把我扶起来，说道：“我的小女儿，永远不要在有形物质面前下跪。同一个上帝也在你之内，在整个受造的世界之内。现在起来告诉我你到这里来的原因。”

　　“我的灵魂之父，我要入门。”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是我要成为全知与全能。现在的我，像囚犯般地，在黑暗中，完全受我无法知道的无形势能所控制，因此我无法掌握它。我要能够看清一切事物，我要像您与父亲，以及其它的入门者那样，可以了解一切事物。”

　　普塔霍特普回答道：“入门代表觉知。你觉知的程度是配合你的神经系统的发展，以及你的身体对这较高势能的阻抗力而决定的。”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较高灵性有了某种程度的觉知时，他自然能引导较高，较强的能量进入他的身体。然而也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神经系统与身体对这巨大势能的承受力提高到最高的程度，以便承接神圣力量而不致伤害身体。入门也代表全知与全能。”

　　“我的灵魂之父，我理解这点，这正是我所渴望的。”

　　普塔霍特普沉默地看着我，我感到他的目光扫描似地看穿了我整个存的每一部份。最后他说：“你将会入门，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还没做好入门的准备。你还没有学会控制在你身体内的神圣创造力量。如果在你尚未学会控制这物质显像的创造力量，便进入这属于灵性层面的力量，对你来说，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什么样的危险呢？我的灵魂之父？”

　　“如果你达到灵性意识的最高层面，并知道如何运用这股力量，从而将它导入你较低体系的中枢神经，你的中枢神经很可能受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意识会跌落到比你这一生还要低的层面。”

　　“你还没有引导这力量的经验。意识的觉醒必须从显像世界的最低层面开始，这样，你所引导到你身体中的，便只限于与你较低体系的发展相应的力量。这样你的神经系统便有适当的承受力量来传送这股注入的能量，不会因能量的负荷过大而受伤。”

　　“我的灵魂之父，”我回答道：“传导神圣力量进入身体，并体验这力量在身体中是什么意思？我如何学习掌控这股在身体中的力量呢？如果入门要从这里开始，如果我必须先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我希望立即开始为入门做准备。”

　　原本肃穆的普塔霍特普，听到我这么说，随即破颜而笑，他对我说：“立即？我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要在最低层面的物质显像世界中觉知神圣的创造势能，你要先经历肉体的爱。你必须等到你被某个年轻人所吸引，直到他的阳性能量唤醒你的心，并在你的阴性能量中产生力量。你必须先理解爱的力量，因为除非你先有这种经历，否则你无法控制它。它将不断地诱惑你，使你跌落到比你现在的意识更低的深渊中。”

　　“我的灵魂之父，我永远不会陷入肉体之爱！我不受爱的诱惑，我也不怕这种危险，因为对我来说，它确实不会危害到我，请您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又回到原来的严肃，他说：“我的孩子，你认为爱不会对你造成危险，是因为你不理解这股巨大势能的力量有多大。能面对自己不明白的危险，不能称之为勇气，也不能说是具有抵抗的力量，只能说是一种无知。因为你缺乏经验，你不知道爱的诱惑力量有多大，所以你相信自己能够掌握这股势能。但是，不要忘了，爱也是神圣创造势能的显现，因此它的力量与上帝本身是一样大的！你无法毁灭这创造势能；你只转化它。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股势能，你便不知道如何转化它。现在，做个好女孩，回家吧，等待你的命运把你带入这经验。当你经历过爱，理解爱的含义，并清楚地知道这股势能，你可以回来，我会把你带入门。”

　　这时，我跪倒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拚命地乞求他：“不，不，请不要支开我，不要拒绝我的入门！我可以抵抗任何爱的诱惑，我不会摇摆不定，我求您，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再次微笑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感到巨大的能量，像一股强烈的电流从他的手中流出，进入我的头。

　　“孩子，你认为跪倒在我的脚下就能改变我的心意了吗？绝对的自我控制是入门的条件之一。孩子啊！孩子，在自我控制上，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呢，你的自信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差距太大。先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再回来见我。”

　　我看到他已不再说话，只得站起来，“我的灵魂之父，我可以现在离开，但你不会遗弃我吧，我还可以再来吗？”

　　普塔霍特普慈祥地回答道：“我知道你从很小的时候便是孤独的，你现在还是如此。这是为了让你发展独立而必需如此。但是，你不曾孤单的，你必需要能感受到这点。说真的，基于血缘的法则，你与我们之间的缘份是永恒的连接。即使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仍与你在一起。我在你来之前便已知道你会有此要求，我也知道等在你前面的是什么。但我们一样要遵从法则。放心吧，你是我们的成员。”

　　我弯着腰深深地向他鞠躬，接受他的祝福。然后离开。在外面等着我的奶妈问道：“你为什么在里面那么久？请你告诉我整个经过，你将入门吗？”

　　“神之子不给我入门，他说我在地球上还没足够的生命经验。”

　　“谢谢老天爷！”奶妈欢天喜地地说：“我不是告诉你入门对你不是好事吗？我就知道！”

　　“是的，你什么都知道，现在让我安静一下，我要思考……”

　　当晚及次日，我一直在想普塔霍特普，神的化身。我一直知道我的血统是神之子的基因，但亲自听他对我说他是我灵魂的守护者，真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他是在地球上，我肉眼可见，代表上帝的人。只有他理解我的一切，我与他之间的沟通，不需要语言，我也知道他永远不会对我生气，因为他就像上帝一样，从最高层面来看一切事物。普塔霍特普可以看到我每一思想行为的动机，有些动机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然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必需先要有男女之爱的经验才能入门。我永远不会陷入在爱情的。我只要男人看到并赞叹我的美丽，而他们都这么做了，我已满足了。我灵魂唯一的渴望是入门。我不能等到有爱的经验，因为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当天晚上，在忧愁的奶妈的陪同下，我再次来到庙宇，求见普塔霍特普。

　　这次普塔霍特普坐在椰子树下，我向他鞠躬，他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等着我说话，我默默地站着，我知道他知道我来的目的。他让我站在那儿一段时间之后，站了起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问我说：“你有事吗？”

　　“我的灵魂之父，这是你已知道的，我很苦恼，因为你拒绝了我的入门。”

　　普塔霍特普一边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说：“我昨天已告诉你耐心地等待！只要记住我昨天告诉你的有关创造的力量，然后像年轻人一般地过你的生活。与其它的年轻人一起游玩，享受你的生命，这段期间不要再去想入门之事了。”

　　“父亲”我激动地回答道：“无论我做什么，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入门。我对什么事都没兴趣。”

　　“你现在入门还太年轻，当你经验了地球的生命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会让你入门。”

　　我只得向他鞠个躬，走出庙宇。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眠，我不要这种灵性的黑暗，我要入门。为什么我要等呢？如果我现在不会恋爱，入门之后我也不会恋爱。我已经知道肉体的爱是大自然为了传宗接代而设置的本能。为什么没有经验就会有危险呢？我有足够的理智与觉知来保护我自己，我不会陷入大自然所设的爱的圈套。我可以抵挡诱惑的。就这样，在一整天的烦躁不安之后，到了傍晚，我已无法再忍耐，我再次来到庙宇求见普塔霍特普，我要告诉他，我不怕诱惑，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挡一切诱惑。他可以让我入门。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多么地愚蠢啊！我应知道普塔霍特普早已预见如果我当时入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然而，即使是他，也需要服从神圣法则，也必须耐心地看着我轻率地冲向毁灭，落入深渊之后，再以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爬上来。

　　他再次接见我，“我的灵魂之父，我想服从您的指示，但我不能。我渴望这些真知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绝对相信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挡肉体的诱惑。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请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一动也不动地闭着眼睛，我焦虑地等着，最后，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走过来牵起我的手说：“神之子的家族有一规定，如果神之子中有人连续三次要求入门，我们便不能再拒绝他。因为这表示入门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可能因此要面对许多危险。我会与你父亲讨论你如何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还能入门。通常学生在这期间是住在庙宇中的，但因为你王后的身份，我们必需另作安排。现在，你先回去吧！”

　　我想抱着他感谢他让我入门，但我宁愿显示我的自我控制。普塔霍特普笑着对我说：“无论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它已经如同是一种行为，永远不要忘了这点！”

　　回宫廷的路上，我有如腾云驾雾般地，欣喜若狂。但是奶妈从听到我入门的请求已被接受开始，哭得像我即将死去一般地，不仅扫兴，我自己也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阴影。到了我就寝时，她还在说她有不祥的预感时，我已无法再忍耐，我对她说：“在我十六岁生日过后，他们就要把你从我身边调开，你知道那是规矩，因为做为法老之妻，我只能由宫廷的女官来陪伴，我好不容易说服法老让你留下来，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哭丧着脸，我就要把你换掉。我知道他们都是很无趣的人，但是他们至少不会管我个人的事。”

　　可怜的奶妈，是如此害怕被我送走，立即停止哭泣，她眼中所流露的爱与关怀，使我开怀地笑着拥抱她，并对她说：“我不会把你送走的，永远不会，我爱你，你是唯一全心全意爱我的人，我会永远让你跟我在一起。不要担心我的入门，它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只会对我有益！普塔霍特普会照顾我，他会一直在我身边。”

　　奶妈离开时回头对我说：“我希望入门不会伤害你，但是每当我听到由金字塔中所发出来的闪电与雷声，一直都很害怕，我希望你不要去碰那些东西。”

　　“不会的，现在做个好女孩，回去睡觉。”

　　她离开后，我想着她所说的，由金字塔所发出来的闪电与雷声。是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偶尔会有闪电与雷声从金字塔中发出来，过后便会下雨。我已习惯它，从没想过它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要入门了，入门之后，我将会知道产生这种现象的秘密。

　　随后，在美好的期待中，我入睡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博纳：

　　普塔霍特普对她所说的：“你的自信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差距太大。先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再回来见我。”使我想起在《漫谈宇宙次元》中，我们谈到人类在银河黑夜期累积经验，进入光子带时，便是净化与提升的时候。这好像是人类注定要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

　　蒂娜：

　　这是因为人类在宇宙中有特定的使命，因此必需先在三度空间获取一些经验。这是宇宙中那些在受造之初，就已经是完美的存在们所无法体验的。许多其它次元的存在们，对我们能有这样的物质经验是极其羡慕的。

　　博纳：

　　很多人从书本上获得很多知识并因此而产生自信心，但是如果没有透过生活的体验去内化那些知识，这些知识就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了。

　　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很多事情我们头脑知道，但是真的面对考验与挑战时，还是束手无策。

　　博纳：

　　就像女主角自以为可以抵抗那些诱惑，所以不愿意耐心的从最低层面开始经历，我们也一样。常常因为自以为是，而对许多事物升起傲慢心。

　　这真的是很大的陷阱，需要时时觉知才行。

　　蒂娜：

　　另一个要保持觉知的是，普塔霍特普的那一句：“无论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它已经如同是一种行为！”所以思想意念也是一种行为。

　　博纳：

　　现在要我完全不起心动念太难了！我还是先从觉知自己的意念，控制自己的行为开始吧。

　　蒂娜：

　　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伟大了。

　　廿四、神之子

　　第二天，法老召唤我去见他。当他接见他的官员结束之后，宫廷的侍卫来护送我去见他。

　　“孩子，”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与普塔霍特普所讨论的有关你的入门之事。”

　　“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他笑着回答。

　　“父亲，那么你们是怎么讨论的？”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头形？”

　　“是的，我的后脑比起人之子的头形要长出许多。然而，你以及普塔霍特普，和我们的族人的头形，都一样是长形的。为什么我们的头形与人之子的头形不同呢？”

　　“孩子，为了让你理解地球上的一些事物，首先你要了解地球的进展史。”

　　“地球就像宇宙的其它星球一样，在恒常改变的法则下。神圣的创造势能，从永恒的本源焕发，其能量之波不断地扩展着、创造着，也就是说，任何物质显像都是由这种势能所形成。

　　当某些事物的发展达到至高点时，便自动退转。然而，从灵性进入物质，再从物质进入灵性的过程需要好几亿万年的时间。改变是有规律地进行着，但是人类无法观测或注意到这些改变。另一方面来说，某些需要几千年缓慢地变化的东西，机缘到时，会突然间有着明显的改变。”

　　“地球上曾有一个种族与现在的人种极为不同。这种族不仅灵性上与现在的人不同，身体的结构也不同。他们的外形较为纤细优美，头盖骨是长形的。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出于精神法则。这些人对灵性层面以及上帝的创造有清楚的认知，他们不会自私地只顾满足个人身体上的欲望。这些人被称之为神之子。他们的生命是基于灵性、爱与无私。他们不会因受到身体欲望的驱使而在灵性上制造阴影。”

　　“这灵性较高的种族理解大自然的奥秘，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力量，并能掌握这些力量。他们的知识渊博，不需要用身体辛苦地劳动，便能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运用大自然的力量，将物质转化为能量，能量转化为物质。因此他们过着轻松愉快的日子。 ”

　　“同时，地球上有另一个与神之子的形体类似，但内在灵性不同的种族也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灵性的发展极低，他们对灵性不仅迟钝无知，而且只知道有身体的存在。他们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不仅与大自然、野兽搏斗，彼此间也不停地在争夺着。他们是当今人之子的祖先。你在我们国家所看到的人之子，是典型的由这两个种族混血之后的后代。”

　　“如我刚才所说的，变易的宇宙法则是持续运作的。地球恒常处在改变的过程。目前的状态是，神圣创造的力量正在消退，物质化的种族将逐渐崛起，原本由灵性较高的神之子所掌管的地球，将逐渐由物质化的种族所取代。”

　　“灵性较高的种族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退到精神世界，留下人之子在地球上一段时间，以地球的时间来算，这段时间是好几千年，这是为了让人类能以自己的力量，独立向上提升。不过在离开地球之前，灵性较高的种族将他们特有的力量注入到灵性较低的种族中。因此，原本住在洞穴的动物性的人类，依神圣法则逐步进化到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而掌管整个地球。”

　　“最终，透过遗传法则，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转化过程，这物质化的种族将能超越物质欲望，向较高灵性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神之子的种族，做了一个很大的奉献，就是他们娶原始人类的女儿为妻。经由第一代的混血，培育出新的类型、新的人类。神之子与人之女的结合，产生许多不同类型的后代。有些是倾向物质性的，有些是倾向灵性的。”

　　“那些从母亲那边遗传原始人的特质，头脑完全没有开发，从父亲所得来的灵性力量完全用于身体层面，因此他们发展出极其强壮的身体。”

　　“有些则是具有极高灵性的后裔，将他们所遗传到的创造力量经由头脑而非身体来运作。”

　　“这些具有较高灵性的人，被赋予的任务是，领导并教导灵性较低，动物性特质较强的族群，以及刚才所提到的混血的新族群。这些任务包括教导他们科学、思想、艺术等以发展他们的文明，并以宇宙圣爱、无私的精神为生活的基本原则，为他们展现较高生命质量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是由专制与苛刻人所统治，有些国家是由具有爱与智慧的人所统治。”

　　“在改变的过程中，较高的灵性智慧将逐渐消失，人类对入门者的秘密科学只能从历史与传说中去知道有这些事曾在地球上发生过。然而，基于遗传的法则，即使在人类发展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也有神之子降生地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与苦难的时候。”

　　“父亲，”我问道：“我们的国家是神之子的国家吗？”

　　“不是的，神之子所居住的家园已完全被毁灭。从那以后就很少有神圣种族的后代诞生。大部份的神之子脱离身体之后，便不再投生地球。最后，地球上只有少数纯种的神之子的后裔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

　　“由于两个种族混血之故，有些人从他们的父亲处遗传到能量创造的知识，但也同时从母亲处遗传到自私自利的特质。然而，由于他们具有神之子的血统，被允许进入庙宇中学习，他们以从父亲处所得来的灵性知识，获得入门。然而，他们的自私与堕落，使他们把所学到的灵性知识、大自然的力量，以及庙宇所用装置与设备用在黑魔术上。 ”

　　“当时还生活在地球上的神之子看到这种情形，知道盲目的贪婪，将会使一些人误用这些知识与设备，届时整个地球将被摧毁。因此最后一批神之子建立了几艘巨大的船，秘密地把特殊器具与设备装上船，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带着家畜，离开那即将被摧毁的地方。他们分别航向不同的方向，有人朝东，有人朝西，有人朝北，朝西航行的那艘船，就到达我们现在的地方。 ”

　　“实行黑魔术的团体很快地失去掌控他们的器具的能量。就在神之子的船支远离到安全地带时，悲剧发生了。那些实行黑魔术的人，无法适当地控制能量，导致这些能量变成毁灭性的势能，整块陆地便被毁灭。”

　　“航向四处的神之子，各自在他们着陆的地方展开新的文明。他们以他们的知识、智能与爱，赢得当地土着的心，成为统治者。他们备受推崇，当地的人视他们为神或诸神。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适合放置秘密器材的地方，以便适当地保护那些充满能量的装置。这种特殊的建筑物被称为金字塔。现在地球上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被称之为金字塔的建筑。”

　　“神之子如何把这些巨大的石头一块块地迭上去呢？”我问道。

　　“记得我告诉过你，神之子不需要用身体去劳动，因为他们运用自然的力量来运作的事情吗？我们仍然拥有可以转化地心引力的器材，我们可以依我们的需要，分解由地心引力所形成的重量，或增加它的重量。当一大块石头的重量被分解后，即使是一个小孩，也能移动它。这里以及其它地方，许多无法以人的力量去建造的巨大建筑物，都是神之子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

　　“神之子在他们所到之处，建立高度文明，只要是由他们在治理的地方，都是以灵性与爱来引导人民，教导人民灵性的力量。在我们这个国家，开始时，法老与大祭司是同一个人。后来因国家的扩展，神之子将这两项工作分开，一个是治理国家的法老，一个是庙宇里的大祭司。大祭司引导人类灵性的发展。他教导入门者科学、艺术，以及无形的艺术─精神与灵性。”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神之子的后裔与人之子的后裔的头形为什么有所不同。神之子不是以头脑的知识来运作，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以内在的视野来体验真理。我们的前额较平，因为我们的思想只用来感受周围的事物，但我们头盖骨的后方，拥有非常发达的脑神经，是身体接收精神与灵性的部位。这脑神经使我们理解人之子所无法理解的神圣计划。”

　　“一般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意识中。我们虽然居住在地球上，由于神性意识的力量，以及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们得以享受完美的灵性上的自由，那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自由。超越时间的意思是，我们意识的焦点能够随时在过去与未来之中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超越空间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可以不受阻碍地到任何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没有被限制在这里或在那里的区别。因为过去与未来，这里或那里，都只是不同的面貌，只是因每个人的投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实相。都是永恒的，全知、全能、全在的造物主的一部份。”

　　“你的身体中流着两个族类的血液。你遗传了我们的特质，但也从你母亲处遗传了混血族类的特质。因此你神之子的较高灵性意识已被启动，很不幸地，对你来说，它启动得太早，使你没有机会体验地球的经验，也没有克服人类本能的时间。你现在不快乐，因为你感到自己被时间与空间所困住，被在这里或那里的局限所限制。”

　　“你内在的灵性开始觉醒，因此你渴望那神圣的自由。你已三次要求入门，因此你被允许入门。你将学习运用你的意识启动较高灵魂体的器官，目前你内在的这一部份器官尚未被启动。你也将学会随时与你的同类联系的能力，以便与他们交换思想。”

　　“我与普塔霍特普，以及其它住在地球上的神之子，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彼此联系。我们的思想意识可以在任何时候与我们所要找的人联系，但是如果他们在忙，我们立即知道，因此，除非有重要的事，我们不会去打扰他们。”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只有达到无私的人，可以拥有这种能力。如果自私的人也能运用这种能力，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并损害他们较高灵魂体极为纤细的器官。”

　　“在我们们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把意识转化到较高次元，以便从永恒、神圣的本源汲取新的生命能量。在这状态下，我们与整个宇宙中的万物同在，与圣神无二。那些局限在三度空间的人，无法理解这种合一。但是，无论他们是否理解，所有的受造物，睡醒之后，都能从源头获得新的生命能量。”

　　“你即将入门，这代表你将展开一个很长很长的旅程。即使在我与普塔霍特普离开三度空间，只停留在灵性世界之后，你将仍然走在地球的途径上。”

　　“我与普塔霍特普有不同的任务。你的灵性发展交在他的手中。然而，在永恒的合一中，我们永远是在一起。如果你能有耐心地再等一段时间，对你会比较好，但是，你就是你，你的性格将决定你的命运以及你的未来，我们不能干预。来自本源的力量，将永远伴随你，帮助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

　　“现在，由于你有代表法老之妻的职责，在你为入门做准备的期间，你将无法像其它的学生那样住在庙宇中。你将每天早上到那边与其它的学生一起学习并接受训练，晚上回到皇宫。当宫廷中有庆典的时候，你将在我身边执行你的职责。明天早上，你便可以向普塔霍普特报到。”

　　博纳：

　　由于法老已看出她往后灵魂艰辛的旅程，处处在暗示她不要急于入门，头两次看时，还未能感受到法老深厚的爱，但这次再看时，法老那无条件的爱，细腻的关怀，令我为之心酸。

　　蒂娜：

　　较高次元的存在们，无论是耶稣基督、诸佛菩萨、默基瑟德天使圣团的上师们，都是这样地深爱着我们，陪伴着我们走过地球生命的体验。

　　博纳：

　　读完法老所解释有关神之子与人之子的演进，就像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进展的演化。这让我想到“光的课程”,也提到过亚特兰提斯时期，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滥用精神力量进而导致高度文明的毁灭，这些故事好像都在教导我们如何善用灵性的力量，对吗?

　　还是说其实黑暗与光明的交替是宇宙运行不变的法则？

　　蒂娜：

　　我想黑暗与光明交替是宇宙运行的一部份，同时，这也使灵魂得以从中进展到能够识别并选择黑暗或光明。

　　博纳：

　　法老说：“超越时间的意思是，我们意识的焦点能够随时在过去与未来之中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超越空间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可以不受阻碍地到任何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没有被限制在这里或在那里的区别。”

　　这是否跟以前谈到的宇宙次元的概念是ㄧ样的？我们的意识就像“光的课程”所说的，是多次元的自我，是这些多次元的意识自我让我们穿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吗？

　　蒂娜：

　　是的，但与多次元的自我融合，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当我们的较低体系的意识自我中，有太多黑暗的、负面的情绪与思想意识时，我们无法与光明清净的较高体系融合。

　　博纳：

　　因此上师们给我们光的课程这样的一个方法与途径。法老说：“你内在的灵性开始觉醒，因此你渴望那神圣的自由。”这让我明白，为什么习修到行星级次会自然而然的对宇宙的多次元感到神奇奥妙，自然而然地去寻找那些高度文明是如何进展的轨迹。

　　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灵性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只存在这个肉身之中，而这种想要向外扩张的意识其实是来自对神圣自由的渴望。

　　蒂娜：

　　不错，对灵性意识尚未觉醒的人，这是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渴望。我们要了解，这里的神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自在。我相信“光的课程”可以让人们的生命，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活上，或心灵层面上，都能获得独立与自由。唯有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人，方能无条件地爱别人，帮助别人。但这要看走在这途径上的人是否有这样的目标与意愿。

　　博纳：

　　法老说：“在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把意识转化到较高次元，以便从永恒、神圣的本源汲取新的生命能量。”这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在光中静坐一样，在那时刻，我们与永恒神圣本源连接，并汲取新的生命能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晚上睡觉前静心，并有意识地在光中进入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状态要比在前一晚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视或书籍要好许多了。

　　蒂娜：

　　我想这是因为你带着什么样的思想与情绪睡觉，你便陷入在那一层面的能量中。还有什么比光的次元的神圣意识的能量更能充实我们呢？

　　博纳：

　　法老对她说：“你就是你，你的性格决定你的未来及命运。”那种能让自己的小孩做自己，即使知道那样的性格只会引导他走向沉沦，却还能放手让他走下去，并相信在永恒的合一中他们永远在ㄧ起。　这是另ㄧ种境界的无条件的爱。真的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做得到的。

　　蒂娜：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将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未来，没有人能干预。然而，来自本源的力量，将永远伴随着每一个人，帮助人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从她的旅程中，你会明白，一切都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梦，所有的人都会从梦中醒来。美梦醒来之后，是一场空，如果是恶梦，醒来后会发现自己是安然无恙的。

　　博纳：

　　看到大祭司与法老对这种“我执”的回应，让我理解到，一个拥有极高智慧的人，不是让他运用这些洞见与力量去改变世间的事情，而是对宇宙本源的运行法则全然的接受。这样的智慧真的深深打动了我。

　　蒂娜：

　　所以，要做到不批判，必需先具备这样的智慧，否则很难做到不批判。所以我们要透过光来开启内在的智慧。

　　博纳：

　　法老说：“基于遗传的法则，即使在人类发展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也有神之子降生地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与苦难的时候。他们教导入门者科学、艺术，以及无形的艺术─精神与灵性。”难怪你一再强调，心灵的成长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僵硬的样板。

　　蒂娜：

　　但至高的真理与智慧是永恒不变的，只是如何表达灵性的真理与智慧是一种艺术。

　　廿五、数年的准备期

　　第二天早上，奶妈陪着我到庙宇的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庙宇。兴奋之情难以抑制，但我尽我所能地放慢脚步，一来显示我有克制力，二来我要慢慢地享受这种即将入门的喜悦。离开前，奶妈紧紧抱着我，吻着我，我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唇也同时经由奶妈而吻我。

　　普塔霍特普在他的小接待室中接见我。“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已向你解释过，入门的意思是觉知较高层面的神性意识。要做到这点，身心上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一个人必需增强神经系统的力量，才能接收这较高频率，否则可能会因神经系统不能承受这高频的冲击而受伤或死亡。”

　　“因为要进入神圣的意识层面，需要引导这一层面的频率，经由神经系统进入身体。当一个人出生后，神经系统是依一般人的意识所能承受的灵性力量而发展的。”

　　“人的意识有时高，有时低，依情绪的状态而定，但都在八度音阶的频率范围内。因为这种起伏的范围不能超过神经系统的弹性限度。如果超过的话，会产生伤害，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这股巨大的创造势能对尚未开发较高意识层面的人来说，是一种杀伤力，它会损害中枢神经。”

　　“因此，由脊椎所散发的生命势能，需要将频率降低到能配合当事人的频率，才能注入身体。”

　　“入门指的是使你整个存在都能觉知到宇宙生命的能量，即那永恒的创造力，并且不需经由转换，便能直接引导它进入你的神经系统与身体中。要能做到这点，需要先在身体与心识上锻炼出适当的承受力。”

　　“这表示一个人必需慢慢地，小心地做好唤醒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学会控制它的准备。”

　　“开始时，你先从满图塔Mentuptah那儿接受身体与精神的训练，他是初级学生的教务长。”

　　普塔霍特普指着刚才带我进来的学生说：“伊玛Ima将为你?明如何练习最初始的专注练习。”

　　“当你通过了满图塔以及伊玛所给你的准备阶段的测验时，你便会接受更多的训练，最后你将在我的引导下入门。现在，让伊玛带你到初级学生部门，把刚开始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教给你。在训练期间，如果你要跟我说话，你可以在晚上来见我。愿上帝引导你的每一步伐。”

　　接受普塔霍特普的祝福，我向他鞠躬之后，便随着伊玛来到初级学生的部门。伊玛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给我一件白袍，一双便鞋，告诉我说这个房间是我的。

　　换上轻便的衣服走出房间，我便与所有的学生一样了。伊玛把我带到庙宇的花园，那花园极其华丽，一片绿地上种植了许多椰子树，是一个极佳的地方。后面的菜园与果园中，有一些学生在工作。所有学生的穿着都跟我一样，但没有人的年纪像我这么小。

　　伊玛把我带到教务长满图塔那儿，他有着一双柔和、充满爱的眼睛。他向我解释我需要学习的课程，并告诉我所有的学生都分成不同的小组。所有的小组都在他的带领下，但是个别的小组会有一个高年级的小组长。小组长是即将成为祭司的候选人。

　　伊玛是我的小组长。他是一个高高瘦瘦但极有精神的年轻人。当他带我进来时，我注意到他那清澈纯净的光芒。他已通过大部份测验，即将入门，成为祭司。他的外形让人感到他不是很男性化，而是中性的人。是那种超越性别的大天使。他天使般的美丽脸庞，显示了极高的智能与凝定的力量。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像兄长一样地敬爱他。我很高兴他是我的组长。

　　伊玛向我介绍其它的学生，这些都是受到内在召唤而选择僧侣生涯的人，但是只有通过所有测验，成为入门者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祭司或女祭司。能成为入门者的是极其少数的人，但是，不能成为入门者的人，只要愿意，可以留在庙宇中服务。

　　通过初级测验的学生，依进展程度逐步深入难度更高的课业。伊玛所带领的小组，全部是资质优良的学生，我很高兴被分配到这一个纯净的小组中。

　　每天日出的时候，我们便聚在花园中，开始做集中精神的训练。在做呼吸的同时，有不同的身体功法，并引导我们的意识进入身体不同的部位。经过耐心的，长时期的训练后，我们便能对身体有全面的觉知，掌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与器官。稳定持久的练习，使身体成为最佳的载体。

　　身体的训练做完之后，我们进入大厅做心灵意识的训练。这时满图塔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梦境，我们必须确切地，像在真实情况中去体验它们。我们会在不同的梦境中，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我们必须学会在梦中控制情绪。

　　满图塔会带领我们向下进入地心，向上进入不同的星球，无论是下入地狱，或是上进天堂，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保持在当下的时刻中，即使面对最艰难的情境，都要能够实时应对。

　　然后我们便要以实际状态来学习如何掌握情绪。我们得从最负面的状态，譬如从深沉的沮丧中，逐步走过冷漠与哀伤，然后经由喜悦提升到至高的喜乐中。再下来，我们得学习瞬间转换我们的情绪状态，转换的速度，要能像音乐家演奏时，转换音阶那么快。当我们从最黑暗的沮丧到最高的喜乐我们都能熟悉掌握之后，我们就得练习掌握相对两极的情绪状态。再下去就要学习从一个极端转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譬如把恐惧直接转为自信与勇气。这种练习只能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因为这种练习使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张力，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疲劳。

　　我们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透过梦境的协助，才能鲜明地体验如果确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我们以更长的时间，才全面体验到由最低到最高的情绪状态。

　　只有当我们能够在练习之后，使自己的神经系统得到完整的休息时，我们才被允许练习瞬间转换相对情绪的课业。

　　这些练习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完全独立，不被外在环境与内在情绪所困扰，这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选择自己的情绪，并保持沉着。我们得不断地练习处在当下，以及保持内在的觉知。

　　人们总是认为他们的情绪是因为别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先以这种训练，来学习控制由外在因素所导致的情绪。一段长时间的练习之后，我们便学会不让自己的情绪受外在现象所影响。

　　有时同一件事，会使某些人爆笑或生气，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这使我们发现，任何意识状态都是由自己的内在产生的。下一步便是体验没有外在理由的情绪。最后，学生必需学会凡事保持沉着，遇到任何事都能泰然自若。这种练习使我们知道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自己投射在时间与空间的短暂之梦，我们只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即可。

　　但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必须随时警觉自己的思想、意识，分析自己的思想感受，以便了解内在自我在什么层面上。这些不是一两天的学习便可以做到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练习保持思想的集中与凝定。这个课题，由伊玛负责指导我。

　　一天，团体共修结束后，伊玛把我带到花园的角落，告诉我说，集中思想的意思，是不让思想漫无边际地飞驰。我必须使自己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事物上。练习时，我必须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要向内投注，而不是向外分散。

　　伊玛要我用一句话来练习。如果我能集中在这一句话上，就去告诉他，然后他便离开了。

　　那句话是：“我永远是创造神圣的显像世界。”我坐下来重复地念着，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什么也不想地念着。一小时之后，我跑去跟伊玛说：“我无法专注在这一句话上，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伊玛问。

　　“因为我不可能专注在一个点上，我只要念到下个字，注意力便一起到下一个字去，因此不可能专注在一个点上。”

　　伊玛专心地听着，然后很高兴地说：“你练习的方式是正确的，这使你发现每个字的阻抗力使你无法将它们集中成为一个点。再下去你就集中在单一的字母上。譬如集中在‘O’这个字母上。”我集中在这个‘O’字上，什么也不想，直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去找他时，笑着跟他说：“我无法练下去。”

　　“为什么呢？”

　　“那个‘O’字突然变成一个长长的隧道，使我不断地往前走，这也不是凝定啊！

　　“很好，那表示你进入四度空间。现在再回头用那句话来练习。”

　　“我要怎么练呢？”

　　“你说你该怎么练呢？”

　　“我想了一会儿说，文字是思想的物质显像，但它像衣服一样，遮盖了意思的本身。如果我要进入它的核心，我就要集中在它的意思上，而不是字的表相上。所以我要集中在它的内涵上，而不是在文字形象上。对吗？”

　　伊玛笑着说：“你先试试看吧。”

　　一小时后，我回去找他，他正好结束与另一个学生的讨论。“怎么样？”他问我。

　　“伊玛，好奇怪，当我集中在它意思上时，我无法思想，我的专注力从头脑进入心，因此无法再想，只有感觉与体验，我变成意思本身，这时那句话变成：我是神圣的显像。”

　　伊玛带着喜悦的笑容看着我说：“你练习得很好。你已发现，专注不可能是永久性的不变状态，而是在你所投射的世界与你的存在之间转化。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思想或某些事情上时，你无法停留在事情上，因为专注把你带回你自己身上，因此你就变成你所专注的事物本身。你从专注的思想变成如是存在的状态，思想完全停止时，思想者就变成他所想的事物。去思考一件事，意思是经由头脑的智力，把思想向外投射，就像照镜子一般，你是从镜子的表面去看你自己。经由专注，我们把对外的投射收回来，思想者就变成所思之事物本身。被创造的事物与创造者本身融合为一。

　　继续练习，你将会有更清楚的领悟。你喜欢坐在椰树下，你就在这里做新的练习。”伊玛说完便离开了。

　　我一直坐到傍晚，奶妈来接我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团体共修结束后，我又坐到椰树下。

　　当我开始练习时，各种烦杂琐碎的念头一直在干扰我。我甚至想起侍卫官粗鲁无礼的态度，感到很气愤。但我驱开这些无谓的思想，继续把心思想集中在椰子树上。

　　渐渐地杂念少了，念头起来时，就像行人般地又消失了，我一直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思想，但已不受干扰。一心想着椰子树。逐渐地，椰子树充满了我整个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除了椰子树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突然有一天，我在一个瞬间，突然感到我就是椰子树，那种感觉是无法解释的，我不知道我在那种感觉中有多久，只知道有一种力量把我带回到自己的意识里，我发现伊玛正站在我面前。他坐在离我不远处的草地上，耐心地等着我回到我的意识中。我想说话，但一时说不出来，感觉说话是多余的。

　　当我回到正常的状态时，我说：“OH，伊码，我变成椰子树了。我发现我与椰子树一直都是一体的。”

　　伊玛天使般的脸点点头，带着喜悦的微笑说：“你进步得真快，你的进展比一般人都快，我很为你高兴。如果你像这样快速地通过所有准备期的测验，你将很快地就可以入门了。”

　　我欢喜地看着他焕发着力量的纯净的脸，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空气也随之变得更为纯净。

　　当天晚上，上床之后，奶妈问我说：“你每天在庙宇中做什么呢？”

　　“做练习”

　　“什么样的练习？”

　　我很严肃地告诉她说：“我今天练习专注在椰子树上，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椰子树。”

　　奶妈吃惊地看着我说：“什么，你变成椰子树？”

　　“是的，现在让我安静睡觉。”

　　奶妈笑得在地上打滚，“哈哈哈！你变成椰子树？那你不是一个女孩子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感到我的尊严被冒犯，我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请你要认清楚，我已不是一个小女孩，我是代表皇后的法老之妻，如果你要嘲笑我的练习，我就不再告诉你任何东西了。”

　　这时奶妈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入门是很危险的事吗？现在他们把你变成椰子树了，如果法老知道你说话变成这么奇怪就好了。”奶妈带着一脸的忧愁离开房间。我懊恼地坐在那里，我实在不应该跟奶妈谈这种深层的，神圣的经验。

　　第二天，普塔霍特普要我去见他。我进入他的小接待室。他那深邃的眼睛，知道一切事。

　　“过来，孩子”他笑着对我说。

　　我很安心地走近他，他牵着我的手，微笑地问：“你知道你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什么？”

　　“保持沉默”。尽管知道我做错事了，我仍笑着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责备我，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当我对奶妈说一些她无法了解的事时，我并没有恶意。看着普塔霍特普，我知道他看到我的每一个缺点，但他也知道，我已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持必要的沉默。

　　他摸摸我的头，我向他鞠躬，退出房间。

　　然而，那之后不知有多少次，我得站在他面前忏悔我不经大脑说话的习惯，这种以说话来表达的基本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不过，我仍然努力学习控制自己说话的习惯，慢慢地我养成每当我要说话时，先听自己的内在，确定自己所说的是适当的。

　　最后，我终于能够做到除非必要，不多说话。从中我理解到，在我之内，有两个存在，一个是喜欢喋喋不休，为了表达自己，或引起注意而控制不了自己的我，另一个是具有较高意识的我，试着控制着那个较低的个性自我，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要保持沉默。但最难做到的是，倾听这较高自我的声音并遵照它的指示。

　　那段时间伊玛继续带领我做专注的练习。一天，他对我解释道：

　　“如果你在练习专注时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有三个阶段，那就是思想，情绪与灵性。 ”

　　“所有的专注从思想开始，你把思想引到你要专注的事物上，因为你要知道自己所思考的事。然后你会从中产生情绪，然后，就是第三阶段，你的心灵与之融合。”

　　“有些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因此他们整天谈论爱与至善，但无法成为爱。有些人不谈论它，但他的言行都是出自爱与至善，因为他本身就融合了爱与至善。再下来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这是最难的部份。现在，你首先思考自己是谁，然后感受自己是谁，最后你必须成为你真正的自己。”

　　“因为，当你投生地球的时候，你脱离了真实的自我，进入思想与感觉中。因此到目前为止，你只能思考并感觉自己是谁，但是你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

　　“看看你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真实的自我。相反地，他们与思想、感觉以及自己在地球上的角色认同。扮演着他们要别人认定他们的角色。一个人只是较高自我的载体，但大部分的人执着在角色的面具上，无法从中解脱。真实自我是真正的主人，较低自我是他的仆人。但人之子因与自己的面具认同，让仆人成为主人，因此与他们的真实自我分离。他们把较高自我放逐到深沉的潜意识中，是头脑的思想导致这种分裂。然而透过专注的练习，以及向较高自我觉醒的渴望，思想可以成为走出这种分裂，回到真实自我的工具。”

　　“过去你练习专注的方法是把焦点集中在不同的事情上。从现在起，你唯一要做的是专注在自己上，你必须要走过专注的三个阶段，直到你与真实自我融合，直到你就是你真实的自我为止。”

　　“这种如是存在的状态，无法形容，最多只能以‘我是即我是’I am that I am

　　来解说。但是要注意，只是想自己是什么，或感觉自己是什么是不够的，你必须成为你的真实自我。这就是你练习专注的功课，直到你入门为止。”

　　从那时候起，我展开了一段漫长的，将自己投入在这两个课题上，一个是保持沉默，一个是成为真实的自我。

　　博纳：

　　“光的课程”有这么多级次，想必也是要我们如普塔霍特普所说的：“经过耐心的，长时期的训练，使我们对身体有全面的觉知，并掌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与器官。使身体成为最佳的载体。”然后，跟他们一样，也是要我们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但不同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清理与转化，而不是压抑与控制。

　　蒂娜：

　　在清理与转化之前，还是一样地要像满图塔所要求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保持在当下的时刻中，都要能选择自己的情绪，保持沉着，实时应对，要做到这点，还是要能先觉知并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清理与转化的工具与方法，熟练之后，觉知与控制自己情绪所需的时间会逐渐缩短，到最后是瞬息间就能转化，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觉知与控制这一步，事实上是有的，这是共同的基础，只是我们直接以清理与转化来取代压抑。

　　博纳：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走在“光的课程”中，虽然我没有经历那种在庙宇中修行的严格训练，但习修到行星的较高级次以后，我自然而然地，比较不受外在现象所影响了。我想这便是长时期地在光中练习觉知与转化的结果。

　　蒂娜：

　　没错，我想这是在光所带给我们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普塔霍特普说：“有时同一件事，会使某些人爆笑或生气，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这使我们发现，任何意识状态都是由自己的内在产生的。因此，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自己投射在时间与空间的短暂之梦，我们只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即可。”这一至理铭言，使我对自己以及别人的人生，得以有更多的接纳与包容，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博纳：

　　然而，他也说：“要具备这种能力，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我们必须随时警觉自己的思想、意识，分析自己的思想感受，以便了解内在自我在什么层面上。这些不是一两天的学习便可以做到的。”这使我很感谢Toni在过去三十年的岁月中，为我们传递这一套可以在入世的日常生活中长期修持的课程。

　　蒂娜：

　　再长的课程也有告一段落的时候。然而，只要我们未能与真实自我融合，表示我们还没有毕业。

　　博纳：

　　那怎么办？

　　蒂娜：

　　你可以寻找其它的法门，有了“光的课程”的基础，你可以触类旁通，因此你的学习会很快。但我发现，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同样的级次，同样的教材，每一次重新走过，都会让我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对真理也有更深的领会，我可以感到自己的身体也随之有更大的转变。因此，我想重新复习也是一个办法吧。

　　博纳：

　　是的，每次我因带课而跟着学生一起重新去习修它时，我会发现许多原本没有看到或理解的地方。现在晓得为什么有些修行人会终其一生，专修一部经典，一念再念了。

　　蒂娜：

　　它当然有其中的道理。但是要小心，不要变成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喔！在我们这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像她那样，把目标放在“学习保持沉默”，“成为真实自我”的两个课题上。

　　博纳：

　　对于瞬间转换情绪的练习，我知道许多治疗团体会运用这方式来帮助内在情绪的释放。但是我发觉这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我个人的经验是，结束之后，虽然某些层面是放松了，但整个人都瘫痪了。

　　蒂娜：

　　这也正是为何瞬间转换情绪的练习需要有人带领，做正确的指导。“光的课程”没有这种刻意的练习，整个课程是顺着我们生命旅程的经历，引导我们透过清理与净化，以正确的思想理念去走过某些低谷。

　　博纳：

　　是的，在“光的课程”的途径上，我们的学习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不过，这途径不像传统的途径，既没有驻世的大师让我们瞻仰，也没有严格的规矩让我们遵守，而是要我们独自去达到不被外在环境与内在情绪所困扰，就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蒂娜：

　　我们确实是没有驻世的大师，但我们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传教士，或者说善知识，提供我们一些知识与经验。每个人更有内在的导师与天使圣团的上师们的支持，这巨大的团队，二十四小时等着我们呼唤，他们随时以较高的能量为我们洗礼，以至高的真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啊。

　　博纳：

　　“光的课程”跟普塔霍特普都一样地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能觉知自己有什么样的思想感受，然后从中净化与调整。但是，也有教导说不要去关注那些情绪感受，因为那只是小我的妄作，到底那一个才是对的呢？

　　蒂娜：

　　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得先了解自己的心意识，随时审视自己对事情的情绪反应与起心动念，如果发现那是较低自我的妄作，就笑一笑把它放下，不赋予它能量或与它共振。但是，如果发现小我已占上风，你快要被它所淹没时，便要运用光的能量、祈祷、肯定语等工具来扭转乾坤了。

　　博纳：

　　依玛对她说：“经由专注，我们把对外的投射收回来，思想者就变成所思之事物本身。”我曾在红宝石之光时，专注在“治愈”这两个字上面，但不去主导治愈要怎么发生，慢慢地，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了，就只有“治愈”。

　　蒂娜：

　　这是随着专注而产生的一种状态，在“光的课程”中，“治愈”是红宝石之光的元素，因此你就进入它的元素中，成为这元素本身。

　　博纳：

　　上师们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成为光，我想就是要进入每个光的元素中，并与它合一吧。然而，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呢？

　　蒂娜：

　　这是开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体验，无法用语言来解说。

　　廿六、善恶真知之树

　　当我进步到比较能保持沉默的艺术时，我又再度来到普塔霍特普之前。他问我说：“在你学习保持沉默的过程中，你只学到沉默的艺术吗？”

　　“不，父亲，当我挣扎地保持沉默时，我同时得与讲话的欲望奋斗。一旦我能掌握沉默，我也能掌握讲话。这是因为要保持沉默就不能说话，要说话就不能保持沉默。我发现沉默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没错，”普塔霍特普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引导我到一面由白色的石头所砌成的墙壁，“你在这白色的表层上看到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我说。

　　“我能在上面画些什么呢？”

　　“任何您想要画的。”

　　“因此，”普塔霍特普说：“在这什么都没有之中，包含了一切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形成一个完美的合一。在这合一中，只有那些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的事物才能被认知。”

　　“现在，我用绿色的笔在这上面画一片叶子。这片叶子在我把它画在石头上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只是你无法看到它，因为叶子的阴阳两性仍然在合一的静止状态中。它们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叶子的形态还没有从这万有的空无中分裂出来。当叶子呈现在墙壁上时，它就从万有的空无之中分裂出来，因此你可以看到它。”

　　“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叶子显现绿色，表示它留在万有中的是与它相对应的颜色，对它来说是红色，它是隐含的阴性化身。”

　　“你之所以能看到你周围的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已从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中分裂出来，那一半隐含在看不见的，无形的状态中。”

　　“有形世界之所以看得见是因为它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然而那含融一切的虚无与万有，仍然保持在它的一体两面之中。也就是说，它已经与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绝对合一中分裂出来。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因为它的阴阳两性已分裂之故。”

　　“一个东西只有当它分成两半，一个成为显像的，反映着它隐藏的另一半时，你才能感知它。现在跟我来。”

　　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尊小雕像，背后仍然是白色的墙壁。他把两盏灯放在雕像的背后，一盏在左边，一盏在右边，这样墙壁上呈现出两个雕像的影子。

　　普塔霍特普拿起一张透明的红色片子，放在右边那盏灯的前方，我很吃惊地看到右边墙壁上所显现的影子是红色的，而左边是绿色的。

　　“我的灵魂之父，怎么会这样呢？”我很讶异地问道。

　　“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答案。”普塔霍特普说。我沉默地集中精神思考着。然后我说：“当红色的光照在墙壁上时，雕像保持红色，因此呈现在这边的墙壁上的影子是红色的。然而，因为雕像挡住了另一盏灯所照出来的光，使得与它对应的绿色则显示在墙壁上的另一边。”

　　“没错”普塔霍特普说：“你看到两种颜色不能单独存在。同样地，如果不是想讲话，就没有保持沉默这回事。在这世界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相对应的另一面就存在无形界里。当你说话时，说话的另一面--沉默-就保持在无形界里。当你保持沉默时，说话的那一面就保持在无形界里。”

　　“当一座山形成时，与它相应的另一半，必然也会形成一个山谷。没有山谷就不可能有山，没有山就不可能有山谷。没有任何显像的事物可以呈现出来，除非与它对应的另一半同时也存在于隐藏的无形界中。”

　　“当阳性的一面呈现在有形世界时，阴性的那一面便隐藏在无形界里。反过来也是一样，当阴性的一面呈现时，阳性的那一面便存在于无形界中。两者在永恒中永远是相连的。”

　　“因此，你所看到的分裂，事实上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因为当它分裂时，虽然其中的一半从合一中落下来，但永远不会真正地与它的另一半分开。”

　　“因此，神圣不可分的合一永远无所不在；即使看似分裂，它仍持续地在每一处活动着，因为阴与阳之间存在着永恒不灭的势能，那就是吸引力。无论在有形世界所呈现的是什么，它阴性与阳性的本质，最终都得回到原本的，神圣的合一状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上帝。”

　　“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受造物，就像一颗树。阳性的部份有好的果子，阴性的部分有坏的果子。但是两种果子都属于同一颗树，都来自同一个体。同样地，善与恶都是从同一个体中分裂出来的，因此万物的本质中，没有善，没有恶，只有神性。由于只有经由分裂，才能达到识别与真知，因此，有形世界必须兼具善与恶的两面。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被辨识，也无法存在。”

　　“整个受造的世界，就是一颗善恶真知之树。但是，造物主本身没有分裂，没有落下来的一半，永远在完整的合一状态中。受造之物，永远是一个整体中落下来的另一半，与其相对应的另一半，停留在无形界中。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无法在受造的世界中找到上帝、造物主，因为上帝没有相对应的另一半可以辨识。你只能成为造物主本身。”

　　“听着，我的孩子，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一个上帝，存在于所有生命中。祂充满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具有生命，因为上帝以祂永恒的生命势能，使万物充满生命活力。因此上帝就像是一颗生命树，赋予受造的有形世界生命。”

　　“也就是说，祂将自己的生命注入到这颗善恶真知之树的根茎中，因此祂也活在这颗树之中。活在所有受造物中的最深沉处。”

　　“物质显像的世界有如一颗死亡之树。因此，小女儿，你的身体同时也是死亡之树上的一粒果子，自身没有生命能量。但是生命之树活在你的存在中，因为你同时也是上帝那颗生命之树的一部份。”

　　“因为你投生到你的身体中，成为有形的存在。你的意识从上帝那儿，从你的真实自我中分裂出来。你从初始神圣的天堂中跌落下来，成为有形体的受造之物。”

　　“因此，你在地球层面上的一切，只是整个的一半，由善与恶所组成。由于你的意识同时进入你的身体中，你的意识便与你的身体认同。”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你就成为什么。也就说，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组合而成的。你的意识象征性地吃下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表示你受到死亡的思想意识所牵制。”

　　“但是，现在听着我要讲的好消息：你的身体是分裂所产生的结果，它只是由你的真实自我显现出来的一半。另一半依然在未显像的世界里，是你未能觉知的那一部分。只要你能融合这分裂的两半，你便能回到神圣的合一之中。”

　　“你无法在身体的层面上体验这种合一。因为你无法使你那隐藏的另一半显现出来，也无法使你的身体隐藏起来，要它们在这种状态结合，只有经由死亡，否则你无法使它合一。”

　　“然而。你可以在心灵的层面上，体验与你相应的一半的神圣结合。你可以扩展你的意识，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那看不见的，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从而在你的意识中达到神圣的结合。这样，即使你的身体仍然处在有形的受造世界中，你仍可以运用你的心灵意识，与你的真实自我，即你从中跌落下来的那个自我融合。这样，你便可以在地球上体验上帝的本质--成为上帝。”

　　“这个为融合而奋斗的动力，存在于所有受造物之内。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探索着自己的另一半，以便与之再度融合。阳性的形体寻找阴性的形体，反过来也是一样，阴性的形体寻找阳性的形体。这种阴阳互相寻找的动力，就是形成物质的基本势能。”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势能，就不可能有任何物质；因为趋使合一的本能，便是促使阴阳相吸的引力，整个世界就是建立在这种想要与神圣源头合一的欲望上。这种驱策力本身即是形成显像世界的力量，大自然运用它，将它注入在身体中，成为性本能的要素。”

　　“所有的受造物，因受到本能的驱使，不断地向外探索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但是，它永远无法在任何受造的世界中，找到这种合一，因为它的另一半不在他自身之外，相反地，它在未显像的世界中，不曾与自己分开过。”

　　“以你为例，我的小女儿，你现在所能意识的你，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应的另一半的你，即使你未能意识到它，它仍然属于你。但是，你无法从外在去寻找你另外的那一半，譬如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或血液中找到你的另一半。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与它融合。当你的意识融合了你自我中的两半，你便找到回到你永恒自我的路，你便与上帝再次合一。”

　　“经由这种意识的融合，在物质显像中的那个你的一切渴望便会停止。因为那个你找到了与自己相对应的另一半，因此，你身体中对性的欲望也会就此停止。你便能在物质世界中体验神圣状态的完整，不朽与圆满。”

　　“当你向真实的内在自我觉醒的同时，你也存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你将达到与整个宇宙，与上帝融合的境界。这表示你将再次吃下生命之树的果。那时你便能从果，回到因的世界，从短暂进入永恒，从受造回到创造。从死亡进入生命。也就是说，你将在永恒的存在中复苏。这就是入门。”

　　普塔霍特普停止说话。但我从他那深邃的眼睛中，看到那永恒的合一，无尽的喜悦、宁静与和平从他的眼睛焕发出来进入我的灵魂。从他的眼光，我看到真理的显现。接受他的祝福后，我便离开。

　　博纳：

　　这一篇第一次看时觉得很深奥，看得我头昏脑涨，但我知道它很清楚地诠释了上帝、佛的境界、老子的道，因此我一读再读，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头反复读它，终于看出普塔霍特普言中之端倪。

　　蒂娜：

　　是的，这篇的道理只能每个人依自己所能理解的程度，慢慢去体会，我们建议读者，如果觉得枯燥，就放下它，并不会影响她的灵魂旅程所带给我们的震撼与领悟。

　　博纳：

　　经历心灵成长之路的女性就能够明白“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或血液中找到另一半，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与它融合……。”本文中对于与内在自我合一的过程真是讲很清楚。

　　蒂娜：

　　但是，这种头脑的理解并不能取代经验，再往下看，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对所有人的所有经验，都不能批判，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除了头脑的理解之外，还需要确实地去体验的经历。

　　博纳：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你就成为什么。也就说，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组合而成的。”有如洪亮的钟声，提醒我如果不能转化负面的人事物，就要避开。

　　蒂娜：

　　是的，对那些老是以负面的眼光来看别人的人，我如果不能劝他们从较高的爱来理解别人，就得远离他们。也因此我很少看电影或电视，除非它们在表达一种较高的意境。

　　博纳：

　　普塔霍特普对性本能的解释，使我对人类性本能的本质，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如果说人类性本能来自大自然的势能，当我们无力抵挡这股势能，便会成为性的欲望，达到大自然繁衍的目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它，是否就能运用这股势能，来达到内在的合一呢？

　　蒂娜：

　　当你习修光的课程，从第二级次开始，便进入海底轮赤红色之光的运作。赤红色之光的能量，会以极为细密的元素，转化我们因受到生物性较低频率的影响，所产生的对性本能的扭曲，并运用这股势能成为一个表达至高形式的存在。然而，爱瑟瑞尔在他的讯息中也告诉我们：“要突破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因果行为模式，达到内在外在都进入和谐的境界，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光的能量的运作，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合一，但前题是要有恒心、耐心、信心与毅力让自己达到平衡与和谐。

　　博纳：

　　在头脑的层面，我可以理解普塔霍特普所诠释的与真实自我合一的内涵。但他所说的“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那看不见的，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从而在你的意识中达到神圣的结合。”令我困惑，我们怎么辨识那些是来自潜意识的无形的另一半自我呢？

　　蒂娜：

　　这种认知是一种如人饮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言语道断的境界。当一个人成就了自性的圆满，达到明心见性的时候，便自然能了悟。这是自古以来许多人放下一切，不惜一切在追求的开悟的境界。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有形世界必须兼具善与恶的两面。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被辨识，也无法存在。”这种说法让人感到沮丧，但又无法否认它是个事实。

　　蒂娜：

　　在有形世界，善恶两面兼而有之是一个事实，但不要忘了，对真实自我或灵魂自我来说，有形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它本身就不真实。所以作者在经历了三千年的梦幻旅程后，门徒问她说：‘母亲，请告诉我，你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进展？你生来就如此吗？’她只回答说：‘“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呈现完美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

　　博纳：

　　那我就不应沮丧，而是要以喜悦来看待自己灵魂旅程中的每一事物了。

　　廿七、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

　　第二天傍晚，我又站在普塔霍特普的面前。

　　“再下来你要学习与练习的是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这些将是你入门测试的一部份。因此谨慎地听着：就像保持沉默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另外十一个相对应的特质也是你要学习控制的。”

　　“从现在起，你将早上在庙宇中，过了中午便回到宫中。你要尽可能地处在人群中，因为在庙宇中要做到这些，比起在宫廷里要容易许多。在这里，你生活在与你相同的人之中，都是渴望达到神圣合一的学生，以及已活在与圣神合一的祭司、女祭司们。”

　　“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你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与诱惑。你的周围会有一些人，不仅他们自身是身体的奴隶，他们也试着要影响你。处在这些人群中，堕落的危险性比在庙宇中更大。因此，如果你能在世俗生活中掌握这些特质，你将能通过入门的测试。”

　　“这十二个对应的特质是：

　　保持沉默vs讲话

　　接纳vs不受影响

　　服从vs掌管

　　谦卑vs自信

　　当机立断vs慎重

　　接受一切事物vs具有辨识力

　　战斗能力vs和平

　　谨慎vs勇气

　　不执着任何事物vs掌握一切事物

　　不牵绊vs忠诚

　　视死如归vs重视生命

　　爱vs超然的爱”

　　“由于受身体所控制，自私自利的人，即将统治地球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你已经知道负面势能显现的同时，正面的力量也同时存在于隐形的状态中。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将逐渐离开地球，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然而，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经由已成熟，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

　　“未来的几千年，地球上那些妄自尊大、及贪婪与堕落的人群，将陷入在越来越痛苦的挣扎中。然而，在那几千年之中，在神之子从灵性层面的引导下，极权、贪婪、虚荣、嫉妒、复仇、憎恨等动物性的特性，又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回到良善的、美好的真理中。”

　　“就像其它星球那样，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这力量经由神之子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它将经由一群进展已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

　　“他们都是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与在灵性界的神之子，一起把地球从黑暗、孤立、物质性以及残暴的势能中拯救出来。每一个入门者在这计划中都有一份使命，既然你即将入门，表示你也是这神圣计划中的一份子。”

　　“要成为这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一个人必须具备全面掌握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的能力。你也是一样，因此在你的入门测试中，你必须要能通过它们。现在，我逐一解说它”：

　　1.保持沉默vs讲话

　　“掌握这些特质的意思是，将它们运用在适当的时间与地点上。同样的特质，展现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上，便是神圣的，展现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上，便是罪恶的。”

　　“这是因为上帝只创造良善美好与真理。没有不良的特质或邪恶的势能，只有错误使用这些特质与势能的人。”

　　“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保持沉默与说话。在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沉默，是神圣完美的。但是，在我们必须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譬如我们可能因几句话便可以挽救一个人时，却保持沉默就变成邪恶。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说话，它就变成喋喋不休与闲话。”

　　2.接纳vs不受影响

　　“如果我们向美丽、良善与真理打开并迎接它，让上帝的意愿经由我们而运作，那么它是神圣的。但是如果你迎合某些事物，是因为你无力抵挡外来的诱惑与影响，那么它就会成为灾难。”

　　3.服从vs掌管

　　“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的任务是：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经由你以及其它人而运作。如果你仔细检查，你会知道它是否符合你内心深处的信念。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你就必须服从。相反地，为了恐惧、利益而服从那些要我们做出违反自己信念的人，那是邪恶。”

　　“掌管的意思是把较高的意志力传递给那些无知与懦弱的人，以爱的力量，引导他们走向康乐，但不破坏他们的自由意志。一个没有爱，自私自利、专制、压迫别人的领导人，便是邪恶。”

　　4.谦卑vs自信

　　“面对神圣本源，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了解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都出自造物主，个人是显现神圣事物的载体，如果其中没有神性，这载体便只是一个空壳子。要知道你内在的神性遍及整个宇宙，因此对这神性，你要谦卑。但是你不能屈从于地球上较低形式的力量。”

　　“永远不能忘记，你不是以你自己的力量在运作。一切力量来自上帝，一切力量透过你的较高自我在你身上显现。你的真实自我，你内在唯一的永恒实相就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自信的意思是对你内在心灵的神性有信心，而不对你那个投射在地球上的幻影有信心。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能力、他的力量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来自上帝时，这种自信便成为狂妄自大。”

　　5.当机立断vs慎重

　　“当机立断指的是，在各种可能性中，毫不迟疑地做出选择。机会来时，往往在瞬间便稍纵即逝，迟疑可能使你永远失去机会。”

　　“以全神贯注，超越自我的心来做决定的当机立断是神圣的。但是，以散漫急迫的心所做的决定，便是魔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也必须学会细心与谨慎。”

　　“在你采取行动之前，你必须能控制你的脾气，以极大的耐性做适当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小心谨慎到了无法做决定的程度，你就变成优柔寡断。”

　　6.接受一切事物vs具有辨识力

　　“学会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你的价值不是以你的外在环境或世俗的荣辱来决定，而是由你所呈现的神性有多少来决定。因此你要能做到不被无知者对你的态度所影响，不为世俗的荣辱所动。学会凡事知足，沉着冷静地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

　　“如果神圣计划需要你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中，你必需将它视为最好的安排。如果你的心不因外在条件而有所不同，便是神圣的。但是，做为神圣代表人，你必须能保护自己不受诽谤或羞辱。不能把接受一切，变成冷漠或怯懦。”

　　7.战斗能力vs和平

　　“全力以赴地运用你的真理之剑铲除错误，以便让神性意识显现在地球上。但不能让你的勇气与积极变成愚蠢的争论。你只能以灵性的武器来护卫，以便将和平带入地球。

　　8.谨慎vs勇气

　　“在你学习谨慎的同时，你也要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这神圣的礼物。谨慎使你自己与别人不致受到危险的伤害。但是如果是因为恐惧或缺乏信心而不敢行动，你的谨慎便成为怯懦。”

　　“你必须有坚定、不怕危险的勇气。有向前迈进，面对任何困难，扞卫神圣使命的勇气。但是不能让这勇气把你变成铤而走险的蛮勇或鲁莽。”

　　9.不执着任何事物vs掌握一切事物

　　“你的工作可能让你处在极为富贵的环境中。然而，你必须记住世间的财物，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的资源是上帝依你工作的需要而来的。就像一条运河，水只是经由它提供给需要的人，但水不属于运河本身。你必须将你所拥有的传递出去。水才会源源不断地经由你而流给需要的人。你不需要担心要如何生存。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提供给你。无论你是多么地富有，你必须记住，这一切并不真正属于你。但你也不能因此蔑视物质财产，让别人来养活你。物质财产也是上帝的显像创造，尊重物质本身的神圣性，但是要成为它的主人。”

　　“你必须具备开创使你完成你地球使命所需的物质与财富的能力，也需具有守成的能力，以及掌握它，善用它的智慧。千万记住，只要你活在地球上，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务，你不能没有资源，更不能轻视它。否则你便会被它们所掌控，失去自由，无法独立完成你在地球上的任务。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贪婪无厌。”

　　10.不牵绊vs忠诚

　　“不要让自己被任何人所牵绊。学会看清每个人的特质，知道他们的特质是神性的、世俗的、还是邪恶的。”

　　“不要去爱一个特定的人，而是爱那个人的神性，包容世俗中的人，避开邪恶的人。”

　　“当你的任务需要你离开你最爱的人时，你必需能实时走开。你要记住，那可爱的特质来自上帝本身，而不是来自那个人的躯壳。那个人只是上帝显现一切的载体。你可以在其它人身上看到这种特质的显现。如果你能爱每个人之内的神性，你将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执着。但是，这种不牵绊不能变成对周围人的冷漠。”

　　“忠于朋友，爱你的上师及与你一起为神圣计划而工作的伙伴。但认知你所效忠的是他们内在的神性，这样你对他们的忠诚不会变成迷信或盲目的崇拜。”

　　“你必需能够在群众面前展现你灵性上的天分与能力，让它经由你发挥到极致。以你的肢体，你的眼光，你的演说来说服他们与你一起向上提升。但是不能让这种群众魅力成为满足你的虚荣与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当群众为你喝采时，你必须随时谨记人们的热情不是因为你的躯壳，而是因为上帝经由你而呈现。如果你了解这点，当你被指派的任务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色时，你便不会为之懊恼。这种时候，你必须掩藏你的才能，默默地从事你的工作。但你不能沦为自卑。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肯定自己做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

　　11.视死如归vs重视生命

　　“你必须坚信没有死亡这件事。当身体不能运作时，你要能抛开它就像你抛开一件破旧的衣服一样。坚信你是生命之树的一部份，因此你的生命是不朽的。这样你便不会因自己的任务具有危险性而退缩。”

　　“然而，你不能把视死如归变成不尊重、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重视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自身的显现。你不可以任意将自己放在危险的状态下。珍惜你的生命及你的身体，活在喜悦中。但是你不能以淫荡做为你的喜悦与欢乐。”

　　12.爱vs超然的爱

　　“最困难的考验就是严酷的爱cruel love，一种超然的爱。”

　　“你必需完全放下你个人的观点，你个人的喜好与感觉，学习以没有分别心去爱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就像上帝爱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一样。”

　　“就像太阳以它完美的，不分善、恶、美、丑的光芒普照在大地一样。你必须学会公正，毫无岐视地去爱丑陋就像你爱美丽一样，爱邪恶就像你爱良善一样，爱虚伪就像爱真理一样。”

　　“至高的爱─圣爱，是完全公平的爱。要知道，美丽如果没有丑陋便无法存在；良善如果没有邪恶便无法存在；真理如果没有虚伪便无法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平等地爱所有事物。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虚假都是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化身。”

　　“当你能坚持地以绝对平等的爱去照耀万事万物时，你便不会让个人的喜恶来影响你。你将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来看每一事物，当整体社会的利益与某些个人的利益一样重要时，你便能为维护整体社会的利益而漠视某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你也公正无私。这种无私必须建立在宇宙圣爱的基础上，而不是出自个人的好恶。”

　　“当你最亲近的人，面对极大的危险，如果他们不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你要能做到不以你自身的力量，如以灵力、催眠、魔术力量来帮助他们。”

　　“宁可让他们承受物质上或肉体上的痛苦，即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们失去他们的灵魂。就像上帝给予人类自由意志，不涉入个人的私事一样，你也必须让你亲近的人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不以任何方式来迫使他们做违反他们意愿的事。”

　　“当你要帮助别人时，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但是，这种神圣的平等必须不能变成冷漠无情，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你不能因冷漠而拒绝。超然的爱，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只有在你能真正实现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时，你才能清楚听到上帝的声音。即使在你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然后，你便不会再犯错误，因为你将成为爱本身，你所做的一切即是爱。你将只需要做你自己，焕发你的光芒，整个宇宙便能以你的光，你的爱，你的力量来运作。

　　你将成为神圣的自我，你的精神与意识，将与上帝本身完全一致。”

　　“你将从分裂的、有形世界的善恶真知之树，也就是死亡之树，返回永恒的合一。”

　　“你将再次食用生命之树的果实。你将能把这果实给予走在你后面的人，使所有的人都能回到永恒不朽的生命，回到上帝的国度里。”

　　上帝的使者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教导。这些教导已铭刻在我的灵魂中，它们已进入我的血液，我的骨髓之中。我发现自从听了这些教诲之后，我与从前的自己已是判若两人。但是，我的功课是实现这一切。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将逐渐离开地球，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然而，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这解释了为什么说，当我们进入光的网络与他们共同运作时，天使圣团的上师们确实是透过光的网络协助我们。

　　蒂娜：

　　是的，普塔霍特普还说：“届时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经由已成熟，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这使我了解为何上师们总是说：“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在你们的内在中”，“我们经由你们的意识而说话”。

　　博纳：

　　他还说：“就像其它星球那样，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这力量经由神之子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它将经由一群进展已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我们如何辨识谁是神之子的入门者呢？

　　蒂娜：

　　我相信这些人置身在各个行业中，虽然他们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他们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感受他们的灵性已进展到较高的层面。

　　博纳：

　　那“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的学问可大了，我知道它们确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课题。但是，它是那么地微细，使我常常要面临许多疑惑，譬如普塔霍特普前一句才说：“当你要帮助别人时，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后一句却又说：“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不能因冷漠而拒绝。”所以我们面对一个乞丐时，到底要如何反应？

　　蒂娜：

　　这也是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普塔霍特普说：“超然的爱，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在放下个人的感觉与不漠然以待之间，就得从无数的经验中，不断地去学习，至今我仍然无法拿捏自如，也尚未能适当掌握呢。

　　博纳：

　　第八条，谨慎vs勇气，普塔霍特普说：“只要你活在地球上，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务，你不能没有资源，更不能轻视它；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贪婪无厌。”这也是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以：“必须具备开创完成地球使命所需的物质与财富”，或以“实现某种理想”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陷入贪婪无厌。

　　蒂娜：

　　我想完善这十二个课题是我们一再投生地球的主要原因，其中拿捏的尺度在于个人的经验与领悟，我们无法一点一滴地用语言去界定它。但我相信，我们越是能开启我们的内在之光与智慧，我们便越能快速地完善这些课题。最终我们还是得回到觉知自己内在的起心动念，而不在事情外在的表面现象。这种学习与完善，只有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去实现。因此，我觉得最根本的帮助别人的方式就是向内在的自性之光觉醒。

　　博纳：

　　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完十二个互相对应的特质时，很自然的想要以自己的思维去辨识当中的差异。但是读完大祭司的教导之后，才深深的明白如何从较高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切。这些教导完全指出物质世界运行的最高准则。明白之后，剩下的就是不断的练习，别无他法！

　　蒂娜：

　　对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心去领悟它的含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体验与学习，不能用脑意识在文字上做思考。

　　博纳：

　　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以至高的观点来识别世间的事。

　　我发现当我专注其中，我的心进入那些特质的时，我突然看到里面包含了男性的特质与女性的特质。再继续进入这些特质时，我明白了当中所蕴含的阴阳两极。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相生相应的法则啊！以前我以为相互对应的特质可能是表示相反的特质，所以陷入了二元对立的两难中。但是，当我理解阴阳对应的道理时，才发觉这之中没有对立，只有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道.

　　难怪这会是入门的测试，真的有他的道理。

　　蒂娜：

　　哇！你能有这样的领悟，令我赞叹不已。

　　廿八、狮子

　　第二天，是一个大庆典的日子。像往常一样，奶妈帮我穿上华丽的衣服。侍卫长鲁卡哈带著两个人捧著华丽的金项圈，由宫廷女官帮我戴上。再慎重地帮我戴上头冠手镯与脚镯。我像雕像般地静止不动，虽然我表现得很庄严，心理却很想把鲁卡哈的胡子揪下来，因为他又以那种鲁莽的眼光看著我，使我很不舒服。鲁卡哈也有神之子的血统，非常聪明，他向我鞠躬的态度，不像是一个大臣对皇后，而是更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带著贪婪的眼光，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

　　但我想起普塔霍特普所说的：“所有具有生命的受造物，都渴望神圣的合一。雄性向雌性寻求；雌性向雄性寻求，这是使两性产生性欲望，从而互相吸引的因素。”

　　这使我理解鲁卡哈的行为，是因为这种大自然力量的缘故，而使他被我所吸引。不可否认地，虽然令人讨厌，但多多少少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装扮好之后，宫廷女官与鲁卡哈陪著我来到法老之前。父亲穿上礼袍的英姿，真是有如上帝的化身。我们走出宫殿，踏上套著狮子的四轮车（chariots）。今天要为一些新近完工的建筑物举行落成典礼。

　　我与父亲一起踏上四轮车，父亲从侍者手上接了缰绳，车子先是缓缓移动，然后就开始飞驰。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坐这种由狮子拉的四轮车。我站在他背后，他教我如何以弹性来保持平衡。我必须学会让整个身体放松，以便身体能随著车子的晃动而摆动。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时，我必须用脚尖站著，随著车子摇动。刚开始我总是站不稳，我吓得揪著父亲的衣袍不放，父亲总是开怀大笑，并以无比的耐心一次次地教我如何站稳。最后我终于学会如何稳稳地站在车上，当车子飞驰时，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狮子们也喜欢出来跑动，他们跟我们一起喜悦地欢笑著。

　　十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如何驾驭狮子。能控制这庄严美丽的巨大动物，是何等愉快的事。他们非常敏锐，对我极其轻微的意愿，都能即时做出反应，我连缰绳都不需要拉。但是父亲不让我单独驾驭它们，因为狮子是非常独立的动物，只有入门者才能真正控制它们。

　　到达目的地后，令人厌烦的典礼就开始了。我最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庆典，拥挤的人群、官员、冗长的过程中要静止不动地坐著，直到典礼结束为止。然后我得友善地问候官员们，尽管我知道在他们谦卑、阿谀、奉承的背后，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

　　你很难在这些贪婪与虚荣的伪君子中找出一两个正直与忠诚的大臣。其中有一个焕发著金色的灿烂光芒的大臣，我低声地问父亲那个人是谁。父亲低声地回答我说：“他的名字是提斯塔（Thiss-Tha），是最近才用的人，他的人品非常好，我准备把他升为指挥官。”

　　庆典除了庆祝的目的与地点不同之外，仪式都是相同的。有时是为了新厦落成；有时是欢迎长途跋涉，远赴国外交流或贸易归来的团队；再来就是丰收的时候，或庙宇中的各种仪式。我不喜欢这些庆典的理由是，大部份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些庆典的真正义意。他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不过，再怎么无聊与冗长的典礼，最终都会结束。从法律上来说，我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我不想像法老那样，我对政务一点兴趣也没有。父亲也没有训练我成为法老的意思。父亲与普塔霍特普都能同时看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也开始有一点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一小部份的未来，但当我要看整体的未来时，我所看到的，总是看到一层层浓浓的厚雾，遮蔽了一切景象。但父亲知道我的未来，也由于他从未训练我有关政务的事，我预感我不会成为法老。但我不担心，因为我宁愿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但奇怪的是，我也没看到自己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我只看到浓浓的厚雾。

　　每次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总是很高兴能再度回到庙宇中。那纯净的能量与气氛，总是令我感到非常舒服。

　　--------------------------------------------------------------------------------

　　博纳︰

　　看到她说，一般人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令我会心一笑。

　　蒂娜︰

　　我知道至今大部份的人要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只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但这也是人类进展的过程之一。

　　博纳︰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渴望能把较高的智慧与真理传递给更多的人理解，我相信这样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展。

　　蒂娜︰

　　我也是希望透过较高思想意识的传递，使更多的人得以停止痛苦的因果循环。

　　廿九、心灵感应的训练

　　一天，普塔霍特普捎来资讯要我当天晚上去见他。当我站在他面前时，他说：“你已通过了准备期的测验，目前为止，你成功地过关了，现在你可以试著建立以心灵感应的方式与别人取得联系的能力。你会发现开始时，在太阳下山后练习，效果会好一些。这是因为阳光有刺激神经系统与腺体的作用，这有助于物质层面的显现，使你的意识落实在物质层面上。但它对灵性层面有相反的作用。”

　　“日落后，这些作用停止了，你的意识便可以脱离中枢神经，退到灵性层面。日落后，具有生命的受造物开始入睡。入睡的意思是灵性意识从身体退出，进入灵性层面。由于大部份的人无法进入灵性的深层面，他们便失去意识而入睡。”

　　“经由练习，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承受力时，他们的意识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中进入最深层面。这时，白天保持在静止状态下的中枢神经与脑神经，便开始接收并传导灵性自我的频率。”

　　“这时，你便可以与在不同地方的人联系，这就是心灵感应。初学者在太阳下山后练习会比较容易些，这样他便不会受到太阳阻力的影响，等到他的能力开发出来之后，他便可以随时运用心灵感应。在这种练习中，就像任何专注的练习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单一的思想上。把你的思想专注在某一个你想联系的人身上，运用心灵的力量来传达你所要?的。”

　　“闭上眼睛，观想你想要联系的人，以你的心灵之眼看著他们的脸，他们的身体，想像你与他们在一起，直到你确实感到他的手就是你的手，你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当你与你所想要联系的人完全一致时，清晰地、专注地想著你所要传递的思想。想著你自己就是你所想要联系的人，这个在你之内的人正想著你所想的事。”

　　“这样的练习有三个步骤：第一步骤是，练习时与你所要沟通的人在一起，感觉那个人也试著接收你的思想。第二步骤是，与你要沟通，但不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预先约定好，练习远距离的资讯传递。最后，你将能在对方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以心灵感应传递资讯。这是你要传递资讯的部份。你还得练习接收与理解资讯的部份。这个部份也有三个步骤。”

　　“首先你要放空自己，试著接收。然后与要传递资讯给你的人，事先约定好时间，练习远距离的接收。最后你将能在任何时候，在预先不知道什么人或什么时间要传递资讯给你的情况下接收资讯。”

　　“不久，你便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即时接收或传递资讯。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可以感到某个人要与你联系，你将在你的内在听到他的声音。最后，你不仅可以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你还能看到你所要联系的人的形象、脸庞与眼睛，清楚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你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那样。当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时，你便不会感到自己被身体所困，你将能享有灵性上的自由。”

　　“开始练习时，你会发现夜晚时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大部份人的中枢神经尚在未启动或未开发的状态中，你要费很大的力量，才能使他们接收到你的资讯。但是，当他们睡觉时，你比较容易使他们在梦中得到你的资讯。练习后，你便能逐渐理解心灵感应的法则，包括如何知道某人是否在忙碌，以及当你忙碌时，如何隔离别人的干扰。只有初学者才会互相干扰。你先与我练习，然后你就照我教你的方法每天晚上练习。现在，坐到我面前，闭上你的眼睛，试著把你的思想传递给我。”

　　我坐到他的对面，想像我就是普塔霍特普，感觉自己的手、脚、身体就是他的手、脚与身体。然后以最大的专注力想著：“我是普塔霍特普，站起来摸摸这年轻人的头。”我最喜欢普塔霍特普以他充满美好频率，强而有力的手，放在我头顶时的感觉。几乎是同时，普塔霍特普站起来，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摸摸我的头。

　　“很好。”普塔霍特普微笑地说：“我可以收到你讯息，也知道你有很好的专注力。你的狮子将能感受到你要什么。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你是否能接收我的讯息。”

　　普塔霍特普坐下来之后，我便听到他的声音在我心中说道：“一旦你有足够的自我控制力能去掌握十二个相对的特质时，我将把入门前的最后一个秘密教给你。”

　　我兴奋地张开眼睛问道：“这是说我已接近入门了吗？”

　　普塔霍特普笑著说：“这表示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接收我的资讯，只是你的自我控制还是需要再增强一些。”

　　我跳起来抱著他的颈子，连续吻他的脸颊。普塔霍特普大声地笑著说：“你看看，你的自我控制力有多强啊！你还是无法抵抗灵性合一那股力量的影响。你已体验到我们灵性的融合，这种融合注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便自然地表达出这种融合的喜悦。”

　　“但是不要忘了，在灵性层面上融合是神圣的，可以做到的。然而，要在物质层面上融合，要从身体的层面去融合，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两个身体无法在同一个空间融合。”

　　“然而，由于渴望融合，人们就试著以身体去融合，就成为性的行为。大自然利用这种合一的渴望，这种回归天堂的渴望来繁衍后代。”

　　“但是，由于性爱无法使人达到这种灵性上的合一，它便令人因失望而沮丧。然而，不可能达到的事，就是不可达到。所有受造物在性行为之后，耗尽了能量，却依然沮丧，这是因为灵魂仍然在不满足的状态中。”

　　“人类对回归天堂那种合一的渴望是永不止息的，大自然便持续利用这无法满足的渴望来繁衍后代。要抗拒大自然这股渴望合一的势能，不进入你的身体是极其困难的。我有足够自我保护的能力去抵挡你令人神魂颠倒的美丽。但是你有可能遇到年轻没有经验的男子，无法抗拒你的拥抱。”普塔霍特普继续笑著说：“不过，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你确实是缺乏应有的经历与体验。”

　　“我的灵魂之父”我说：“你没对我生气吧？”

　　普塔霍特普微笑著：“不，不，我的小女儿，我一点也没有生气。只要你只是抱抱我的颈子，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对别的男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你的灵性越高，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

　　“父亲”我吃惊地问道：“你是说我的灵性还不够吗？你知道满图塔对我的学习是非常满意的。我已经很能够控制我的身体，我的中枢神经，我已通过所有的测验了。”

　　“是的”普塔霍普特说：“从灵性层面来说，你已有了足够的觉知与控制身体的能力。但是，在身体的层面上，你没有足够的觉知力来保护你自己。”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要点，那就是，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不一定总是愿意这么去做。你对大自然强烈的势能的自我保护不够谨慎，这对你的中枢神经是极其危险的。当这股势能进入你的身体，你把这未转化的强烈势能引入你较低体系的中枢神经系统，便很可能损毁你较高，较细致的中枢神经。你这么好的载体受到损坏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你愿意时，你有很好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你往往因热忱而不愿控制自己。亲爱的孩子啊，你真的要非常小心、警觉。”

　　噢！普塔霍特普，我亲爱的上师，你在当时便已看到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危险，你是多么地渴望能拯救我。但是，再好的忠告，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无法把缺乏经验的变成有经验的。我内在所欠缺的平稳，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无可避免地，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才能回到它原有的平衡。

　　--------------------------------------------------------------------------------

　　博纳︰

　　运用心灵感应来传达我们所要说的，是否会变成操控呢？

　　蒂娜︰

　　这就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想运用思想的力量去改变别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你就是操控，你会很容易陷入那特定的因果中。

　　博纳︰

　　所以在“光的课程”中，上师们教我们只是把光与爱传递给别人，愿他们与较高的自性灵魂连接，然后就是信任与交托，把他们交给光的智能。如果确实这样做，我们便不会陷入由控制所产生的因果了。

　　蒂娜︰

　　事实上，普塔霍特普以及法老在当时便已看到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危险，是多么地渴望能拯救她。但是，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能力，他们都没有运用心灵的力量去阻止或改变她必须经历的旅程。

　　博纳︰

　　没错，她自己后来也知道，再好的忠告，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无法把缺乏经验的变成有经验的。

　　蒂娜︰

　　就如她所说的：“有时我们内在所欠缺的平稳，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无可避免地，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才能回到它原有的平衡。”

　　博纳︰

　　所以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所必须经历的，我们只能以爱来支持他们。

　　蒂娜︰

　　普塔霍特普对她说：“对别的男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你的灵性越高，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事实上，对男人也是一样喔，无论是男人或女人的小我，都希望自己拥有吸引力，以自己所拥有的吸引力自豪，殊不知，如果滥用上天所赋予的吸引力，也会造成生生世世要了结的因果。你将从她的故事中了解这一点。

　　博纳︰

　　这太可怕了，以后再也不敢随便逗女孩子玩了。大祭司曾告诉她，“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不一定总是愿意这么去做。”这是未能觉知小我的意志之故吧。我也常常会陷入这种陷阱之中，心理明明知道该这样做才能平安，但是就是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让自己陷入在小我的圈套，痛苦万分，然后就得很费力地，很辛苦地挣扎出来。

　　蒂娜︰

　　我也有这样的时候，也是发现每次都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曾侥幸过。最后只得乖乖地听从内在的指引，并臣服于宇宙的神圣法则。

　　三十、未来

　　我每日审视我的每一个思想、行为、语言。检查自己是否每一时刻，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是否避开邪恶，反映神性的表达。这种审视，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很任性、很固执的凡人。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做到不被自己的热忱所压倒，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永远能掌握那流动在自己身体上、精神上与思想上的势能。

　　在准备入门的期间，我早上在庙宇中学习，结束后，便回到宫廷，与父亲一起四处查看在我们领土内的民情。这种查看，总是令我厌烦，我不是不喜欢与别人相处，只是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总是令我无法理解。我喜欢与我同类的人在一起，但是，一般来说，人之子与神之子世系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我们一样都有人类的血统，我们不是纯种的神之子，但是，我们有灵性上的觉知，不像人之子那么地完全是物质性的。他们似乎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只是一个灵魂的载体，是可以不受身体意识所束缚，可以不必成为身体欲望的奴隶，我完全不理解他们。

　　父亲很清楚大部份官员满脑子所想的，只是如何升官发财。但是，父亲与普塔霍特普说，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人之子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玩乐的兴趣，杀害无辜的动物，还沾沾自喜。他们比动物还恶劣，动物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捕捉其他动物，人类却为了玩乐而杀害它们。但是父亲说，这些人还没有开化，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来批判他们。

　　另外，他们之间还互相比较，彼此岐视。只要他们的身体，有那么一丝丝神之子的血统，他们就不停地拿来炫耀，聪明一些的，看不起笨一点的。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虽然有那么一点神之子的血统，但他们对自己灵性的部份，仍然毫无觉知。

　　往往一个只有一个离他们很远的祖先是神之子的人，比起有好几世代是神之子的人更具灵性。他们不知道我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与感觉，时常当著我的面撒谎，不知道自己的谎言会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一层黑色的烟雾，不仅丑陋，还发出恶臭。

　　我的狮子可以很快地感觉到，由这些谎言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只要这种人一接近他们，他们就站起来，轻蔑地看他们一眼，昂然地走开。但我没有他们这种保护自己的自由。我必须无视于他们的虚伪继续与他们说话。

　　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候。他在海边有一幢小屋，只要有机会，我们便带著少许的仆人，到那里休息几天。父亲与我都喜爱那一望无际的海，住在那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不朽的永恒。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到海边散步。有时我们会划著小船，远离岸边。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海水有时如镜子般地平静，有时水波轻微地荡漾，有时却是波涛汹涌。但无论是什么，都令人心旷神怡。

　　一天，坐在海滩上，我问父亲：“人为什么会对灵性真理如此盲目呢？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会是什么样呢？我想著就害怕。”

　　父亲凝视著海面，最后他说：“是的，正如普塔霍特普告诉你的，地球会走过几千年的艰苦时期。纯种的神之子，在很久以前便离开地球了。他们的子孙都是神之子与人之子的混血，那些内在仍然保存著神圣完美的灵性意识的后代，从现在起，也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为了使较高灵性的力量，能够经由遗传延续下去，纯种的神之子离开地球之后，那些继承了纯种的神之子的基因，并已入门的儿子，将娶人之子的女儿为妻，这种两族通婚的形式，将代代相传，持续下去，直到整个人类都具有神之子的基因为止。”

　　“但是，由于将来地球会进入物质性较强的时期，基因中物质性较高的人将掌控地球。这也是为什么降生地球的纯种的神之子会越来越少。将来，整个地球，即使在埃及，也都将由头形较短的人之子来掌控。他们没有目前的统治者的爱与智慧，他们只会以自私残忍的手段，来压榨人民。”

　　“如你所知，长期通婚使神之子与人之女两个种族的特质得以持续地传下去。长期混血的结果，使得即使是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父母，也会生出截然不同品质的孩子。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出现某些孩子的灵性很高，某些孩子的物质性很强，某些是两种兼有的混合体的现象。”

　　“只是在未来，神圣世系的遗传基因较强的人会越来越少。总的来说，将来的倾向是，越来越多品质较低的人，投生在地球上，他们对灵性较高的兄弟滋生恨意，这种恨意往往导致许多悲剧性的冲突。”

　　“然而，根据遗传法则，世世代代的两族通婚，在基因上，已有足够的基础使纯种的神之子，在任何时候，即使在人类最物质化，最黑暗的时候，都能再度降生地球。”

　　“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将重返地球，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以提升地球的频率。当频率逐步提升时，所有人类的灵性，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

　　“两族通婚的现象，将延续几千年的时间，最后，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将完全消除，只是资质会稍有不同。有些人的神性本质较多，有些则未开化的特质或物质性的本质占优势。”

　　“然而，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及能力来区别。长头颅的神之子与短头颅的人之子的区别，也将完全消失。届时，即使是灵性层面或能力较高的人，头形与一般人已无差别，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神秘学家。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也将是平等的。”

　　“灵性较高的种族，基于两族通婚的使命，通婚的对象，将逐步往意识更低的层面下降，以便使更低层面的人，也具有灵性知识。与此同时，国家的统治者，也将逐渐转到灵性层次较低的人手中。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首先会摧毁神之子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神圣文明。只有几处残留的遗迹，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智慧与美丽做沉默的见证。”

　　“日子一久，全知全能的白魔术与入门者的事，就变成一种传说。最后由于人类的傲慢与自负，这些传说就变成童话故事。”

　　“在这种两个种族持续混血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阶梯式的发展，使得即使是意识在最低层面的原始人类，也能向上提升。而看似未开化，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也可能是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因与身体及物质层面认同，而跌落谷底，不再记得自己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

　　“前面说过，为了使较高层面的灵性意识遍及地球，神之子做了一个极大的奉献，就是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然而，这样婚姻使得这些神之子的根深植在物质世界，他们必须透过整个进展过程，经由投生地球的灵性导师与在灵性世界之导师的协助，才能回到灵性的世界。”

　　“统治者的灵性意识将越来越低，统治权将由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地球上无止境的战争将导致无知、贫穷与悲惨。于是，最后一批离开地球的入门者，将拒绝把一些控制大自然势能的器具交给那些在意识层次上极低的人。”

　　“在他们离开地球之前，他们会销毁所有的器具。以免人之子用它来互相残杀。当所有入门者都离开地球之后，人们就必需像原始社会的人那样，以劳力来耕种，以双手来搬运，并得承受从自己族群中出来的暴君，所实行的剥削与苛政。”

　　“然而，基于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看不见的合一中显现出来的，并具有追求平衡的本质，自私自利的暴君，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痛苦与灾难，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他们将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独立自主，运用自己的意志力，不依赖外来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过程，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将来，神之子们，将会像一个好母亲在她的孩子学走路时，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走，但是她会一直站在旁边看著，以便随时帮助他们一样地，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从中引导人类。在需要协助的时候，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

　　“每当地球处在黑暗时期，地球被无知与迷信的人所控制时，总会有神之子诞生地球，为地球做出伟大的牺牲，他降临地球，安慰人民，并将神性之光带到地球上。”

　　“前面说过，透过神之子与人之子之间的通婚，神性本质将遍布所有人类。这使得神之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经由纯净的女子，获得人的身体，成为运作的载体。”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神之子以这样的方式降生地球，以教导人民精神法则，爱与无私，以及其他的使命。即使地球处在充满黑暗与暴政时期，地球上的某些地方，依然会有以智慧与正义在引导人民的政治领袖。”

　　“有些神之子以科学家、艺术家与神秘学家的身份，带给人类美好的艺术，音乐与文学。他们将把新的理念带给世界，以便引导世界走向新的方向。这些神之子大多过著孤独寂寞的人生，由于大部份的人不能理解他们，他们往往处在贫困，为人所鄙视的环境中。然而，他们的灵性之光以巨大的波长，渗入在每一个角落中。这些灵性巨人的著作，往往在他们往生很久以后，才被人之子中，灵性较高的人所理解，一旦开始被理解，将流传数千年的时间。”

　　“转世的神之子中，也有住在高山上，或偏远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他们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把光的至高势能传递到地球的乙太磁场中。”

　　“灵性发展较为成熟的人，可以接收到这些灵性光波，自然而然地与这些神之子们连接，并与他们一起运作。往往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灵性上的连接，只是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驱策与指引，他们不知道这内在的指引，是来自神之子们所发射的信号。”

　　“然而，就这样，一些进展较高的人们，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

　　“尽管群体大众不能立即理解这些至高真理，但他们能感受到爱与力量由他们的内在升起。因此，他们会相信并遵循这些教导。”

　　“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的神之子所传递的，都是同样的真理。同一个神之子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降生地球，向人类宣扬至高真理。只是在不同区域，会因区域性人民不同的特质，以及心智上不同程度的进展，被阐释成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的诠释传递到后代，就形成不同的宗教。”

　　“但人类不理解这些都出自同一个真理，不理解其中的这些差异是出自人类的无知，便由此引发战争，以上帝之名压迫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根据区域性的不同发展，神之子们所受到的待遇，也会有所不同。在渴望神性与灵性真理的地区，这些神之子受到尊敬与爱戴。这些势能将向外扩散到它所能达到的极致。”

　　“但是，神之子也必须在黑暗，充满憎恨、嫉妒、恐惧与恐怖行为的时候降生地球，接受恶劣的待遇。执迷于权利欲望、无知的人，将会折磨杀害神之子。然而，他将接受这份折磨，并从中焕发巨大的灵性势能。”

　　“这股势能将唤醒人们，清除他们灵魂中的黑暗，地球也将因此而一点一滴地，逐步转变。这股创造势能将向上回升，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地球上的人，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在灵性层面上的神之子，一起为地球的救赎共同运作。大量的灵性较高的群体，将再次投生地球，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曾经是神之子族群中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些不曾通过入门测试；有些在入门测试的期间死亡；有些是在通过入门之后，跌落深渊的人。”

　　“他们虽然处在人类尚在彼此互相残杀的时代中，但他们能回忆起他们曾经学到的真知。因此，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在世界各地，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由人之子中转世的人，也将逐步向较高灵性意识迈进。他们先是能够领悟知识层面的事物，可以与其他人快乐和平地过著世俗的生活。灵性意识越是提升，他们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就越少。”

　　“征服别人的欲望与权利的欲望，将被征服大自然的欲望所取代。这时，他们会发现，他们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辛苦地劳动，他们只需要启动较高中枢神经系统，便能引导大自然的创造势能。”

　　“地球将逐步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思想理念，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这时，地球将再次展开较高文明的发展。”

　　“当一个人认同自己在地球层面上，物质显像的一切时，他的意识便与地球上的所有状态连接。由此，当他们因身体停止运作功能时，他的意识也随之停止，进入休止状态，人们称这种状态为死亡。”

　　“但那些对自己的灵性已再度觉醒，意识已超越物质层面上的一切事物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种复苏，一种新的生命。当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一具身体时，或者说，他们停止吃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只展现真知之树的一半，把另一半留在未显像的状态时，他们就活在天堂的状态中。”

　　“这是人类必须达到的状态。这将是一段很长时期的挣扎，但是灵性的势能将逐渐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使是最坚硬的心，也将能接收这股能量。从那以后的几千年，地球将再度转回到上帝所承诺的天堂乐园。”父亲凝视著远方的海，好像他是从那儿读到未来的。

　　--------------------------------------------------------------------------------

　　博纳︰

　　这一篇使我理解你在第二十三篇所说的：“现在所有在地球上的人，都有神之子的血缘，以及与神之子永恒连接的缘份。表示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会在较高的指引中，回到神性的意识层面。”

　　蒂娜︰

　　是的，普塔霍特普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及能力来区别。”

　　博纳︰

　　她每天审视自己的思想、行为、语言，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看来一个人要调整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蒂娜︰

　　是啊，那流动在我们较低体系中的习气，有如磐石，既坚且硬。但是，我们只要本著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每次审视到时凿掉一些，终会完成的。

　　博纳︰

　　我也常跟她一样，暗自瞧不起那些物欲，权利欲望或控制欲望很强的人呢。尤其是对走在灵修道路上的人。

　　蒂娜︰

　　走在灵修的道路上，只是表示已向自身存在中的灵性觉性觉醒，但是，都一样有著漫长的路要走。法老与普塔霍特普对她说：“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表示虽然你的灵性提升了，你还是要能合光同尘，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在光的途径上提升与进展。

　　博纳︰

　　“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海水有时如镜子般地平静，有时水波轻微地荡漾，有时却是波涛汹涌。但无论是什么，都令人心旷神怡。”她对海的认知是这样的，难怪这一世她看到不同区域的海景会很失望。

　　蒂娜︰

　　是的，每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会冥想自己坐在海边，甚至沐浴在闪著白色亮光的蓝色海洋中，便可感觉到那海的势能挟著白色之光与蓝色之光的单子能量在我身上运作，很快地我的阴霾便一扫而空。

　　博纳︰

　　嗯，这是一个不花钱就可以渡假，获取能量的好办法。只是还没有修到行星的人，如何运用单子能量呢？

　　蒂娜︰

　　即使只是冥想白色的净化之光，或蓝色的智慧之光，同样可以获得光的存在们的协助，帮助你清理到你所愿意清理的程度。

　　博纳︰

　　她问她父亲说：“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会是什么样呢？我想著就害怕。”我也是想著就害怕。

　　蒂娜︰

　　地球正在走过法老所形容的那“几千年的艰苦时期”，我们开始进入法老所说的：“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将重返地球，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以提升地球的频率。”

　　博纳︰

　　但是我们离他所说的：“当频率逐步提升时，所有人类的灵性，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的太平盛世还很远呢！

　　蒂娜︰

　　赛斯有一句铭言：“你创造你的实相”，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在你的生命中，你生活的周围创造这种盛世。

　　博纳︰

　　法老说：“到了后来，即使是灵性层面或能力较高的人，头形与一般人已无差别，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神秘学家。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也将是平等的。”这解释了你上次说的，神之子会遍布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遇见他们时，就会知道。

　　蒂娜︰

　　但是他同时也说：“看似未开化，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也可能是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因与身体及物质层面认同，而跌落谷底，不再记得自己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作者本身就是在入门之后，跌落谷底，历经无数世卑微混沌的生命，再度回到入门的顶峰。是这本书使我不敢轻视任何处在社会底层，或心灵处在混沌中的人。

　　博纳︰

　　她是如何跌落谷底的呢？

　　蒂娜︰

　　在她完成入门之后的篇幅里，你会看到她巨细靡遗的描述。

　　博纳︰

　　根据法老的说法，好像自私自利的暴君都对人类还有好处呢？

　　蒂娜︰

　　这是因为如法老所说的：“痛苦与灾难，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他们将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独立自主，运用自己的意志力，不依赖外来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过程，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博纳︰

　　“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从中引导人类。在需要协助的时候，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这说明了为什么经由“光的课程”，我们得以接收这种来自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

　　蒂娜︰

　　我们正是因为遵从内在的领悟而为人世间开辟这一途径，希望大家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获得独立与自主。

　　博纳︰

　　我想Toni就跟文章中所说的那些将新的理念带给世界的人一样，既使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讯息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不曾因“光的课程”而发财，却仍三四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为我们传递这些上师的讯息。幸运的是现在终于有许多灵性较高的人理解这些资料的宝贵，我相信这套课程将会像许多经典一样，使许多世代的人，多一条回归自性的途径。

　　蒂娜︰

　　参与我们讨论彩虹桥的那位美国朋友Michael，也是一个像法老所叙述的那样，“住在偏远不为人所知的地区，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把光的至高势能传递到地球的乙太磁场中。”

　　博纳︰

　　看完这篇，我相信目前确实有许多进展较高的人，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这使我感到我们确实进入黎明的曙光了。在这里，法老很清楚地诠释宗教形成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看待宗教呢？

　　蒂娜︰

　　“光的课程”第二级次的讯息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你大概已忘了，让我再重述一次：“使一个人得以完善的，不是宗教的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精神会使人提升到光明的境界。在这些神圣的内在计划中，涉及许多不同的宗教；你要在自己的心识里将这些宗教内涵归为一元。要体认到，是什么使你的自我局限在人类思想运作的范畴之中。”但是我认为，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作用，有存在的必要性，我们绝对不反对宗教，我们只是反对假借宗教彰显权威，制造依赖、迷信与恐惧的人。

　　博纳︰

　　我是忘了这一篇讯息的内容，不过也是现在才理解它的含义。而法老预言：“有些地区的神之子将被压迫折磨，以接受这样的磨难从中焕发灵性势能，唤醒人们并引导人类进入新的时期。”这是不是预言耶稣及他的几个门徒如安德鲁等人被钉上十字架的事件？

　　蒂娜︰

　　我不确定。但是，依据上师们的讯息，我们理解在“光的课程”中，紫色之光的能量是耶稣诞生时带下来的，代表神圣意愿，粉红色之光是他被钉上十字架时带下来的，代表宽恕以及无条件的爱，薄荷绿之光是耶稣复活时，带到地球层面上的，代表更新的意识。

　　博纳︰

　　法老说：“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在世界各地，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这很像我们在这时代所进行的，许多灵修团体，没有特定的宗教组织或制度，或甚至像“光的课程”这样，许多佛教徒与基督教徒聚在一起，在光的网路上，焕发基督之光或佛光，一起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蒂娜︰

　　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都期望地球能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思想理念，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

　　博纳︰

　　这一篇的最后几段，法老对死亡与复苏的阐述真是精辟，这让我真正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它们对我不再是空洞的名词了。只是再下来就是要靠我自己，去达到超越物质层面上的一切事物的境界了。

　　卅一、玻葛翰与生命杵

　　在一个连续几天的暴风雨过后的下午， 海风稍静下来，但海浪依然很高，我与父亲划著小船，离开岸边，享受船在浪中飘摇的感觉。突然间，我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在沉浮著。

　　“父亲”我叫道：“看那是什么？”

　　父亲朝著我指的地方看了一眼说：“让我们过去看看。”就开始拚命地往前划。我们看到船支的碎片，我看到一个孩子紧抓著一块木板在飘浮著。

　　父亲也同时叫道：“是一个小孩”，接著便快速划向他。我们看到一个约十岁左右，憔悴的孩子，紧紧贴在木板上。我们好不容易将孩子拖到我们的船上。他似乎已经昏迷了。父亲快速地划回岸边，仆人们似乎也看到有什么事发生，也划著船出来帮忙。把孩子带进房子后，父亲先把孩子肚子里的水挤压出来，然后让孩子躺在他的床上。令所有的仆人都出去。

　　接著我看到不曾看过的事，父亲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一根小小的十字形的杵棒，上面有一个小圆圈。父亲非常专注地，拿著杵棒在孩子身体的上方来回移动著。孩子先是开始有呼吸的气息，然后身体开始颤动，最后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几乎与健康的人无异。突然间，孩子跪到父亲面前，双手抱著父亲的腿悲伤地哭泣著。父亲把他抱到膝盖上，拭去他的眼泪，以爱轻抚著他。孩子说著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只能以心灵感应的联系方式来理解他所说的。

　　孩子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是个商人，从很远的地方把货物带到埃及，以便在这里贩卖。为了让他的太太与孩子看看埃及的一切，他带著他们同行。几星期的航行之后，他们遇到巨大的风暴，他的母亲与几个水手很快就沉没在浪水中，他与父亲及其他水手各自抓住木板，但他父亲与其他人也都相继沉到海底。他只知道紧紧抓住木板，然后就失去知觉。

　　看到孩子身上所焕发的灵性光芒，我对父亲说：“父亲，这孩子没有任何亲人了，让我来照顾他，奶妈可以教他我们的语言，以及生活上的教育。你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是如此纯净，他可以到庙宇接受训练，再看他的发展来决定他的未来。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祭司。请你允许我来照顾他。”

　　“很好”父亲说：“你可以把他留在你身边，你在海浪中发现了他，表示他的灵魂与你的灵魂是连接的，这是缘分，你就把他留下吧。”

　　孩子看著我们，似乎理解我们所说的，立即跪到我面前，表达他的感激与信任。

　　我牵著孩子的手，把他交给佣人，给他衣服穿，并让他吃一些东西。他一切正常，很难看出不久之前，他是那么地疲惫不堪。佣人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为他摆了一张床，他上了床便立即沉睡。

　　我与父亲回到阳台上看日落，我问父亲说：“你刚才拿的是什么样的杵棒，为什么它像魔术般地可以使垂危的人，立即恢复精力。”

　　沉默一阵子之后，父亲说：“这是入门者的秘密工具之一。我们得保持秘密，是因为这杵棒不仅可以传导生命能，也可以杀人。因此，如果它落在无知的人手上，便会被错误地使用。”

　　“由于你即将入门，你已知道如何保持沉默，所以我让你在一旁看著我如何使用它。在你入门之后，普塔霍特普会详细为你解释它的原理以及如何使用。明天我们将回到城里，你即将入门，入门后你也会得到同样的生命杵。”我静默著。多年的准备之后，我终于即将入门，我将能使用所有入门者的秘密工具。

　　自由快乐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带著失去家人的孩子回到我的房间，告诉奶妈所发生的事。善良的奶妈，很快就把这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孩子指著自己说：“玻葛翰”。当我们这么叫他时，他快乐地笑著。他有著精致的灵魂，他的身体细长，强健、充满生命力，教给他的东西，他很快就学会。

　　当晚，奶妈陪著我到庙宇中向普塔霍特普报到。伊玛站在门口容光焕发地接引我。我仔细检查自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在肉体层面上被他所吸引。没有，我永远不会与他有任何肉体层面的爱！我感到自己与他之间，爱的凝聚力是如此深沉，我们几乎已是一个整体。一个人怎么可能爱上自己的身体呢？

　　伊玛也是神之子的后裔；他也有著长形的头颅，他的纯净、忠诚有如天使一般。他也不会在肉体层面上爱我。我欢喜地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普塔霍特普告诉你的吗？”

　　伊玛微笑著说：“你忘了我们不需要外来的资讯吗？透过心灵感应，我探测到你与法老已回城，然后我发现你正走过来。普塔霍特普正在等你。进来吧，明天我们还有功课要做。”伊玛离开后，我进入普塔霍特普的接待室。

　　长期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控制的训练，以及长期地掌握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我学会不让喜悦进入我的身体，我从中枢神经，以及我的眼睛焕发我的爱与喜悦。我向他鞠躬。他理解也看到我有意识地控制我爱的表达，我也理解他看到这点，我们在精神上合为一体。这种融合的喜悦，超过了以身体拥抱的喜悦千百倍以上。我幸福地等著他告诉我下一步所要学习的。

　　“你已经可以学习如何使用生命杵”他说：“从现在起，你每天傍晚到我这里，我将把最后的秘密传给你。”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庙宇中，我爱所有庙宇中的老师与学生。经过这些练习，我已学会引导与我进展相等的创造势能进入我身体中不同的部位与器官。我甚至可以控制我心脏跳动的速度。这使我得以保持身体与意识的觉知，也使我身体的每一部份都充满活力。满图塔对我的进步非常满意。

　　第二天早上，在庙宇中见到伊玛时，我告诉他我与父亲如何发现小玻葛翰，并如何把他救起来。

　　“伊玛”我说：“我希望能把他带到庙宇中接受教育与训练。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天赋吗？”

　　“当然，我将向满图塔报告这件事，他会收他的。他可以住在庙宇中，与其他的孩子一起接受训练。”

　　“喔，不”我回答道：“我要把孩子留在我身边，我会每天早上把他带到庙宇来，傍晚的时候带他回去。”

　　第二天，玻葛翰与我们一起来到庙宇中，因为他还不能完全听懂我们的语言，他不知道我要带他到什么地方，但他信任我与奶妈，高高兴兴地跟著我们走。

　　我第一眼看到玻葛翰就爱他那充满爱的灵魂。他也是一样，只要能坐在我脚边，他就很快乐。

　　我把他带到孩子学习的地方，最先他很害怕，以为我要把他丢在那里，不再管他。我抱著他告诉他我会来接他。傍晚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已经与其他孩子处得很好。他手脚并用地正在跟庙宇中的孩子说些什么，孩子们似乎也能听懂他在讲什么，都兴趣盎然地听著。当他看到我时，立即跑过来抱著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如此快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从那以后，每天早上，他都跟著我到庙宇去。几个月后，小玻葛翰就能很流利地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他也毫无困难地学会专注，似乎天生就知道如何控制身体的器官与中枢神经。伊玛也很爱他，关心他。这失去家人的孩子，也把伊玛当做自己的哥哥一样地爱戴著。学校的老师发现，玻葛翰对科学没有什么兴趣，但对绘画与雕塑很有才华。庙宇中的一位艺术大师，收他为学生，认为他前途无限，因此，他成为艺术学系中最年轻的一个学生。

　　每天傍晚，玻葛翰都会在大门口等著我，回宫廷的路上，他会告诉我他学了什么，与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做了什么。如果不是玻葛翰已深得奶妈的心，她一定会很生气，因为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一直都要她保持沉默，不允许她打断我的思维。但她似乎也认为让玻葛翰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

　　--------------------------------------------------------------------------------

　　博纳︰

　　作者对玻葛翰的出现，有一整篇的描述，我想他必然有著重要的角色。

　　蒂娜︰

　　在那一世，他保持著成为她义子的角色，虽然时间不长，但深厚的情义，使他们三千年后，在她出生在匈牙利的这一世，面临危险时，他反过来成为协助她渡过难关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地，像儿子般地陪伴她直到她在瑞士去世为止。这让人感到因缘的奥秘是这么地不可思议。

　　博纳︰

　　谈到生命杵只能由入门者来使用的问题，让我联想到“光的课程”的许多工具，也是随著习修者逐步传授的，是不是也是因为担心学生误用工具之故呢？

　　蒂娜︰

　　“光的课程”的设置是由灵魂依每个人的承受力而决定注入在较低体系中的频率与能量。逐步传授扩大能量的工具，是为了让我们逐步扩大并增强接收较高能量与频率的能力。普塔霍特普在下一篇，便会详细解说，何以一般人无法承受较高的频率。

　　博纳︰

　　这是否让我们更要注意不要让学生们因好奇而提前进入单子能量，或图形与密码的运作呢？

　　蒂娜︰

　　天使圣团并未将“光的课程”设定为密法。课程的知识、上师们的讯息，甚至能量的运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取。因为，在这途径上，能量运作的深入程度掌握在灵魂体系。如果我们的中枢神经尚未达到较高的承受力，或无法正当地使用这些能量，便无法启动这些能量。因此，我们不需要用个人有限的知识来评估学生们在什么程度，只要让学生们依个人的意愿，或课程所安排的顺序去进行，学生们自然会在他们的灵魂与上师们的引导中。

　　博纳︰

　　所以教师们不需要指定那一个学生该重修那一个级次或是否可以进入图形与密码罗？

　　蒂娜︰

　　有时候，学生会认为自己需要重新走过某些特定的级次，而转到其他正要进入那特定级次的班级。有时候是全班都觉得没有达到那特定级次的功效，全体认为要再重头走过一遍，那也很好。教师们也可以基于善意，依他们的感觉来建议学生，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让学生依自己的感觉与意愿来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级次。单子能量与图形与密码的习修与运作也是如此。

　　-------------------------------------------------------

　　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暂停刊登说明

　　有关女祭司后续文章刊登的问题，由于月初尚未刊登，有读者来信询问，以下是编辑回覆读者的信件内容，在此转贴顺便向所有读者说明：

　　--------------------------------------------------------------------------------

　　女祭司的故事尚未结束。原本我们依我在一九八四年买的书的地址去信交涉版权，几次去信一直没有回应，我们以为这家出版社已不存在，作者已去逝，大概没有版权的问题了，因此将它的内容放在网上。

　　后来，我在书店里看到同一本书不同的封面，我们从新买的书上看到新的出版社与位址，依新的位址去信，联络到原作者的版权拥有部门，是作者遗产管理部门，他们也回复了我们的信，因此版权的问题是存在的。

　　这样一来，依版权法，我们便不能再放到网站上了，我们得出书依著作权法付版税才行。

　　因此从与他们取得联络开始，我们一直在加紧书的封面设计、修订与校对，编辑部的几个人为此忙翻了，现在封面设计终于出来了，我们得把版权的费用、封面设的计费、校对、排版与印刷的费用都付了才能出书。预计下月初能把书出出来。

　　台湾为了在国际的形象问题，版权法的管理相当严格。同时依宇宙法则我们也得遵守规定。

　　彩虹桥也因我们一直无法联络到作者，我只得引用重点，另行编辑，因此我们能在网站上全部刊出。

　　这本书无法只取重点来编辑，必须是全译，才能交待清楚。因此我们就必须遵守规定。

　　等我们出书的经费回收，还有盈余时，也因交付了一定的版税后，或许能再度与他们洽商，付给他们一笔在网站上刊登的费用，让我们把后半部也刊登出来。否则我们可能连目前在网站上的也得拿下来。

　　目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地去做，请大家见谅。

　　站长 2009.12.